奇幻小小說

朱佩蘭 譯

慧龍文化公司





313

慧龍書系

奇幻小小說

朱佩蘭 譯

慧龍

文化公司

美化氣質・端正觀念

散播樂觀・宣揚愛心

張愛玲說：「曾經面對過死亡的人，或曾向死亡微笑過的人，必然不再害怕死亡了！」

——赤地之戀

封面設計　張育西

奇幻小說

朱佩蘭 譯

慧龍文化公司出版

科幻的題材，幽默的故事，非常豐富的情趣，却能一針見血地—令人對憧憬的未來，懷着一絲絲不安和期待。

奇幻小小說

目錄

返老還童

一個推銷員到一位老富翁面前來，老富翁說：

「我是不浪費錢主義者，所以什麽都不買。不過，只有一樣東西是我需要的。」

「什麽東西？」

「年輕。如果能讓我恢復年輕，多少錢我都願意買。但這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不，我剛好有這種藥。」推銷員說。

老人興奮地探出了身體。

「眞的嗎？我不相信。」

「不能怪你不知道。消息如果公開，人人都爭着服用，那麽，結果就不堪設想了。到處都只有年輕人，秩序顚倒，人口愈來愈多……」

「不錯，可能會這樣。」

「所以，這種藥已經開發，並且製品化的消息是一項秘密，我們只賣給能夠嚴守秘密的人。」

推銷員悄聲說，老富翁眼睛閃亮。

「我一定嚴守秘密，請務必賣給我。」

「我就是爲此而來的。不過，正如剛才說過的，不能大量生產，不能大量販賣，所以本錢很貴，這一點請你諒解。」

「我了解，你說多少就是多少。不過，眞的有效嗎？」

「可以保證，要是無效，立刻退錢。」

「看來不是騙人。」

「能不能告訴我，爲什麽盼望恢復年輕？」

推銷員問，老富翁回答：

「我是大富翁的兒子。」

「那眞幸運。到今天以前，一直事業順利？」

「不是。二十歲時，父親死了，我繼承了財產，然後我就吃喝玩樂，生活放蕩。」

「很好，除了賺錢以外也懂得花錢才有錢的價値。」

「不，沒有賺錢。我賭博，每次都認爲這次會贏回來，而每次都輸了，最後只剩下一身賭債。」

「那眞不幸……」

「於是我開始反省，發憤圖強，重頭做起，不玩不喝，從早到晚，努力工作。」

「佩服佩服。」

「從此事業順利，不久，債務還淸，財產也增加，然後發覺我已經老了。所以你了解我希望恢復年輕的感覺吧？」

「了解。喏，藥在這裏，請服用吧。」

推銷員取出藥丸，老富翁吞下去。

「馬上有效嗎？」

「馬上有效。去睡一覺，明天早上醒來，你就恢復二十歲的時候。」

藥丸發揮了驚人的功效，翌晨老人變成二十歲青年，他發現自己擁有龐大的財產，立刻沉迷於酒、女人、賭博，很快的又把財產花光了。

離婚旅行

這裏是山中一家陳舊的日本式旅館，在夕陽西下，蒼茫暮色中，旅館經理迎接了一對客人三郎和春子。

「歡迎歡迎，歡迎兩位光臨這偏僻的山中，我們一定給兩位最好的服務。」

「是一位朋友建議我們來的……」

三郎滿臉不悅地回答，不但表情不高興，內心同樣惱怒。站在旁邊的春子板着面孔。

他們兩人是來離婚旅行的。

三郎和春子結婚已經五年，他們沒有孩子。也許是正逢倦怠期吧，兩人的感情愈來愈冷淡，終於到了不能互相容忍的程度。

他們兩人的媒人試着撮合他們，讓他們言歸於好。可是，雙方各有理由，兩人都編排對方的不是，堅持不讓。意見一致的，只是要離婚而已。媒人最後只好說：

「我身爲媒人，實在不願意這樣說，可是我現在不得不說，也許離婚對你們兩人都有好處。」

「那是一定的。」

兩人異口同聲。媒人又附帶一句：

「我有個提議，希望兩位看在我的面上接受。在離婚前來個一宿旅行，兩人慢慢討論討論，如果仍然認爲非離婚不可，那就只好各奔前程。我剛好知道有一家山中的旅館，非常安靜……」

由於這樣，他們兩人才來到這裏。

「老掉了牙的舊旅館……」

走進旅館時，春子說。三郎佯裝沒有聽見。再忍一忍，到了明天就分道揚鑣，不怕對不起媒人了。

「住這一間？怎麽有一股陰陰暗暗的感覺……」

被帶到他們的房間時，三郎說。這回輪到春子悶聲不響，她無意換別的房間，反正這趟旅行是逼不得已的。

抽了支烟後，晚飯送來了。兩人默默吃着，沒有交談一句話。媒人希望他們好好談談，但兩人都沒有興趣交談，況且也沒有可供他們談話的材料。

晚飯後，女服務生進來鋪床。三郎提出警告說：

「喂，把兩個床舖分開，一個擺那邊角落，一個在這邊角落。」

女服務生懷疑地看看春子，春子却點頭表示同意。

「我可要睡了。」

三郎從他的皮箱拿出威士忌，喝過後就鑽入被窩裏。一會兒，春子也熄了燈，趟在另一邊角落的床上。

△ △ △

睡熟後，三郎做了一場夢。他已經和春子一刀兩斷，輕鬆自由地走出旅館。可是，才走不遠，路那一頭過來幾個人，對他說：

「總算被我們找到了。」

三郎並不認識他們。

「你們是誰？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哼，到時候就知道，來，跟我們回去。」

「不要。」

「不容你不要，我們帶了好幾個力大無窮的漢子來抓你。」

對方一齊過來要抓三郎，三郎怕了，轉身就跑，那些人緊追不捨。好不容易才跑回旅館，奔進了房間。春子在房間裏面。

「春子，救我……」

三郎伸長手臂，握住了春子的手。啊！多令人安慰，令人懷念的手啊。然而，那些人追到了，抓住他，壓着他，使他不能喘氣，快要窒息的樣子。但他仍緊握着春子的手不放，在這莫名其妙的恐怖中，靠得住的只有春子而已。

「春子，救我……」

三郎打從心底悲叫，這叫聲把他自己給驚醒過來，全身汗淋淋。不過，他發現確實握着春子的手，而且一時不想放開她的手。這時春子同樣痛苦地呻吟着叫起來。

「三郎！救我……」

「喂，妳怎麼了？」

三郎把她搖醒，問她：

春子醒來了，她握着三郎的手說：

「哦，我做了一場夢，好奇怪好恐怖的夢。我一個人走出旅館要回去時，有一羣陌生人追我，差一點就被他們抓走……」

三郎也說出他剛才所做的夢，兩人的夢境相同。他們發現兩人的手互相緊握在一起，這是怎麼回事？……

「咦！怎麼搞的？兩個床本來離開那麼遠，現在怎麼靠在一起？」

「我好怕……」

兩個床舖並排在一起，可是却沒有移動過的形跡，他們兩人發抖着，依偎着。倦怠期什麼的，早就消逝無踪了。身體緊靠着，雙手緊握着，直到天亮……

△　△　△

送走這對客人後，女服務生對經理說：

「這兩位客人和昨天來的時候完全不同，好像變成相親相愛的樣子。」

「哦，這是那個房間的功勞。晚上睡在那個房間會做惡夢，驚醒後到天亮都不敢再睡。而且床位會在不知不覺間移動。總之，在那個房間睡一夜，就會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。」

「爲什麼？那個房間有什麼秘密嗎？」

這女服務是新來的，經理便向她說明：

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對情侶不顧家長的反對而私奔，雙方家長派人找到他們，硬要帶他們回家，逼不得已，他們就在那個房間殉情了。」

「好可憐，所以他們陰魂不散，一直留在那個房間吧？可是，爲什麼要讓客人住那房間？」

「當然不會讓普通客人去住，但感情不睦，或快要破裂的客人則例外。那對殉情的情侶生前要結合的願望產生作用，促使想要分離的人重修舊好，破鏡重圓。我老實告訴妳，我們向各方面提出請求，凡是有這樣的人，都安排到這裏來住一夜……」

遠距離上班時代

早上五點，艾先生在床上呼呼熟睡。外面還昏昏暗暗，天上也掛着點點晨星。

在黑暗中，床頭輕輕響起「不不」聲。睡在旁邊的艾太太聽見了，以睏倦的聲音說：

「喂，你該走了，再見。」

說完她立刻重回睡鄉。

「好，我走了。」

艾先生同樣以睏倦的聲音回答。

其實大半的家庭是丈夫走丈夫的路，太太睡太太的覺。但艾先生和艾太太是注重禮貌的夫婦，所以一定互相招呼一聲。

在這中間，艾先生的床自動傾斜，他卽滾落床前的一只長方形盒中。

不過，盒內舖着非帶柔軟的墊子，所以不但不會疼痛，而且還可以繼續睡覺，盒蓋自動關上

了。

這個長方形盒子恰似棺木，不過，再也沒有比這東西更方便的了。

盒底下有輪子，自動從家裏出來，移動到巴士站。

一會兒，巴士來了，自動裝載各巴士站等車的數只盒子。動作輕巧，避免驚醒睡在盒中的人。

巴士駛抵車站。一會兒，火車進站，載足了候車的許許多多長盒子——也就是裝着人類的盒子，往都市而去。

大約八點一刻的時候，盒中的鬧鐘響起來。

這回毫不客氣地叮叮大響，響聲刺激着神經，驅走了體內的睡意。

「哇，起床的時間到了，好想睡。可是，沒有辦法，必須上班。」

非起來不可了。艾先生已經眞正清醒過來。

他從盒中爬出來，到火車的盥洗室去洗臉刮鬍子，與同樣從各自的盒中出來的其他任職者打招呼。

「你早。」

「早，又是一天的開始……」

到車內的販賣部吃早餐。

艾先生的習慣是：咖啡和牛奶，吐司麵包夾火腿。

一面看報紙一面慢慢吃早餐，吃完後，從自己的盒子拿出乾淨的襯衫來穿，然後抽第一支香烟。

這樣就到了八點四十五分，火車抵達都市的車站，下車後步行一刻鐘，九點到達公司上班。

△　△　△

下班是下午五點。步行到車站，搭乘火車。非搭上這班車不可，否則回到家就太晚了。因爲要花費四小時才能抵達家裏，趕不上車問題就大了。

回家的火車開動。早上上班時裝載人類的盒子已經逕自回去，所以車廂裏面很空曠。

「今天怎麽消遣呢？……」

艾先生慢慢走過一節節車廂。

有演電影的車廂，有播映電視的車廂，也有許多運動用具的車廂、和圖書室。不過，以娛樂方面的車廂爲多。比方彈子房、棋室、麻將室等等。

一位熟人走過來對艾先生說：

「艾先生，下盤棋怎樣？」

「不，改天吧。今天在公司不大愉快，所以我想輕鬆一下。」

艾先生進入酒吧的車輛。

「請坐，艾先生，你已經好久沒有光臨。」

幾位美麗的女郎迎上來，樂隊演奏着悠揚的音樂，氣氛不錯。

「今天要痛痛快快喝一下。」

艾先生喝酒、唱歌，爲了避免把辦公室的不愉快帶回家而努力。

「艾先生，請我到餐車吃東西好不好？」一位女郎請求。

「好啊。」

其後艾先生覺得喝得不夠痛快，便又單獨到酒吧去。

叫了威士忌，邊啜飲，邊和鄰座的人聊天。

「最近我忽然想，爲什麽我們一定要長途跋涉，到都市去上班？」

「嘿，虧你會想到這麽根本的問題。你是覺得長距離通車上班痛苦嗎？覺得家住在公司附近比較方便嗎？」

對方喝了一口酒，反問艾先生。艾先生想了想，回答說：

「不，並不覺得苦，尤其是下班回家這段路程眞夠味兒。我覺得比家在公司附近好得多。」

「那不是很好嗎？你還想什麽？」

「可不是……」

片刻後，火車抵達艾先生家的車站。從車站搭巴士回家用不了多久的時間。由於距離都市遙遠，空氣清淨，星光也更閃亮。艾先生想想這樣就好。

財神爺

杜克兄獨資經營小小的生意，可是最近景氣不佳，生意漸漸慘淡。杜克兄想來想去，想不出起死回生的辦法。後來忽然靈機一動，決定供奉財神爺。

他買了一尊財神爺回來。頭上包着方巾，揹了個重甸甸的大袋子，手中拿着一把小鎚子。杜克兄把他供在屋角，天天膜拜。

「財神爺，請你保佑，讓錢財滾滾而來……」

財神爺福福泰泰，笑容滿面，一付吉祥相。杜克兄非常熱心膜拜。

不過，杜克兄有個小小毛病，凡事容易入迷。他的生意不起色，原因也在這裏。着點不錯，就是不懂得利止。換句話說，經營散漫。

對供奉財神爺的事也一樣，一旦開始膜拜就對膜拜本身產生了興趣，越拜越起勁。

換句話說，早上起來就對着財神爺禱告，除了吃飯時間不得不停止以外，到睡覺以前。幾乎

整天都在唸唸有詞。後來又起得更早，睡得更晚，以增加禱告的時間。

不但禱告的量增加，禱告的質也充實。誠心誠意打從心底信奉財神爺，已經到了忘我的境界。這該是很痛快的感受吧。

但也可以說，等於是財神爺中毒症。他把生意丟開，一心一意的禱告，因爲那些雜事會防碍他的虔誠。他已經把身與心整個捧在財神爺面前。

看到杜克兄這副德性，財神爺愕然不知所措。

「這傢伙竟然如此狂熱地膜拜我，我雖然感謝他的信仰，但這樣是不行的啊。生意丟開不做，收入自然更少，愈來愈窮，說不定到最後會餓死哩。那我的信譽可就受到影響了，人家會說，因爲信仰財神爺，才落到悲慘的地步……」

如果杜克兄做點活兒或什麼的，倒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賺筆錢；但願他奮發圖強。財神爺抱着期待，不安地觀察着杜克兄。然而，他老兄一點不想做事，只熱中於膜拜而已。

最後，財神爺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他不能再袖手旁觀。他是助人爲快樂之本主義者，只是他從不會親自做事賺錢。

還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但反正非設法不可，因爲這事關係着名譽問題。

財神爺第一步就是現身於人世。他把衣服、方巾、小鎚，以及袋子，全部送進當舖。

「這些東西能當多少錢？」

「袋裏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袋子不能打開，我絕不會給你找麻煩，我只是需要買套衣服的錢而已。」

他只穿着古老的內衣，客氣地彎腰行禮。當舖主人覺得這位客人很古怪，他問：

「你有沒有身份證？」

「沒有。可是，我需要衣服，拜託拜託，我現在這個樣子出不得門呀。」

「可是，不知來歷的人，不知來歷的物品，我們不能收，要是偷來的，麻煩就大了。」

「幫幫忙，利息算高一點好了。我看起來像壞人嗎？」

當舖主人打量財神爺後說：

「做了幾年生意，我學會了看人。不錯，你不像壞人。好吧，就成全你。我這裏剛好有過了期的流當西裝，你挑一套去穿吧。」

財神爺雖然肥胖，總算還是有他可穿的衣服。他也借了鞋子和襯衫，不過，以他的袋子爲抵押。

身上已經穿整齊，只是找職業可不容易。每到一家公司，負責人都說：

「你看起來老老實實，我們也缺少人手，可惜不能用你，因爲你的容貌不適合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太福相，外來的人看見你，會以爲你是董事長，這可不行。」

「這樣的嗎？那麼，讓我跑外面的工作怎樣？」

財神爺懇求地說，但答案也差不多。

「你也不適合做推銷員，雖然說和氣生財，但你過份福泰，會引起顧客的反感。做生意需要精明能幹。」

謀職不順遂。財神爺最盼望的是銀行或金融機構顧用他，所以他來到了銀行。

「請顧用我，相信會使你們的營業繁榮。」

「不要說夢話，第一，你的長相不適合做銀行員。你看看周圍的人，沒有一個銀行員像你這種臉型。大家都是瘦瘦的，眼光銳利有神，一塊錢都不能弄錯的神經質典型。我不是說你不精明，但問題在於顧客的印象和信用。」

銀行員負責人同情地說。

「那麼，當守衛也好，我是不死之身，任何危險都不怕。」

「可是，竊盜方面的看法却不是這樣。看得見的，到底是外型。內心膽小，只要外型勇猛就可以。你正巧相反，你這副好脾氣的樣子，反而容易引起竊盜的野心。」

「還是不行？……」

財神爺說。要是能及時扮出悲哀的表情，說不定會得到同情，但他做不到，有一股發出內心的氣氛破壞了效果。

那麼，表演摔角吧。

「我一定會贏，你看，我這麼胖，讓我上臺比賽。」

「不行，你一張笑呵呵的臉，缺少嚴肅的氣氛，觀衆不喜歡。不管輸贏，都要一本正經。」

到處碰壁，可是，現在要改變表情是辦不到的。難道這個社會眞的沒有一個地方能容納表情溫和的人任職？

財神爺到處走動謀職，他聽說馬戲團須要小丑，便來自我推荐。

「請把這個角色給我，小丑是讓觀衆開心的角色，我有把握，我絕不會讓別人討厭。」

可是，團長說：

「你想得太容易了，自己照鏡子看看，幾乎沒有一絲哀愁，那是小丑不可缺少的。」

「哀愁是什麼？」

「哀愁就是哀愁，糟糕，連哀愁都不知道，那是人們特有的感情嘛，你怎麼不知道？」

看來謀職無望了，財神爺於是考慮當卜卦的。這行業不需要本錢，況且他具備識別幸運的才

能，這回一定錯不了。

在街角擺起了小攤，可是一個客人都不過來。財神爺感到很奇怪，捉住一個路人問：

「爲了宣傳，免費給你算命。」

「不，謝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算命的人要有神秘的氣氛，否則沒有意思。你太安詳快樂了，對人生的悲哀，你大概不了解。」

「是這樣的嗎？」

這樣一來已經無從選擇了，收取破銅爛鐵，販賣三明治等任何勞力的工作都拚命做。因爲不在規定的日期內把錢付還當舖，那只最重要的袋子就歸當舖所有了。

贖回袋子後，剩餘的錢替杜克兄清還食品店的賒帳，要是懶惰的信徒增加，財神爺可就沒有辦法應付了。

另方面杜克兄依然故我，繼續熱心膜拜。換句話說，財神爺也得繼續努力做工。

耶誕節被百貨公司聘爲擔任聖誕老人的角色，這是最最適合的工作，袋子也揹得夠熟練。錢辛苦賺來，卻永遠清還不完欠債，必須不停地做工。但總不能拋棄自己的信徒啊。

肥胖的，滿面笑容的男人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要是一年到頭都是耶誕節該多好。不過，奇怪，我實在搞不懂。」

他斜斜頭，獨自想，一面匆匆走着。不錯，也許你我在街上曾見過這付模樣的人。對了，他就是財神爺。

——爲別人忙碌，爲信徒賺錢的財神爺。

機器人

有一天，一個中年男人到機器人製造公司找艾老板。

「我想委託你製造機器人。」

「好的，製造機器人是我的工作，本公司不是大量生產產業用機器人的公司，本公司的特長是製造精巧的，具有特殊用途的機器人，我認爲這才是藝術。不過，價錢方面當然也就貴一點。」

「我們不在乎價錢。」

「那就好。請問，你是要製造什麼用途的機器人？」

客人拿出名片，證明他是律師，然後說明：

「我是接受一分財產龐大的家族的委託進行這件事的。」

據這位律師的說明是這樣的：有一對老夫婦，擁有相當多的財產。他們不但富裕，而且夫婦倆相親相愛，如漆似膠。從結婚以來，不，結婚前結識以來就深深相愛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到兩人都

白髮蒼蒼，仍恩愛如前。

可是，前不久，老太太亡故，這對於長久以來共度了人生的老伴而言，不論在精神上或理性上，都是嚴重的打擊。老先生無法接受事實，他不承認老妻已亡。而且從此，他的舉動漸漸變爲異常。

「……由於這樣，老先生的家人十分着急，老先生的腦筋雖然不正常，但他的心依然充滿了愛情，如果這樣下去，我們都躭心他不知會做出什麼事來。」

艾老板一面點頭一面回答：

「是的。不過，我認爲你應該去找醫生商量。」

「本來是應該找醫生才對，不過，老先生的人生已經無幾，讓醫生以心理治療法醫治，使他認清親愛的老妻已故，未免太可憐了，他的家人不忍心這樣做。」

「說得不錯。」

「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，老先生也許會在腦筋不正常的情況下，胡亂處理財產。所以他的家人要求我替他們設法。」

「那麼，打算怎麼辦？」艾老板催促的問。

律師回答說：「因此，我們決定委託你製造一個機器人，和已故的老太太一模一樣的機器人

。有了她在身邊，老先生一定會愉快而平靜地度其餘生。這樣，對大家也都有好處。費用方面請不必顧慮，一定要製造一個非常逼眞的。我們已經事先獲得官方的准許，機器人只是供作老先生的玩伴之用而已。」

看了許可證後，艾老板說：

「好，我明了，可是，需要有足夠的資料。」

「有的，聲音的錄音帶、姿勢動作的錄影、性格的資料等等都有，其他稍微不充份的部份，我想不要緊，老先生的視力和聽覺都已經老化，所以不至於會發現。」

「好吧，我儘力而爲就是了。」

艾老板立刻動手，因爲對方急着要，便日夜趕工，很快就完成了。

接到消息，律師前來看貨，非常滿意。

「太好了，做得很像，光看外貌，一定可以通過。」

「聲音也很像。不過，性格方面因爲資料不夠，我把高性能的電腦放在裏面。這電腦具有與對方的關係適應，並且儲蓄起來然後固定的性能。簡單地說，相處愈久愈能互相融洽。」

「謝謝，謝謝。」

律師高高興興地付了錢，把機器人帶回去。不久，消息傳來，機器人發揮了超乎預期的效能

，使老先生家人十分安慰。」

艾老板也抽空去探訪，果然機器人完全能適應，與老先生儼然一對恩愛的老夫老妻。老先生也相信那是他的老妻。機器人發出低柔的聲音唱着老歌，十分幸福的樣子。

數年過去，老先生死了，到臨終一直沒有懷疑他的老妻是機器人，在那種情況下，即使有人惡作劇說出眞相，老先生也一定不會相信。

律師再度來訪艾老板，向他致謝和報告。

「託你的福，一切都很順利，不過，我們打算把機器人奉還……」

「發生什麼事嗎？」

「情形有點不對，她不離開那個家，好像也不相信老伴已經死了一樣，行動古怪。」

於是艾老板親自前去檢查，果然那機器人拒絕別人移動她，不准人碰她。

經過考慮後，艾老板製作一個與老先生一模一樣的機器人送來，於是那老妻立刻恢復原狀，兩個機器人恰似一對相互信任的老夫妻。

可是，此後怎麼辦呢？如何處理他們？艾老板又想出了另外一個方法，他製造一個小型火箭，把這一對機器人發射到太空。

因爲不需要食物和空氣，費用不多，火箭噴出火焰，消失於太空。律師一面目送一面說：

「多美的愛情。瞧，他們往星星之間去了，也許會抵達某座星球，住在伊甸樂園，永遠相愛。」

「不錯，多富詩意的情調。現在這個世界已經沒有這樣美麗的愛情了，人們變得自私而現實，即使腦中了解愛情，心中也做不到。」

「對，這個世界是愈來愈無情了。」

兩人仰首眺望着繁星，不勝感慨。

女　鬼

小楊躺在他那光棍的床上睡覺時，做了奇怪的夢，情緒十分不寧靜。發出呻吟聲，醒來時，全身冷汗涔涔。小楊無意地轉眼看枕畔，突然大吃一驚。

她就在那裏！

頭髮披散，面孔青紫，眼睛斜吊的一個妙齡女鬼站在枕畔瞪視着小楊。光看她的外表就令人毛骨悚然，何況她又發出尖細的聲音說：

「可惡！」

小楊嚇得趕緊閉目唸佛、畫十字、撒鹽巴，但都不見效。於是，不得已，伸手推她，然而毫無感覺，那女鬼動也不動。

也許還在做夢，小楊擰了一下自己，好痛，不是夢，是現實。不過，恐怖的感覺並不會繼續太久。

試過各種方法都失效後，小楊已累得滿身大汗。漸漸恢復冷靜，便試者與鬼談判。

「妳有什麽怨仇嗎？我不記得自己做過讓人懷恨的事，也許妳認錯了人。」

「我愛上一個男人，可是他不愛我，所以我賭氣自殺，愈想愈恨，仍覺得死不甘心。」

「年紀輕輕的，怎麽可以不愛惜生命？害妳這樣美麗多情的小姐自殺的男人太可惡了，可是，妳恐怕是找錯了人。」

女鬼幽幽回答：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麽，妳應該去找他本人，不要來纏我。去去，快去。」

「不要像趕狗一樣趕我，我回到陽間後，第一眼就看中了你，對你一見鍾情，現在不管你願不願意，我都不離開你了。」

現代的少女即使做了鬼，行動仍如此大膽任性，叫人無可奈何，推不開，摔不掉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小楊走到那裏，她就跟到那裏，行動迅速，而且無聲無息。

小楊不敢走出門外，也不能去上班，只好躲在屋裏喝悶酒。

公司打電話來了，課長說：

「喂，小楊，怎麽回事，無緣無故不上班？」

「被女鬼纏住了，她是認錯了人，其實不是我，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麽？別開玩笑，你一定醉了。」

「是的，除了喝酒以外，沒有別的辦法。如果不相信，你不妨自己來看看。」

一會兒，課長眞的跑來看小楊，他不相信小楊說的是實話。

「唔，竟有這等事！果然是眞的。」

「你瞧，我怎能上班？這女鬼跟着我，形影不離，辦公室其他的人受得了嗎？」

「不錯……」

課長也呻吟着，想不出良策。如果算他是病假，其實並沒有生病，要開除他嘛，這不是他的過錯，不能隨便開除他。

「你看，我該怎麽辦？」小楊請敎課長。

「糟糕，我也不知道，回去跟老板商量一下再說。」

課長回公司去了。不多久，消息傳來，老板對這事感到十分興趣，他決定榮升小楊，讓他擔任老板的特別秘書。老板發下一部轎車，專載送小楊上下班，而且撥出一間辦公室，專供小楊使用。

小楊遵命恢復上班，他駕駛公司的轎車，女鬼也坐在後座，嘴裏不住地喃喃咒駡：

「可惡，可惡。」

到了公司，坐在特別辦公室，抽烟、翻閱報紙雜誌，十分清閒。有時候特別鈴響，小楊就走進老板辦公室，如此而已，當然女鬼也緊跟在他背後。

換句話說，小楊的工作是驅逐老板不歡迎的容人，例如強迫性樂捐，強迫性的推銷，或其他討厭的人等等。

有時候小楊也要值夜班，與夜警巡邏公司四週。小楊有恃無恐，女鬼隨侍在後，每個人見了他，不，是看到他背後的女鬼就倉慌而逃。小楊的工作眞夠輕鬆。

奇怪而輕鬆的日子一天天過去。

不過，有一天，女鬼突然不告而別，消失了。現代的年輕小姐很任性，做了女鬼仍然本性難移，隨時改變主意。

失去女鬼，小楊也失去了特別待遇，老板讓他回到原來的職位，做原來的工作。

小楊有些惋惜，但內心鬆了一口氣。倘若女鬼纏着不放，小楊恐怕也沒有辦法結婚，誰敢嫁給他？

不過，這個女鬼的行踪令人費解，說來就來，攆也攆不走。說走就走，招呼一聲都沒有，小楊有些莫名其妙。

就在這當兒，公司的機密忽然洩漏，被競爭對手的公司知道了。老板十分驚慌，派人調查機

密洩漏的原因，但始終查不出所以然。

然而，小楊內心懷疑是那女鬼做的，她每天進入老板辦公室，一定偷看了老板桌上的機密文件。現代的女孩子，經不起英俊男士的引誘，即使做了女鬼也一樣。所以也許是受到引誘，把這邊的機密帶到那邊去的。

再進一步說，也許從開頭就可疑，現代的年輕小姐任性得很，什麽事都做得出來，說不定從開頭就有計謀的啊。

新設備

有一天，亨利先生到富翁瑞爾先生家拜訪，瑞老很高興地歡迎這位老朋友。

「嗨，歡迎歡迎，好久不見了，請這邊坐。」

瑞老把亨利先生帶進豪華漂亮的客廳，客廳的家具是最氣派的，壁上掛着名畫，還有許多珍貴的古董。

不過，亨利先生的眼睛被角落裏的一個奇怪的東西吸住了。這個東西說不出是什麼，如果簡單地形容，只能說是一團乳白色的圓球，直徑約一公尺餘。

亨利先生好奇地走過去，伸手一摸，感覺是軟軟的，這是藝術品嗎？可是不像。那麼是家具嗎？但用途呢？

亨利先生忍不住，終於問瑞老：

「瑞爾先生，這東西眞新鮮，這是做什麼用的？」

瑞老浮起了滿意的微笑，得意地回答說：

「我就知道你會發問，告訴你，這是電話。」

「電話？」

亨利先生驚訝地睜大了眼睛，那個白色圓球一點不像電話機。不過，瑞老滿臉正經地點點頭。

「不錯，是電話，因爲成本太貴，尙未普及，是最新式，性能最佳的電話。」

「最新式的電話就是附設彩色電視的電話吧？可是，外形一點不像啊。」

「不不，這是更新式的。」

「那麼，是附設立體電視的電話？」亨利先生又問。

「唔，差不多可以這樣說。這裏面有特殊設備，可以使它出現對方的形體。」

「眞的？怎麼好像狐狸精的故事一樣。」

亨利先生聽得頗爲佩服，但同時有些半信半疑。這一團乳白色的東西眞的會變成人形嗎？

瑞老覺察了亨利先生的心裏，他說：

「是的，本來就是從狐狸精的故事啓發靈感發明的，裏面的構造我也不太了解，但是這對使用的人並不重要。我現在就打一通給你開開眼界，打給誰呢？哦，對，打給我弟弟。」

瑞老對着那個圓球說出號碼，接着，傳出類似電話鈴的聲音。鈴聲響了一會兒，沒有發生變化，也許對方還沒有接聽吧？

片刻後，鈴聲停止，圓球出現了變化。有些部份變成肉色，有些部份是黑色和藍色。形狀也開始變長。亨利先生看得目瞪口呆，胸口砰砰跳，若非事先聽了瑞老的說明，恐怕會嚇壞了。

約十秒鐘後，已經完全變成一個人的形體，那是貌似瑞老的瑞弟，頭髮是黑的，衣服是藍的，瑞弟的嘴巴蠕動，發出了聲音。

「嘿，大哥，近來好嗎？」

「還好，前一陣酒喝多了，胃不大受用。你好像精神很好。」

兩人說着，握握手。瑞老對亨利先生說明：

「就是這樣。現在我弟弟那邊也有我的複製品，用電波傳送到他的家裏。立體電視電話也不錯，但人的欲望永無止境，只是看起來有立體感，覺得不夠，因此才發明了這個電話。它的好處太多了，你等着瞧吧，我表演給你看。」

瑞老拿出西洋棋，與瑞弟的複製品對奕，完全和眞實的人下棋的情形一樣。亨利先生不禁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不錯，眞是一架優秀的電話機，科學的進步太驚人了。」

一會兒，棋下完了，兩兄弟拍拍肩，互道再見。電話通完，瑞弟的形體也就消失，恢復原先的乳白色圓球，活像臘人加熱溶化一樣。

瑞老說：「這次打到別墅去，內人在那裏。」

說出號碼後，圓球開始改變形狀，然而出現的不是瑞妻，而是個陌生男人。瑞老生氣說：

「喂，你是誰？怎麼闖進我的別墅？可惡，給我滾！」

瑞老踢了對方一腳，對方的複製品跳起來，如法泡製地還了瑞老一腳。

「你這魯莽的傢伙，我是醫生，你太太發燒，叫我來打針的，你別打擾。」

瑞老明白眞相，忍着痛道歉，掛上了電話，那個物體便又恢復原狀。多神秘的變化！亨利先生不由得嘆息說：

「太驚人了。」

「是的，如果普遍化就有趣了，但目前裝機費太貴，通話費也不便宜。」

正說着，鈴聲響，瑞老走到圓球前面，圓球就變成一個人形，是個面無表情的男人。

「我是電信局，本月份的電話費還沒有繳，今天是最後一天。」

「哦，對了，我忘了今天是最後一天。對不起，沒有預備現金，明天一定繳納吧。」

「不行！」

對方環視室內，看到一個珍貴的花瓶，馬上拿起花瓶走出去。亨利先生問瑞老：

「這個人拿花瓶出去做什麼？」

瑞老抓抓頭，解釋說：

「他是去當舖，把花瓶當了，做爲電話費，他們收電話費的作風就是這樣，一點不能通融。」

亨利先生再度目瞪口呆，說不出話來。

大盜X

有一個男人專門靠偷竊過活，我們假定他爲X。這可不算光明正大的聯業。不過，我們也可以換個說法，因爲有竊盜的存在，防盜用具製作商，盜竊保險業者等才能生存。此外，假使世下沒有小偷，小說和電視劇恐怕會減色不少。

不過，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

有一天，X家裏來了一個人。

「冒昧的造訪，希望沒有打擾了你。」

是個陌生人，X便問他：

「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聽說你X先生對偷東西很有一手……」

X揮手阻止對方的話說：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第一次見面，開只就講這種話？刺耳，就算我像你說的，也犯不着當面揭穿。我可要發脾氣了。」

「好好，請息怒。據傳說，你的技倆是第一流水準，沒有第二個人趕得上你，能和你一比上下的，只有亞森羅蘋而已……」

這幾句迷湯聽得X心花怒放，終於眉開眼笑地回答說：

「嗨嗨，不敢當不敢當。不過，說眞的，這也是一種技藝，不是人人都學得會的。」

「對，所以專程來向你求教。」

「怎樣的事？」

X問。那男人拿出一張設計圖向X說明。

「老實告訴你，我花了很長的時間，計劃搶刼法洛拉公司，這張圖是法洛拉公司大樓的設計圖。」

「啊哈……」

「防盜鈴電源是從這裏經過這裏來的，這扇門的鎖是這樣開的。保險櫃在這裏。保險櫃的門號碼是五·八·六。大樓的夜警只有九點、十二點、三點，巡邏三次而已。總之，這些都是我事先調查過的。」

「就是說，保險櫃裏面藏着一筆鉅款？」

「裏面有個皮小盒，盒內是滿滿的大粒鑽石。」

「你既然已經調查這麼淸楚，爲什麼遲遲不動手？」

X提出正常的問題。那男人回答說：

「問題就在這裏，原本是打算自已單獨幹。可是，我的老毛病神經痛最近愈來愈嚴重，警鈴的電源也許沒有辦法切斷。逃走的時候也怕笨手笨腳的，所以有點失去信心。」

「那眞遺憾。」

「可不是？所以我才下定決心，來找你幫忙。一定不會少算你酬勞。這事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，更不能洩漏。我知道只有你是最適當的人選……」

「好，你放心吧，我答應了，逃起來，我比誰都快。」

「還有，你得手後，把室內翻亂，否則警方會知道有內線，那說不定就要懷疑我了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事情就這樣說定了。

當天晚上X帶着一個手下出發到法洛拉公司，這是爲了防備萬一是陷阱時脫身之用。不過，X的掛慮是多餘的，事情非常順利。警鈴電源切斷，所以不會響，門鎖簡單地打開，保險櫃的號

碼是事先知道的。拿到鑽石盒後。X如約把室內翻得亂七八糟的，然後平安離開。

X和把風的手下回到了家裏。

「還沒有做過這樣乾淨俐落的案哩。那傢伙要不是神經痛，就可以自已下手了，可憐的傢伙。」

不過，等了兩天，那個人却沒有來，X忍不住把偷來的盒子打開來看，盒內是不值錢的人造寶石。

簡直搞不清楚，X決定到法洛拉公司去看看。公司前面聚了一堆人，在嚷嚷叫叫。

「說說看，幾時清帳……」

顯然是生意虧本，債權人圍着討帳。老板站在裏面鞠躬如也，不住地道歉：

「對不起，實在非常抱歉，本來經營順利，想不到遇到偷竊。請各位再寬限一段時間，我也是受害者呀……」

到底是被洗刼一空的受害者，討債的人不便採取強硬態度，一個個邊埋怨邊走了。

X往公司裏面一看，那老板可不是兩天前來委託X偷竊的人嗎？怪不得他連保險櫃的開法也知道。原來如此，計劃就是指這個。X已經恍然大悟了。

生意虧本，沒有錢清償，想出這個妙計，以遇盜來騙取債權人的同情。

不過，他能順利瞞過債權人的眼睛，是我X的功勞哩，非得重重賞我一筆酬金不可。X走進去說：

「妙計妙計，我佩服你。不過，酬勞該付了吧？」

於是，對方深深一鞠躬，一面返覆剛才已不知說過多少遍的話：

「對不起，請再寬限幾天，本來是預備今天付錢的，可是，正如你現在看見的。小偷進來，把錢給偷光了。」

小矮人

城郊新開張一家小馬戲店，因爲很小，所以也聽不見音樂，只在門外貼着一張紙，寫着：「一寸法師的歌藝」而已。

起初生意並不好，漸漸地，客人增加了，欲知原因，請買票入內參觀。

確實有個小矮人，但既非一寸，也不是法師，身長約二十公分，可是觀衆並不抱怨，因爲二十公分的小矮人畢竟不多見。此外也沒有歌和藝，而觀衆同樣不埋怨。

馬戲店內有個五十歲左右的紅面孔胖子，他是團長、演員、雜役，他在舞台上面表演的，只是捉弄小矮人而已。

把小矮人拋到空中，伸手去接，有時故意接個空，讓他跌落地上。或在小矮人身上點火，再把他丟入水盆。

每次小矮人都尖聲哀叫，表情也痛苦，令人不忍。顯然反抗無效，對照之下，團長顯得殘忍

可恨。

這表演殘酷而富刺激性，觀衆覺得自己受到欺負，不像是自己在欺負人，由於這樣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觀衆愈來愈多，但問題也隨之發生了。

「太不人道了，我們不允許這種事。」

「不錯，這種殘忍的行爲不該袖手旁觀。」

於是，大家聯合去找團長，提出抗議。團長把小矮人放在膝，毫無愧色地說：

「我是從深山的洞裏發現他的，怎樣對待他是我的權利，他能算是人嗎？不能，所以我的行爲也不算非人道。」

抗議的人語塞，這時小矮人以微弱的聲音說：

「團長的話不錯，若非他收留我，我恐怕已經死了。」

多麼可憐的小矮人，非把他救出火坑不可，大家便決定訴諸法律救人。

「我們必需以對人的態度對待小矮人。」

這是前無此例的訴訟，法官感到左右爲難，勸大家和解，但團長堅指這是自由營業，絕不放棄小矮人。

「侏儒不算人，只是外形像人而已，這和吃人形的糖果一樣，不能算有罪，而侏儒會說話，

等於鸚鵡說話一樣，難道鸚鵡說話也算是人嗎？」

團長的話雖然有些強詞奪理，不過，這是創世紀之論，在這平穩的世界一時為之轟動。民衆都支持和同情小矮人，學者專家也認為侏儒是人，不可加以虐待。於是，法官宣佈，團長應以人之待遇對待侏儒。

在四面楚歌的情形上，團長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和金錢，繼續孤軍奮鬥，一爾再地上訴，直到最高法院。

最後，最高法院仍然宣判維持第一審。

「侏儒是人，具有一切人權，不許有虐待行為，違者以觸法論。」

至此，侏儒的人權已確立，這個小矮人仍不敢相信，他問：

「眞的嗎？我們也有選舉權嗎？」

「當然，一切人權與我們無異，凡是人一律平等。」法官回答。

小矮人多麼高興啊，他臉上的表情是無法以筆墨形容的，可是，訴敗的團長竟嗚嗚哭起來。有些人以幸災樂禍的表情看着他，覺得他罪有應得。

「如何？你有什麼感想？」

「還會有什麼感想？啊，一切都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」

「什麼東西完了？」

「我本來並不願意這樣做，可是，他們威脅我，要殺死我，訴訟的錢也是他們拿出來的，我才是他們的傀儡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你指的是誰？」

「就是那個小矮人啊。」

大家哄然而笑，這傢伙不是輸了不甘願，就是腦筋有問題。不過，大家很快就發現他們的看法錯誤。

那小矮人縱聲大笑，並以勝利的口氣叫道：

「我們生活在地下的侏儒族等候這一天已經很久了，我們一面觀察，一面等待，已不知等待多少年的歲月了。我們沒有力量，沒有武器，要是以前，連講話的權利都沒有。可是，現在黑暗時代已經過去了。喂，伙伴們，大家出來吧。」

小矮人從四方八達湧現，不知幾千幾萬之衆，數也數不清。小矮人合法地，不流血地控制地上的時候，已經是時間的問題而已。

和平之神

晚上，艾爾先生獨自在房裏喝着酒，喝着喝着，漸漸感到悶熱起來。也許是氣溫上升，也許是開始微醺的關係。

「啊，好熱。」

不過，艾爾先生的聲音並沒有不愉快的成分，他儲蓄了錢，最近買了一臺冷氣機裝在房內。

艾爾先生起床關了窗，打開冷氣開關。可是，不知道爲什麽，毫無反應。

「奇怪，才裝設不久啊。」

這次的聲音就明顯地露出了不悅。他埋怨着，即使要叫人來修理，此刻也已太晚。好無聊，他以手掌拍了一下冷氣機。

這時，突然有個奇怪的東西從冷氣機裏面跳出來，是個可愛的少年，穿着白色長袍，背後長著一對大翅膀，艾爾先生揉了揉眼睛。

「這是怎麽回事？我醉了嗎？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天使。可是，奇怪，你看得見我？」

少年回答。艾爾先生再度打量對方的臉孔。

「不錯，你滿臉天眞無邪，你的樣子完全和傳說中的天使一樣。不過，天使爲什麽會到這裏來，而且是從冷氣機裏面跳出來。」

「我是掌管冷氣的天使，冷氣發明，普及以來，還沒有多少年月，所以我還是少年。就因爲我的經歷不豐富，才會失策，讓人類看見我，人類應該看不見天使才對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艾爾先生半信半疑，不過，他正無聊，而且有幾分醉意，便纏着冷氣天使說：

「你既然已經來了，可見我們有緣，慢點走，表演幾手你的特長給我開開眼界。」

「別以爲天使就樣樣都會，你到底希望看什麽。」

「我根本不知道眞的有天使，這樣好了，帶我到你們的世界去看看。你擅自闖入我的房間，這回該輪到我參觀天使世界。」

微醺的艾爾先生絮絮不休地央求，看樣子擺脫不了，天使便說：

「好吧，就此一次，稍微看一下而已。抓住我。」

艾爾先生抓住天使的手，馬上感到身體好像氣化了一樣，被吸入冷氣機裏面……

環視了一下，這裏已是天使的世界，有大理石柱的大神殿，飄揚着角笛的聲音。冷氣天使悄聲對艾爾先生說：

「這裏規定不准帶人類進來，要是被發現，我會受到懲罰，你要跟着我，走在陰影下。」

「好。喂，那邊那個蒼老的人是誰？」

「哦，就是那個鬍子好長，頭髮雪白的老先生嗎？他是掌管海洋的海神。他旁邊的老者是農神。他們都是從古代就存在的神，所以年齡已經很大。比較之下，那邊那個船神就年輕點吧？」

「怎麽也有比你年輕的？」

「哦，那是掌管通信衞星的天使，誕生沒多久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艾先生對神仙世界的順序已略有所知，這時他發現一個年紀不輕，面目兇惡的神在嚷叫：

「剛從東南亞繞了一圈回來，也跑了一趟中東，沒有比我更忙的神了。這半世紀來，歐洲辦了兩件大事，亞洲一次，現在總該讓我休息一下了吧？」

他的動作粗魯，急躁，衣服血跡斑斑，聞得出硝烟味。艾爾先生想，一定是戰神。他預備跳過去揍戰神，但冷氣天使阻止了他。

轉頭一看，發現一位風格完全相反的神，安安靜靜，和和氣氣，不動地坐着。

啊，這就是和平之神吧？艾爾先生突然冒起火來。大聲說：

「都是你這和平之神偷懶的緣故。」

冷氣天使慌忙把艾爾先生帶開，對他說：

「叫你不要出聲，你怎麽不聽？」

「可是，你看那個和平之神，太懶惰，根本不負起責任，所以才……」

「你弄錯了，他是戰爭之神，他儘可能安安靜靜，可是，人類不自重，喜歡惹事，神的力量也控制不了，所以才發生戰爭。」

「那麽，先前那個兇惡面孔，衣服沾血的神是誰？」

「他是和平之神。他爲了和平，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奔波，努力。這裏一波平息，那邊一波又起，總是沒有眞正和平的時候，害得他忙得團團轉，沒有休息的時候。因此，他對喜歡惹事生非，發動戰爭的人類很生氣。我們大家都同情他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啊？這是怎麽搞的？……」

艾爾先生雙手摀住眼睛，他感到好像有什麽冰冷的東西穿過背部。

再度睜開眼睛時，艾爾先生是在他自己的房內，冷氣大放。

艾爾先生打了噴嚏，因爲開着冷氣睡覺？還是酒醉醒來的關係？

不過，艾爾先生想，全身瑟瑟發抖的原因，顯然是剛才那場夢。

而且，艾爾先生又想，也許那不是夢，而是眞正漫遊了天使的世界。

想到這樣，艾爾先生覺得更加寒冷。

回鄉手續

李查此刻是太空船的乘客，正從一座慧星啓程，要回家鄉—地球。

回家後，我可要痛痛快快玩一玩，做我想做的，吃我想吃的，因爲我口袋裏已裝滿了足夠我享福一輩子的錢了。李查閉上眼睛，回想十年來的努力。

他是於十年前，看到招募人員的宣傳單「到太空工作，開發慧星，高額收入」而應徵的人員之一。在地球上要蓄積財產並不容易，因此李查決定參加開發慧星的工作。

最初三年是在礦山做工，接着的三年是在牧場，再來的三年在精鍊和加工廠工作，最後一年是在把製品裝運地球的倉庫工作。

收入方面確實相當好，拿到了在地球普通薪水三十倍的地球貨幣。由於這樣，工作也加倍熱心。況且在慧星上面沒有地方花錢，所以差不多錢都存下來。同樣要花錢就留着回地球花吧，李查想，因此，錢積存了很多。

然後，十年屆滿，他懷着興奮的心情踏上歸途。

一會兒，太空船抵達地球的上空的太空站，在這裏換乘火箭就可以直接回到地球。

「各位先生，漫長的太空旅途，各位一定已經疲倦……」

在空中小姐從擴音器發出的聲音中，乘客們陸續下了太空船，在休息室稍作休息，同時辦理各種回地球的手續。

輪到李查時，他進入第一號手續室，裏面的辦事員對他說：

「回地球前要先消毒。」

那是當然的，李查接受了精密的消毒。完成後，他正要走出去，那人叫住了他。

「喂喂，請你付消毒手續費。」

「我要付？」

「是的，難道你以爲誰會替你付款？」

李查無話可答，覺得對方言之有理。

李查付了錢，拿了消毒證明書出來。然後進入第二號手續室。

「要回地球就要注射。」另一個負責人說。

「什麽？剛才消毒過了啊。」

「對，你是乾淨的，但地球有好幾種傳染病，你的免疫力應該已經很弱，除非你認爲染患疫病也不在乎……」

好不容易在太空辛苦工作積存了錢，回地球就傳染惡性感冒而一命嗚呼，豈不白費精力？李查接受了注射，並且付了錢。

再來是第三號室。

「請付所得稅。」

「可是，合約並沒有提到這一點啊。」

李查拿出當初應聘時的合約來看，雖然有高額收入的保證，却沒有提到所得稅的問題。李查哇哇大叫，哭喪着臉繳納了十年份的所得稅。

現在，預備帶回地球，舒舒服服享受半輩子的錢，已經去掉了十分之三。

垂頭喪氣走入第四號手續室，這裏仍然課征稅金。據說，在太空所賺的錢若存在太空銀行，就不必另付稅金，如果要帶回地球，則不能享受免稅優待。

沒有錢回地球幹什麽，李查忍痛付出了對方所提出的數目。

接下去仍然是付稅，名目是回國稅。當然對方振振有詞地陳述了長篇大論的理由，不過，李查由於情緒昂奮而失望，早已聽不懂對方的話了。

地球已經近在咫尺，無論如何不能在這裏受到阻礙。莫名其妙地付錢，在文件上面蓋章。

再接下去又是付稅，李查生氣地問：

「又是付錢？什麼名目？」

「老實說，不是稅金，是叫做徵收稅金手續費，這裏是專門爲徵收稅金而設立的，所以需要維持費，還有，我們工作人員在這裏相當辛苦，也該有特別獎金。這些來源都包括在此項手續費裏面。」

「這些都要我負擔？」

「因爲這裏是爲你們而存在的，怎麼可以由沒有關係的人負擔？」

就這樣，辦完手續後，李查十年的辛苦所得已剩下一半而已。

不過，這一來已是無債一身輕了。

以剩餘的錢買了回地球的火箭票後，就只剩下四分之一而已。

不過，啊，地球，濶別十年的故鄉，熱鬧的街道，多令人懷念啊。

住最大的觀光飯店，到最高級的西服店做衣服，第一流的食物，當然還有第一流的美酒……

多麼美妙，十年的辛苦，一日之間就可以恢復。太空站莫名其妙的課稅就把它忘了吧，雖然只剩四分之一，到底還相當不少。

然而，第二天他的快樂就立刻成了悲哀，地球的物價之貴，使他目瞪口呆。

「十年之間物價漲這麼多？」

「是的，因爲通貨膨脹慢慢進行，而且上好的肉類都是從別的星球運來的……」

其他如高級金屬、建築材料等也是太空開拓地的產品，輸入稅很貴。

「雖然如此，仍是太貴。」

「不錯，因爲稅金提高了，太空開發稅課徵得很重，據說，開發太空需要龐大的費用，所以沒有辦法……」

請問號碼

艾先生利用休假的日子，單獨到山中的湖濱渡假，好不優哉游哉。

當然這不是說都市生活不好，都市的交通和通信設備良好，電腦服務普及，生活極其方便。必需的用品立可送來，想知道的問題馬上得到解答，要找誰商量，很快就可以取得聯絡。

不過，因爲高樓大厦並列，在塑膠製家具環繞之下過久了，就需要偶爾到郊外透透氣。

「太好了，空氣清新，景色幽美。」

在湖中泛舟，艾先生的情緒好極了，口中不知不覺哼起了歌，同時配合着旋律，手舞足蹈起來。不過，稍稍快樂過度，樂極就生悲，舟翻人仰，艾先生落入了湖中。

「啊！救命……」

附近沒有人影，湖水冰冷，艾先生不擅於游泳。不過，他拚了老命，脫下外套，奮力掙扎，總算游回了湖岸。

「嗨嗨，眞倒楣。」

剛喘一口氣，他就發現自己全身濕淋淋，第一件事就是需要趕緊換一套衣服。環視了一下，看到在不遠處有商店，艾先生決定到那裏去買衣服。他一路上淌着水，走進一家商店。年輕的老板娘笑容可掬地迎上來。

「請坐，先生，你需要什麼？」

在全身整齊的女性注視下，艾先生感到坐立不安，十分尷尬。

「妳大概一眼就看出來了，我需要衣服。」

「好的，我們這裏貨色齊全，任君挑選。那麽，請問你的信用卡號碼是幾號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艾先生不由得抓了抓頭，他的信用卡和外套一起沉入湖底了。他說明了原委，老板娘同情地點點頭。

「那眞糟糕。」

「所以，雖然沒有信用卡，請還是給我一套衣服吧。」

「對不起，這是辦不到的。我們是生意人，不能沒有任何保證，把貨品交給陌生人。」

「那我該怎麽辦？」

「你到附近的銀行收付站去看看，說不定可以借到錢。我們歡迎你回來挑選你喜歡的衣服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艾先生走出服飾店，依照指示，找到銀行，身上一面淌着水，一面走進去。但沒有人以好奇的眼光看他，因爲這時候不是以服裝象徵地位的時代。櫃臺的銀行員以親切的表情和語調說：

「先生，歡迎你光臨，本行是信用可靠，實績良好的銀行。那麽，首先請告訴我們你的存摺號碼。」

「我剛才跌落湖中，到服飾店要買衣服時……」

艾先生把他的遭遇說明了一番，因爲身上濕淋淋，不住地發抖。但銀行員催促地問：

「請問號碼是多少？」

「問題就在這裏，存摺遺失了，號碼想不起來。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我和貴行交往已經多年，我的名字是……」

「不，說出姓名也沒有用，一切都是以號碼處理的。本分行和總行之間有直接的電路，利用電腦聯絡，立刻得到顧客的資料。」

「這一點我知道，那麽，一定要有存摺？」

「不，只要有號碼，本分行就可以利用電腦調查，而設法借你錢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艾先生合抱着臂膀，斜着頭沉思。可是，號碼是十幾位數字的，也許是十三或十四位數字，實在沒有辦法想起來。銀行員對沉吟的艾先生說：

「你不能要我們白白借錢給你，不辦理手續而貸款，銀行是不能成立的。因爲銀行是屬於大衆的。」

「那麽，我該怎麽辦？」

「在二十公里前面有個大城市，那裏就有卡片服務中心，你去請他們給你補辦手續。除此以外沒有辦法。」

銀行員把服務中心的地址抄給他。艾先生接過來，一面說：

「想不到有這種機構，好吧，就這麽辦。不過，到那邊的交通費，能不能借一下？」

「對不起，沒有號碼是辦不到的。」

銀行員對轉身走出來的艾先生說，知道號碼以後，請務必回來，不管多少錢，都可以借給你。甚至追過來，將一張漂亮的宣備單悄悄塞到他手中。

宣傳單能做什麽？要擦身上的水都不可能。艾先生走出銀行，把它丢入旁邊的垃圾筒中。

二十公里的路途！艾先生抬起無力的腳步開始走時，看見了出租汽車店的招牌。那是他時常

利用的全國性連鎖店之一。對了，租車去吧。那裏的負責人愉快地對艾先生說：

「歡迎歡迎，本店有很多新車，跑車怎麽樣？什麽樣的車都有。請告訴我，你駕駛執照的號碼是多少。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又是號碼！艾先生的頭都大了。看到他這個樣子，負責人親切地說：

「如果駕駛執照忘了；那麽，府上自用轎車的號碼也可以。我們以直接電路和總公司的電腦聯絡，然後與販賣公司照會，在瞬息之間就能夠獲得全部資料。這些都是免費服務。」

「是新的R6型，顏色是我喜歡的灰色，並且有金色的白鳥花紋，一望而知是輛好車……」

「不，我是請問號碼。」

問題就在想不出來啊，這個號碼也是有十五個字以上。因爲號碼記不住，才特地加了白鳥做爲記號的。

沒有辦法借到車，除了徒步走二十公里以外，別無他法。要是游泳技術高明，也許可以潛入湖底，把衣服撈上來。但那不是他的能力所及的事。如果要請別人幫忙，沒有錢人家連聽都不願意。

艾先生忍受着濕衣服的難受，蹣跚而走。時常有汽車從旁邊經過，艾先生揚手時就停下來，

但都要求看他的身分證，當他回答說沒有時，就露出警惕的表情，趕緊把車開走。這是事事要求證件的時代。

偶爾有些開車的人好意地說，沒有身分證，只要說出身分證的號碼就可以。但艾先生也想不起來，所以不敢讓他搭便車。雖然可以隨便說個號碼，但不知道究竟有幾位數，怕露出馬腳反而糟糕。

從來沒有走過這麽遠的路，既疲倦又飢餓。路上經過飲食店，却吃不得，因爲想不起號碼。幾個褲袋都翻找過，連個零錢都找不到。這是一切都以信用卡代勞的時代，所以沒有帶零錢的習慣。

電話也沒有辦法打，就算讓對方付錢，也得記起對方的電話號碼才能打。艾先生家的電話號碼就有二十個數字。通常是把卡片放入電話機就自動撥號，所以不必記號碼。

艾先生爲了小心起見，把家裏的電話號碼刻在戒指背面，可惜在水中脫衣服時，戒指同時脫落，沉入湖底。

不論任何事，不論距離多遠，都利用電路和電腦就可在瞬息之間解決事情，是個非常方便的時代。然而，想不到竟然因爲記不起號碼而弄得狼狽不堪。

如果路再遠一些，艾先生大概已經在路上倒地不起了。沒有號碼的話，誰也不敢幫忙。

傍晚時分，艾先生才好不容易抵達目的地。找到卡片服務中心時，他已經奄奄一息。

「救命，我快要死了。」

「當然，我們的機構是以服務爲宗旨。哈，看來你是遺失了卡片，不要緊，你請放心吧。」

「謝謝，你這句話使我從死裏復活了。」

「只要說出與你有關的一個號碼就行，我們可以根據它，立刻給你編造卡片。中央總部的電腦性能極高，你不必等候五分鐘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在這裏艾先生同樣遇到了難題，他的腦中空空洞洞，想不起任何號碼。服務中心的人鼓勵地說：

「冷靜一點，不要慌，什麼號碼都行，住宅號碼，出生號碼、車票號碼都行。再不然運動俱樂部或別的俱樂部的會員號碼也行，想想看……」

「好的，我在努力。」

然而，許多數字亂七八糟地擠在艾先生腦中，却組不成有關連的數字。會員號碼也是頂多記得五個數字，然後就與其他的會員號碼混合在一起。

閉上眼睛也是一樣，數字好像和他捉迷藏一樣，剛排成行列，一下子又弄亂了，他只有不住

地呻吟：

「唔唔……」

「記不起來嗎？本服務中心是倚賴再製卡片手續費而維持的，希望你一定要想出一個號碼來。」

「我還不是一樣？可是，沒有辦法，想不出來。」

「是嗎？那眞可惜，對不起，我們無能爲力。」

「我待會兒再來。」

艾先生走出服務中心。

我需要冷靜一下，小舟翻覆，受了一場虛驚，所以腦中混亂，等一下就會記起來。

他的眼睛瞧見了神經科醫院招牌，請專家幫忙吧，說不定能協助我恢復記憶。

「拜託，這是急症。」

事情確實十萬火急。掛號處的護士小姐問：

「好的，請問你保險證的號碼是多少？」

記不起來的話，人壽保險證的號碼也可以，但同樣記不起來。那麼長一串數字，誰記得了？

艾先生生氣地走出來，這一來只有找警察了。

「救命啊，善良的市民遇到困難了。」

「在你說出原委以前，先將市民卡的號碼告訴我。」

「我要是知道這個號碼也不會跑到這裏來了，遺失了。」

「那麽，納稅卡號碼呢？」

「也不知道。」

艾先生內心驚懼着。警官皺起眉說：

「糟糕，那就沒有辦法處理啊。你到別的地方去吧。」

「沒有地方可去啊，不如把我關進流浪者收容所吧，否則這樣下去我會死掉。」

「不行，沒有號碼是不能享受被保護的權利的。」

「沒有號碼就不是人嗎？」

艾先生憤怒地走出警察局，然而，現在要往那裏去呢？已經無處可去了，家在遙遠的地方，不是步行能回去的。人人都離棄我，我將餓死野外，在這物資豐富的電腦社會中……

好吧，反正死定了。艾先生豁出去了，他揮拳揍路上行人，打破附近的玻璃，踢走狗兒。

不知誰報了警，警察立刻趕來，逮捕他，他使用了沉默權，因爲他有口難言。

不過，警察利用秘密電路與總局聯絡，接上機密調查部。根據艾先生的指紋，立刻查出了他

的身分。

他被起訴，以昂貴的費用請律師辯護，終於以付罰款歸案，雖然罰款的金額相當高，但總算無罪了。

艾先生大大舒了一口氣，因爲他已經能夠平安回到社會，回到方便、舒適的電腦社會………

請稍候

從地球發射的一艘太空船在寂靜的太空中飛行着。這太空船內的人員是探險員，也是友好文化使節，同時是貿易使節。也就是說，他們發現行星後，就着陸探險。假使發現有文化的居民，就進行國民外交。要是有產業，那就進一步締結與地球的貿易協定。

到此刻以前，他們已經着陸好幾處行星，但都是沒有產業的。太空船繼續飛行，隊長忽然說：

「前面有一顆星球出現，根據觀察，似乎文化相當高。」

其他隊員也從望遠鏡確認了那顆星球，期待和興奮逐漸提高。

「着陸吧，但不能接近城市，免得驚動居民，引起不必要的困擾。」

在隊長的命令下，太空船着陸於海岸附近，房屋稀少的地方。一個居民好奇地走過來，隊長操作翻譯機，成功地和對方交談。

「我們是從地球來的，我們沒有敵意。」

「哦，是嗎？」

「我們願意作文化和產業的交流，希望能和負責人會談。」

「好的，我去轉告你的話，請在這裏稍候。」

那居民說完，轉身走了。事情似乎相當順利。他們都鬆了一口氣。不過，居民遲遲不見回來，探險隊員的意見開始分歧。

「我們已經等十天了，也許是負責人不信任這居民的話。」

「不會，我看我們還是再等一等。」

當隊員們已經等累了的時候，那居民終於回來了。他說：

「我已經轉告了你們的話，請稍候。」

「哦，好吧，那就等吧。」

可是，仍然沒有動靜，也沒有市民代表之類的人民出現。不過，看情形意思已經溝通，所以也不便於貿貿然衝入。難道說，是那居民說謊？當隊員們開始產生疑問時，附近忽然漸漸發生變化。

遠遠的小山上面出現了某些裝備，好像是武器。隊長覺得事情不妙，打算趕緊駕駛太空船起

飛，然而操縱部份不能動盪，顯然是被某種強烈的電磁力所控制的樣子。

看來把事情弄糟了，大家正在慌張不知所措時，那居民又來了。隊長問他：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不是懷疑你們，不過，爲了防備萬一，不得不稍作警戒，利用那邊的裝備控制了一下。不會損壞，放心好了。」

「可是，爲什麼到現在還……」

「這件事到底是陸海空三軍的那一軍所管轄，沒有辦法作決定。因爲是從空中出現，所以可說是屬於空軍的權限內。但在海岸着陸，也可以算是屬於海軍。而事實上目前是在陸地，因此才先出動陸軍的裝備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當然不能怪你們警戒，不過，你們可眞慢條斯理，不慌不忙。現在請趕快讓我們和負責人會晤吧。」

「事情進行的經過，已經明瞭了吧？請放心，我會來聯絡。」

居民走了。又過了幾天無聊的日子，大家都感到焦慮，但生氣也沒有用，因爲太空船開不動。如果要離開太空船去找他們，從周圍的景象看來，却危機重重。唯一的依賴是偶爾過來聯絡的那位居民，隊長憂慮地問他：

「事情到底怎麼了？要是不答應，讓我們回去好了。」

「既來之則安之。現在討論的是該由那一部門的衙門與你們接頭，因爲這件事是前無此例，不能不……」

「那麼，結果如何？」

「首先必須該決定這是外交問題，或內政問題。你們也需要檢疫，這是衞生方面的機構負責的，但又像是天文方面的機構，也可以算是氣象方面的機構……」

「怎麼這樣麻煩？」

「談到文化交流時似乎就該屬於文化機構；但如果是貿易，就應該是產業關係的機構……」

「唉唉！」

大家忍不住嘆息了，這樣看來又有得等了，事實上他們只有在等待中過日。那居民不時來交談。隊長問他：

「最近進行的程度如何？」

「討論很順利，最近好像財政關係的機構發言力比較強，因爲事情與關稅問題有關。反正不管由那一部門出面，都得要有預算。」

「難道還不能作決定？」

「這也同時在進行討論。反正謹慎是有好無壞，而且樣樣事開頭最重要。如果開頭粗心大意，以後發生了問題可就辣手了——贊成這意見的人比較多。」

「不錯，這話有道理。」

「各部門都盼望由他們來負擔這件事，但也不能貿貿然行事，總得慎重討論……」

日子一天天消逝。

「還沒有決定嗎？」

「是的。最近各部門聯合處理的意見，與新設立一個部門來負責的意見對立。雖然也有人主張妥協案，但得不到支持。討論遇到阻礙，無法進行時，最快的辦法就是從頭再來。」

「話雖然這麼說……」

「討論到歡迎你們的程序時，娛樂方面的機構也就插手要管這檔事……」

「唉唉……」

又是連續等待的日子，那居民不時來報告消息。

「現在又發生新的問題了，是法律上的問題。來自外星球的人和本星球居民的法律，在基本上的差異如何，法律機構也主張要出面……」

「說真的，到底還要多久？」

「根據我的猜測，最快的時間……」

那居民說出一個數目，隊員之一計算過後，這樣報告：

「以地球的時間換算，等於是六十年。怎麼辦？」

隊長回答說：「沒有辦法，在這樣古怪的星球着陸，算我們倒楣。」

食物俱樂部

餐廳響起了悅耳的鈴聲，這是晚餐時間已到的信號。艾先生和他的家人圍着餐廳桌坐下來。一共三個人，艾先生，艾太太和十歲的兒子。三人坐定後，鈴聲就自動停止，錄音機的聲音說：

「現在開飯了請愉快地慢慢享受。」

餐桌中央裂開，三盤濃湯上來，自動送到三人面前。那是香味四溢，顏色翠綠的湯，這餐桌是與自動烹調設備保持着聯絡，自動輸送食物。

這個時代與從前比起來，電化生活又邁進了一大步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動化，而且十分普及，家家戶戶的屋頂都伸展出各種天線，其中一根就是自動烹調設備。從中央烹調總站傳遞這一天的菜單，機器廚師就按照其指示，把每一道食物做出來，像現在這樣送到每一個家庭的餐桌。

兒子吃了兩口湯就把盤子推開。

「多吃一點，吃這麼少，身體不會強壯。」

「可是，我沒有食欲……」

兒子可憐兮兮地說，母親也就不再逼他吃，因爲她自己也剩下半盤沒有吃。艾先生也一樣。

「味道很好，不太鹹，不太甜，不淡不濃，剛剛好，恰到好處，沒什麼好挑剔的……」

艾先生雖然這樣說，他也只吃了三分之一。大家都把盤子推開後，自動機就自動把盤子收回去，洗淨、消毒，以備下一餐之用。

接着送到三人面前的是炸魚，還附帶了麵包。兒子抓起魚尾巴，盪呀盪地玩着。父親教誨地說：

「規矩些，吃的東西不能當做玩具。」

「是。」

兒子聽話地吃了一口魚，但就吃這麼一口而已，然後就把牛油抹在麵包上面，光吃麵包。三盤幾乎沒有動的魚推開後，很快就自動收拾乾淨。第三道菜是煎肉和沙拉，但三個人都沒有高興的表情。

肚子是空的，餐食的味道好，營養豐富，可是，卻引不起食欲。

艾先生閉上眼睛，試着咬一口肉吃，但實在食不下嚥。他站起來，打開立體電視。正在播映以南洋爲舞台的愛情冒險故事，螢光幕上出現碧海白浪、椰子樹……

心情稍微開朗後，艾先生終於勉強吃了少許沙拉，他一面推開盤子一面埋怨地說：

「唉，不行，這樣下去，我的神經會發生問題。」

艾太太同意地說：

「我也一樣，已經一個月了，每天相同的食物，再好的食物都會吃膩。今晚這幾道菜已經吃一百次了。」

兒子對艾先生說：

「這種情形還要繼續多久？」

「根據新聞報導，目前沒有希望改善。」

這只能說是悲劇。現在回想才深深體會出一個月前的三餐是多麼享口福。
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不同的餐食。中央烹調總站以磁帶錄製着各種食物的做法，由三種電波，傳送到每個家庭。人們只要對準自己喜歡的電路就可以了。自動烹調機收到電訊後，就按照指示烹調，將食物送到各人的桌上。

「上回吃的那道炸蟹肉，味道太好了。」

兒子喃喃自語。其實每一個人都時常回憶以前吃過的種種食物，甚至夢中都出現。可是，有口難言。

情況爲什麼會變壞？因爲個把月前，中央烹調總站的記錄帶突然失踪，唯一剩下的，就是現在每餐出現的這幾道菜的作法而已。

本來也有備用帶，可惜連備用帶也一起失踪。負責人連忙趕到圖書館，想不到圖書館保存的所有關於烹調的資料，全部不翼而飛了。

「到底是誰這樣缺德？這一定是有組織的團體有計劃的偷竊。他們的目的是什麼？實在太沒有良心。」

艾太太悲哀地說，艾先生告訴她：

「想起來錯在一切都交給機器，我們應該保留偶爾在家裏自己做菜的習慣。」

「現在才講這種話已經來不及。中央烹調總站那些記錄是最好的菜單，自動烹調機則按照總站的指示，做出色香味具備的食物，送到每個家庭的餐桌。在這種情形下，誰願意自己烹烹煮煮？就算我煮了，你也不見得肯吃。」

不錯，艾先生點點頭。

「對，這種情形已經太久了，多年以來全靠自動烹調機作食物，世界上早就沒有懂得烹煮食物的人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？通通忘光了，有烹調總站的記錄帶的菜單和作法，又有自動烹調機在烹煮，人們

當然很放心。久而久之，自然忘光光了。」

「眞可憐，對於烹煮方面，人們恐怕得從頭開始。嗨，幾時才能恢復原來的食物文化……」

艾先生邊說邊站起來。

「我去散步，雖然不是吃得太飽，但也要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」

他走出家裏，往公園而去。從黑暗中冒出一個人，靠近他，低聲說：

「先生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」

「什麼消息？」

調眼看對方，一對賊溜溜的眼睛，好像什麼犯罪團體的爪牙模樣。這個男人說：

「我們組織了一個秘密俱樂部，在那裏要吃什麼就有什麼。當然會費不便宜，你願意帶你的家人來參加嗎？……」

艾先生終於恍然大悟了這可惡的偷竊眞相。

代價

在空中飛翔的那個圓盤，在郊外的野地上降落了。它是輕巧地廻旋了兩次，然後姿勢優美地降落地上。

因此，看見的人們絕不會尖叫，驚駭，慌亂。它絲毫沒有侵略者的姿態，沒有給人蠻橫的使者的印象。

觀看的人愈來愈多。大家站在遠遠的地方看着，這時從那圓盤裏面出來一個太空人，穿着漂亮的銀色衣服，動作敏捷俐落。是個年輕的男性太空人，當然囉，不知道星球上的居民壽命如何是不能斷言年輕或不年輕，不過，起碼這太空人沒有老成的印象。

太空人開口了。

「各位先生女士，我是從婆魔星來的，是和平使者，我沒有携帶武器。如果各位願意，我們希望與你們締結友好關係。」

這些話是從太空人胸前的一個小機器盒發出來的，它可能是翻譯機。聽了這開場白，本來還抱着一絲不安的人們也揚起了歡呼聲。

「萬歲！」

「歡迎！」

「太好了！」

各種歡呼聲叫得震天響。

接下來是連日的公開歡迎會，記者們追隨着他採訪消息。

「婆魔星的人是不是都很健康？」

「健康？健康是什麼意思？……」

婆魔星人斜着頭想了想才回答：

「……啊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說，沒有生病吧？疾病這東西在古老的時候早就沒有了，所以也沒有說健康這兩個字，我們老早就忘了健康是什麼了。」

聽衆都深深嘆息着。

「你駕駛的那個圓盤好像性能很好的樣子，那是怎樣操作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只要把按扭一撳，就可以起飛。也不會故障，所以不必要了解原理和構造。

不過，如果各位有興趣，下次我帶一位擁有設計圖的技術人員來。」

每一個聽衆的眼睛莫不閃亮。

除了公開的歡迎會以外，還有私人歡迎會，單獨偷偷和他攀交情的人也不少。

「聽說婆魔星的長壽藥相當普遍，把地球的專賣權交給本公司怎樣？」

「好的，我會考慮你的意見。」

太空人滿口答應，使得提心吊膽地開口的廠商大喜過望。

「謝謝，謝謝，你是位好說話的太空人。我也是好說話的地球人，你在地球居留期間，要吃什麼，玩什麼，都由本公司招待。」

在另外一次聚會時，有人要求他說：

「像你那個圓盤太空船有一天會在地球製造，那時候請務必和敝公司合作……」

「好的，我會考慮。」

「拜託，拜託，你在地球上要參觀什麼，請儘管說，我們一定替你安排。還有，請不要讓別的公司知道我們預定合作的事。」

「好。」

婆魔星人開始世界旅行，參觀各地。嚮導者一大羣，招待者一大羣，歡迎者一大羣。在這樣

熱烈的場面下，絕對不能有紕漏，否則就吃大虧了。

在歡迎的宴會之後，任何國家都向他提出要求。

「我國最傷腦筋的是沒有產業，地球和婆魔星正式推進友好關係時，希望你把大使館設在我國。那麼，我國就變成了地球的入口。請同情我們，答應我們的請求。」

「好的，我會考慮。」

「啊，這簡直像做夢，拜託你了。還有，這件事請你務必保守秘密，要是被別的國家知道，怕會設法爭取，那就麻煩了。」

「我了解。」

某一個國家某一位商人要求說：

「我想今後會開發兩星球之間的觀光旅行，旅館以及其他關於觀光的一切，希望委任地球規模最大的本旅行社負責。」

「好的，我會考慮。」

除此以外，其他還有許許多多代表國家、代表廠商、或個人的種種要求，婆魔星人都笑容可掬地答應。他所到之處，都是熱烈的歡迎場面，這是他笑容可掬的原因之一。

在這種情形下過了一年，婆魔星人要回去了。地球人送給他一大堆禮物，他把圓盤帶不動的

，慷慨地分給歡送的人。」

「再見了，我這一趟來得很有價值。今後兩星球正式締結關係，來往就更加頻繁了。再見吧，地球人……」

他說完，乘着圓盤飛走了。

片刻後，地球已經變成很小，婆魔星人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嗨嗨，這些傢伙究竟怎麼回事？是太善良，還是太自私？簡直是傻瓜。不過，我也有責任。我同樣太善良，對方開口要求，明明知道不可能，我却不忍心拒絕。這可能也是我太自私的關係，光憑口頭答應，我就白白遊歷了一年……」

他不是代表星球的使者，他只是年輕氣盛，興起而乘圓盤飛翔而已，想不到平白享受一年的豪遊。

人們秘密要求他的事，不知有幾千項。但他一項也沒有印象，因爲他從開頭就無意記它。

想到這些，他就有幾分同情，不過，片刻後，他表情開朗地說：

「不，我不是平白享受他們的款待，環遊世界。我讓他們對未來抱着期待，這是代價很高的。他們期待着要與婆魔星交流，獲取大利益。這不是播下戰爭的種子，而是使他們感到人生有意義。」

非塔

這裏是國境，如果是兩個友好的國家，雙方的居民不必經過嚴密的檢查就可以相互往來。但這裏不是。

這兩個國家從以前就格格不入，事事採取對立態度，經常處於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狀態。國境兩側各有四公里寬的非武裝地帶，禁止雙方侵入。非武裝地帶的名稱也可以說是互相不信任的表現，這是證明兩國的關係險惡。

非武裝地帶的兩側各有衞兵在監視對方，其後面又有隨時可以出動的軍隊。

有一天黎明時分，天空剛泛白的時候，一方的衞兵高聲叫道：

「啊！那是什麼？」

「不要恐嚇人，到底怎麼了？」

其他衞兵聞聲而問，朝第一個衞兵指示的方面注視。似乎有個什麼東西聳立於昏暗中，地點

是在非武裝地帶中間的小山上面。到昨夜以前，那裏什麼也沒有。

此刻聳立着一座高塔，但正確地說，似乎只能叫做一根柱子，因爲它沒有高大如塔的程度。從顏色推測，似乎是金屬。高度大約一百公尺，或再高一些。頂端微圓，形狀略似火柴棒。

「怎麼造了個怪物在那裏？」

「喂喂，事不宜遲，快快報告長官爲妙。」

長官也看見了那奇怪的東西。

「唔，既然不是我方造的，當然就是對方造的。根據條約，非武裝地帶不能利用，對方竟然漠視條約，在那裏造了東西。這是嚴重的事。」

消息立刻報告總部，然後傳到元首耳中，命令很快就下來了。

「雖然不知道對方的目的何在，但讓它存在就變成既成事實，損失的是我方，所以不能拖延，立刻發動砲擊，把它炸毀。」

大砲發射了，但由於那是一根細柱，不容易打中，砲彈飛到對方國土而爆炸。

在同一個時候，對方也開始轟擊。這邊轟出一發，那邊回來兩發，於是這邊又報以四發……

成列的大砲一起開火，飛出去的砲彈得到連鎖反應。軍隊收到攻擊命令，戰爭開始了，戰車隊往前推進，飛機也加入轟炸。

國境線已經不存在，只剩下戰線而已。

士兵一個接一個捐軀，戰爭愈來愈熾烈。

犧牲者不限於軍人而已，老百姓、家畜、田地、果園，都遭了殃。

老百姓逃離戰場附近，但後方也沒有眞正安全的地區。沒有食物，只能喝不乾淨的水，加上疲勞和睡眠不足，於是傳染病發生。當然沒有醫藥，結果和死於戰場沒有多大差別。

雙方都發射了無以計數的砲彈，却都打不中目標——那奇怪的塔——它依然高高聳立於原地。到底是爲什麼？實在想不通。

有個部隊佔領了那個地點，要把怪塔炸毀，可是辦不到。如果請專家來慢慢研究，也許能得到答案，但時間不允許。這裏是戰場，打勝戰是先決條件，調查和研究必須等以後再說。

況且敵方很快就反擊，佔領了怪塔的部隊不得撤退。

屍體如山，血流成河，戰線進進退退，難分勝敗。

數國組成的外交團訪問其中一國，建議停戰。

「如何？適可而止怎樣？再打下去，死傷會增加，國土也荒蕪了。」

元首回答：

「當然，我國是愛好和平的國家，錯在對方，他們該先停戰。」

「當初貴國爲什麼要發動戰爭？」

「這不能怪我方，是他們在國界的非武裝地帶造了一個怪物，這是違反條約的行爲，漠視了國際信譽。顯然敵方在建設新的攻擊設備，我們不能袖手旁觀，坐等其完成。所以爲了自衞，不得不攻擊。砲彈沒有打中那怪塔，飛到敵方領地，但這不是我們的責任。」

元首指着怪塔的圖片說明，外交團點頭聽着。

「原來如此，原因是在這裏，的確這是違反條約的行爲。那麼，再度請問，是不是同意停戰？」

「這還用說？只要敵方承認他們建塔企圖戰爭的錯誤而來投降，我方當然立刻停戰。不過，對方是禍首，所以必須負起賠償的責任。」

「好，我們明白了，現在我們到對方國家去徵詢意見。」

外交團離開這裏，訪問另外一國。

「貴國爲什麼要建塔，引起戰爭？」

得到的答覆却出乎意料之外。

「建塔？什麼意思？那是敵國建的，他們以此威脅我們，太可惡了。」

「眞的嗎？」

「當然不假，調查一下就知道。發動戰爭的責任是對方，只要他們承認，且賠償，我們隨時願意講和，我們是最愛和平的國家。」

兩國的答覆相同，可是，却不是意見一致。因爲不知道塔是那一方建造，所以無法決定責任在那一方。

而且還有賠償問題，雙方都要求賠償，但總不能說，由兩國以外的諸國出錢賠償。

不過，經過外交團的奔走游說之後，同意暫時停戰，成立國際委員會，調查問題的中心——塔。

包括科學家和軍事專家所組成的調查團來到該地，開始進行調查。

然而，查不出所以然來。

「這東西到底是什麼？形狀像一根大火柴棒，名符其實的是引發戰爭的導火線。」

「奇怪的是在激烈的打仗中，這東西一點兒沒有損壞，它不是金屬造的，就是裏面有避彈設備。」

委員們向兩國提出種種質詢，可是得不到具體的答覆。

沒有辦法，只好把塔加以分解。但這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，因爲穿孔器和鎔解劑都不生效。

「這樣簡直一點辦法都沒有，說不定除了原子彈，炸不開它。這就無法知道塔內的秘密了。」

「那怎麼辦呢？雙方都不肯負起戰爭的責任啊。」

大家正在議論紛紛，一籌莫展之際，塔上方傳來一個聲音：

「各位，辛苦你們了。」

大家都驚嚇地抬起頭，那聲音繼續說：

「我們是從外太空和平星球來的，當然我們不在那裏面，那是無人自動式電視轉播機……」

事出意外，大家都目瞪口呆。

「……我們和平星的生活太平靜，需要轉播一些富於刺激性的實況，所以在這裏裝設了這架自動式電視轉播機，利用電波送回和平星球。我們很高興這次實況轉播十分刺激精彩，爲了答謝你們，不能不讓你們知道事實……」

明白了眞相後，大家轉驚爲怒。引發戰爭，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，而他們都以此爲娛樂。

不知是否發現了人們的想法，那聲音又說：

「……當然我們會酬謝的。好了，再見。」

接着，塔從半中間分離，上端噴出火炎，像火箭一樣衝入空中，轉眼間消逝無踪。也許是因爲表面不會反射電波的關係，雷達測不出它的去向。

大家驚魂甫定，趨前探視剩下的半截，裏面竟然是大量的寶石，比兩國要求賠償的合計數目還多得多。

大家啼笑皆非，分辨不出這是賺錢，或是損失。

世界末日

有一天，老P在家裏收到一個包裹。他是事業失敗，滿身債務，每天在家裏發愁。把包裹打開來一看，是個小小的機器，上面有個和保險櫃相同的開關和按鈕。

「這是什麽？」

收拾包裝紙時，發現了一封信，是印刷信，內容如下：

（本人類問題研究所開發此項新機器，它具備特殊性能，可使目前世界各國所製造、貯藏的核子武器，在遠距離操作下，一齊爆炸。諸位現在收到的，就是這機器。把開關向右邊旋轉八次，左邊旋轉五次，再向右邊旋轉三次，然後按按鈕。請仔細思量思量。）

老P奇怪地斜着頭。

「今天又不是愚人節，幹嘛開這個玩笑？到底打算作什麽？……」

老P一個人嘮嘮叨叨地唸着，這時一個鄰居從門前經過，對他叫道：

「趕快打開電視來看，臨時報告緊急消息吶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老P走到電視前面。

螢光幕上出現新聞播報員，表情興奮地在說話，他的手中拿着與老P剛才收到的相同的機器。

「這是緊急事態，請各位注意。今天全世界各地的許多家庭收到我手中拿的這種機器，正如機器附帶的信所寫的，這是非常危險的東西，請各位絕對不要去碰開關，把它送到各區公所。這是政府的命令……」

看來這件事確實不尋常，只是老P懷疑到底有多少人願意交出去。

接着，螢光幕出現這機器的發明人—老博士。老博士顯出很不情願的樣子，可能是被強迫上電視的。記者緊張地訪問他。

「老博士，你為什麼要發明這樣可怕的東西？」

「本人類問題研究所為了人類的命運、危機、病根、陰影、歪曲等種種煩惱……」

「請博士不要繞圈子，目前情況很緊急。」

「這機器的性能已經在說明書上寫得很詳細，目前各國的核子武器總數相當驚人，如果一撳

按鈕，那些核子武器將全部爆炸，這個世界就粉碎了。不過，本人認為這是很好的構想。因為這樣一來，被少數人掌握的權限就回到大衆手中……」

「開玩笑！你是太空人的間諜嗎？」

嚇得臉色蒼白的記者問。老博士泰然回答：

「我是人類，因為愛人類，我才發明這個機器。」

「可是，如果有人發瘋，把按鈕撳下去，這個世界不是就毀滅了？」

「其實目前這種情形還不是一樣？假使領導者發瘋，結果仍然相同。而且推崇瘋狂的人為領導者的人民，一定也是瘋狂。所以世界毀滅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。」

「現在不是討論原則的時候，博士，難道沒有預防的方法嗎？」

「有，只要每一個人都保持和平就行了。人人都維持和平，這不是很好的情況嗎？」

「請不要開玩笑。」

「不然就是各國將所有的核子武器都拿去丟棄在太空。」

「來得及嗎？必須趕快全部收回銷毀……」

「不能銷毀，這和按按鈕同樣，會毀滅這個世界……」

多厲害的機器，老P想。這老博士腦筋不正常嗎？不過，他的話却很有道理。到底是眞的像

他所說那麼厲害嗎？

對老P而言，手上的機器的重量強烈得多。雖然機器本身的重量不大，但它負着地球的命運。眞的那麼厲害嗎？老P試着轉動開關，但猛然一驚，立即轉回來。

老P連日在家裏觀察那機器。電視仍然繼續呼籲民衆交出機器，這似乎表示政府的收回成績不理想。

各國是否丟棄核子武器，不得而知，因爲沒有發表任何消息。也許是不能公開的消息，也說不定偷偷運入了對立國。

注視着那機器，老P回想自己的人生，從來沒有好運過，遇到的都是可惡的人。

由於是這樣，老P從來不會嚐過快樂的滋味。今後恐怕也一樣，沒有改變的希望。哼，人人都只想到自己，好自私。

人類本來就是這樣，所以人類有存在的價值嗎？可惡，乾脆……

老P伸手碰觸開關，又連忙縮回來，停止轉動開關。但他沒有完全停止，這只是開始而已。伸手要轉動又停止，停止後又要轉動。

恰像從斜坡滾落的雪人，氣勢駭人。過了某一個階段後就再也沒有辦法停止。愈來愈決心，最後終於不可收拾。

老P抱着這機器，偷偷走出家裏。人類是可惡的，該毀滅的。雖然如此，能不引起慌亂，就不要引起慌亂。他認爲不要事先預告，悄悄實行好得多。

老P進入沒有人影的樹林，慢慢轉動開關，按照說明，左右都轉動，然後伸出指尖要揿下按鈕。

我可以這樣做嗎？——這念頭掠過老P腦中，但他摔摔頭，拋棄這念頭。不要猶豫，人類去見他的鬼吧，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毀了吧！……

一陣強烈的光和熱照射着老P，瞬息間，各種思想鑽入他的心中。但這只是一刹那而已。

△　△　△

在人類問題研究所的一室，開發這機器的老博士對他的助手們說：

「在你們的協助下完成的那些機器，對世界一定有好處。」

「不知道已經有多少人揿那按鈕，希望愈多愈好。」

老博士說：「總之，一按下去，那機器就爆炸，按的人本身就像被核彈炸開一樣的感覺。我想，那些心術不良的人已經被整頓過了。」

「可是，我們發表聲明說按下去，世界就毀滅，所以覺得好像說了謊……」

「不，不是這回事，我的意思是指按鈕人的世界末日。」

可憐的症狀

有一個青年到醫院來找精神科醫生。這青年臉上佈滿了恐懼的表情，而且動作也一樣戰戰兢兢，十分懼怕的樣子。他一進來就把門關上，然後又偷偷開一條縫，探視了一下再關上。不但這樣，也不招呼一下醫生，輕輕走到窗前，偷偷往外面看。沒有辦法，醫生只好先開口問他：

「喂喂，年輕人，怎麽回事？」

「啊！幸會。我是來請你診察的。」

青年說，但眼睛骨碌碌地打轉，張望，惶惶不安的樣子。醫生便進行詢問：

「你的自覺症狀是什麽？」

「我覺得一直有人監視着我。這個就叫做自覺症狀嗎？這是眞的，確實有人在監視我。不過，我的朋友極力勸我給醫生診察看看，所以只好到這裏來。」

醫生一面做記錄一面點頭。

「不錯，這是很普遍的症狀，你能夠趁早來接受治療是最好不過的。這個症狀叫做追踪妄想、或監視妄想。就是事實沒有，却以爲是有，所以是妄想。如果自己知道那是心裏作用，就不叫做妄想了。」

「可是，大夫，我眞的受到監視。」

青年正正經經地說。醫生反問他：

「那麽，說出監視你的人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根本猜不出是誰，所以我才感到緊張。」

「你能證明受到監視嗎？」

「可惜，我做不到。到警察局去請求保護時，也因爲這一點而被攆出來。可是，沒有辦法證明啊。一會兒躲在這邊的屋後，一會兒跑到那邊的轉角去了。發現受到跟踪，轉過身時，人已經轉彎不見了。」

青年委屈地用心說明，醫生想起地問：

「你很喜歡看偵探小說或電影吧？」

「是的，並不討厭，但不是喜歡到入迷的程度。你的意思是說，我是看偵探小說而走火入魔

？」

「那麼，說說你的日常生活情形。」

「我是獨身的公司職員，但我的職務既不是管錢，也不負責機密文件，所以不至於因此被人跟踪。」

「哈！不過，你內心的慾望在不知不覺間表現出來，引起了注意……」

醫生開始發表意見，青年却打斷他說：

「不，不可能。我任職的公司是第一流的公司，而且我受到上司的重用，前途看好，所以沒有欲求不滿的現象。」

「那麼，你本來就神經質嗎？」

「不，我原本愛好運動，性格開朗。可是，自從這件事發生後，我的性格就變爲憂鬱，做事也錯誤百出。」

「或者是沒有女朋友，感到寂寞？」

「不，不久以前我才結識麗美。你要是看到，就知道她是多麼漂亮、溫柔、多情……」

「這樣說，原因會不會就在這裏……」

醫生說到這裏，打注了。這時青年突然站起來，跑到門前，一下子把門打開。醫生也跟着走

過去，探視門外，一面問：

「外面有人嗎？」

「好像有人在外面偷看裏面，大概已經迅速的躲起來了。」

「可是，事實上外面沒有人嘛。你不能不面對現實了，這一切都是幻想。」

「是這樣的嗎？……」

「沒有錯，你一定要承認事實，接受治療，那麼，很快就會恢復。」

醫生鼓勵地說。青年不大服氣的樣子，但他無可奈何地點頭說：

「好吧。」

「我給你一些藥，你服過後如果能睡一覺，症狀就會減輕。兩三天後你再來。」

青年回去了。

數天後，青年又來了。

「你覺得情形怎樣？」

醫生問，青年精神飽滿地回答：

「大夫，你的藥很管用。或者你的鼓勵也奏效了。反正從第二天起，我的幻想就完全消失了，簡直不能相信的程度，被人監視的感覺一下沒有了。謝謝你，大夫。」

「那好極了。」

醫生說，心裏也詫異好得太快了。不過，病症霍然而癒是可賀可喜的。

××× ×××

下面是R私家偵探事務所的一份調查報告：

「先生所委託，關於令媛麗美小姐之男友的身家調查已經完成，本偵探事務所擁有多名經驗豐富的優秀偵探，所以能調動人手觀察他的日常生活情形。其結果，發現此青年性情缺少沉靜。終日惶惶不安，經常不信任地四下張望。不知發生何事，也到警察局去過。再經跟踪觀察後，發現他去找精神科醫生。雖然試圖竊聽他們的談話，却因他提高警覺而告失敗。不過，既然是到警察局走動，和須要拜訪精神科醫生的青年，可見有問題，若要論婚嫁，似乎該三思。以上是R私家偵探所呈之報告。」

有其父必有其子

這裏是警察局的辦公室，有兩個人隔着辦公桌相對而坐。其中一個是警官，一個是四十多歲的男人。這男人一面說話一面彎腰低頭。

「聽說我的兒子被貴局逮捕，所以馬上趕來。一定是誤會，我的兒子絕對不會做出讓警方麻煩的事。」

「每一個人都這樣說，可是，犯法就是犯法，取締違法的事是我們的責任。」

警官冷靜地說。公事公辦，否則就無法維持紀律。但對方並不就此罷休。

「我的兒子絕對不會做出違法的事。不過，就算萬一他做錯了什麼，我知道他絕不是惡意的。一定的，我的兒子一定沒有惡意。所以請你幫幫忙……」

那男人探出上身，熱心地說着。接着，又站起來，走到警官旁邊，拍撫着他的衣服，拚命懇求。但警察正色地說：

「先生，你不必請求，讓我給你說明吧。你的兒子駕駛跑車超速，而且撞倒路標，被交通警察當場抓到的。」

「我是因爲有一筆多餘的錢才給他買了車，這是我的錯。不過，這是小事，不必爲這一點點事監禁他啊，又不是撞傷人，何必罰得這樣重？」

那男人不讓步地分辯。

「是的，如果只是開車超速，撞倒路標，倒還好，不應該的是你兒子的態度。他竟然拿出錢來，要交通警察網開一面，放他走。錯就在這裏，這是賄賂。爲此才監禁他。」

「哦！」

那男人這時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警察預備抽香煙而把手探入衣袋時，忽然滿臉的訝異。因爲他的指尖觸到了一樣東西，掏出來一看，是一疊厚厚的鈔票。警官的嗓門提高了。

「什麼？這東西……啊哈，是你剛才偷偷塞入我的口袋的？哼，難怪我覺得不對勁兒。」

「是！……」

「哼，可惡，你竟然存心收買警官。一點兒不錯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這種行爲不能縱容，我要監禁你，你家裏方面我會打電話聯絡。」

「是！……」

那男人可憐兮兮地哭喪着臉，他大概已經知道爭辯無益了。

把那男人收監後，警官正埋首寫着這件案子的報告時，局長派人來傳他到局長室。

「啥事？局長。」警官進入局長室問。

「剛才你是不是監禁了一個中年男人？」

「是，我正在寫報告。看起來是上流社會的人，可是他當場賄賂。這件事怎麼了？」

警官奇怪地問，警察局長便說：

「剛才有一位七十歲老先生來找我，是一位很高尚的老紳士，據說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。他是你剛才監禁的那男人的父親。」

「他是想要了解案件的內容，所以才急急忙忙趕來的吧？剛才應該請他來找我。」

「不，他一進來就說：我的兒子絕對不會做壞事，一定是誤會。我告訴他說，警察不會無緣無故的逮捕人。」

「這樣說，他就明白了嗎？」

警官問。警察局長好像想起來就生氣似的說：

「沒有，他馬上拿出鈔票，要我通融通融。眞是傷腦筋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唔，這樣看來，可能是遺傳。」

警官把案件的經過情形報告了局長，就是關於那預備收買交通警察的少年，和打算賄賂他的父親……

警察局長點點頭說：

「原來如此。剛才我也是立刻命人逮捕他，把他監禁起來。雖然同情他年紀已經大了，不過，要以金錢左右警察的行爲是要不得的，我監禁他的目的是要他反省反省。」

「對，是不得已的。」

局長和警官都很氣憤，太瞧不起警察了，雖然他們的賄賂計劃沒有成功，可能不會構成什麽罪名，但他們的存心不良。爲了澈底取締這種頽廢的習慣，非罰他一罰不可。

兩人還在談論時，辦公桌上的電話鈴叮叮響起來，警察局長接了電話。

「是？……哦，這樣的嗎？可是……是，沒有辦法，好吧，遵命……」

局長說完，十分遺憾地把電話放下。警官發現局長的表情凝重，便問他：

「有什麽事嗎？」

「上面命令立刻釋放剛才那位老人和他的兒子、孫子。據說是政壇上某大官的要求，看來沒有辦法拒絕。」

聽了這些話，警官也感到十分遺憾，他忽然想起來說：

「對了，少年在接受訊問時，說過有一位曾祖父，已經九十多歲，還很健壯。他的名字我好像有點眼熟，現在終於想起來了。」

「是做什麽的？」

「據說是政壇的幕後首腦人物。」

手槍

這強盜跑上大樓屋頂，右手緊握着手槍，左手抱住滿滿裝着鈔票的皮包。

他在前一刻從這棟大樓一樓的銀行，趁關門之際，搶刼銀行。他把手槍頂着銀行員，讓對方將鈔票塞入他帶來的皮包內。

到這裏爲止，他的計劃順利，但再下去就遇到了阻碍。

可能是那受到恐嚇的銀行員用脚尖按了緊急用的警鈴，警車開到了前面的出口。

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他只有逃入大樓內部，遇路就跑，最後終於跑上大樓的屋頂。

「想不到會變成這樣狼狽，現在怎麽辦？」

強盜問自己。警察在樓下搜查，一樓樓搜上來，最後一定會到屋頂來。所以受捕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。這樣輕易地被逮捕，未免不甘心，難道已經到了窮途末日，一籌莫展了嗎？

強盜四下打量了一圈，連個藏身之地都沒有，也沒有辦法攀到隔棟大樓。

不過，他發現一個青年站在屋頂那一端的邊邊，俯視着下面。

「喂！」

「啊！什麽事？你嚇了我一跳。」

青年驚駭地轉過身來。強盜舉槍對着青年走過去，對他說：

「小子，看清楚，這是眞手槍，不是玩具，我的指頭一勾，子彈就出來。聽着，乖乖的照我的話做。」

可是，不知怎麽，青年好像漠不關心的樣子。他冷冷淡淡地說：

「你最好還是離開遠一點，在這裏恐怕會遭到池魚之殃。」

強盜驚愕地瞪起了眼睛。這小子腦筋有問題嗎？不過，對不起，你非得充當人質不可。

「小子，不要講莫名其妙的話，再胡鬧，我可眞的要開槍了。」

「請便。我現在正打算從這裏跳下去自殺，墜樓死和被槍射死對我都一樣，但對你大概不同，你會變成殺人犯。」

「你的話是眞的嗎？我不相信。」

「說起來不好意思，我迷上賽馬，越迷越深，後來就挪用公款去賽馬。可是，明天要總查帳，這一來我就完蛋了。我已經寫好了遺書。」

青年從衣袋掏出一封信，封面寫着「遺書」兩個字，看來不是騙人的。

強盜感到很辣手，想不到會碰上這倒楣的傢伙，對這種人用手槍恐嚇不會生效，做人質發生不了作用。通常人質都是戰戰兢兢，唯命是從，而這小子恨不得結束生命，誰知道他會闖出怎樣的禍來？若在掙扎中誤殺了他，豈不冤枉地成爲殺人犯而被處以極刑？

「呸！你的胆量也未免太小了，不必急着尋死。」

強盜鼓勵地說，心裏覺得怪怪的。但青年冷淡地回答他：

「你不要多管閒事。」

「人生有趣的事可多着吶，死了豈不可惜？」

「我唯一感到可惜的是，後天不能去賽馬。這一次我有把握贏回來。唉，現在沒有希望了……」

強盜對青年哈腰作揖，懇求地說：

「我是強盜，警察正在追我，請你當我的人質，協助我逃走，拜託拜託。」

「我沒有心情，看你要殺死我，還是讓我跳下去，快點決定吧。」

青年抬起腳來，預備跨出欄杆外面，強盜連忙抓住他。

「拜託拜託，請你當作救人，暫充當一下人質。我不會白白佔你便宜，你挪用的公款數目，

我給你好了，那就不必自殺了吧？」

「對是對……」

強盜打開皮包，拿出三分之一的鈔票給青年。

「喏，錢拿去吧，拜託，充當我的人質。」

「不過，我還不能信任你，說不定等我做你的人質，幫你逃過險後，你就殺死我，把錢拿回去。」

「不，我絕對不會殺你。」

「那麼，把手槍交給我。」

「這怎麼可以！」

「既然這樣，那就各管各的好了。」

可是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條。

好吧，給就給。

強盜把手槍遞出去，青年接過來。沉甸甸的，份量好重。黑亮亮的，好像蘊藏着冷酷無情的威力。青年的手觸摸着手槍，一股衝動的感情從心底湧上來。

「啊，這是怎樣一種感觸呵！我覺得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，有了這傢伙，還有什麼事做不

到？好了，皮包給我。」

「不要胡鬧……」

青年朝着空中放了一槍，強烈的反動和爆音劃過空間。然後青年對發抖的強盜說：

「少囉嗦，拿過來！」

這時候，警察上屋頂來了。警察叫道：

「好，逃不掉了，乖乖就捕才是聰明。放下武器，否則要開槍了。」

強盜悲哀地喊着：

「不要開槍，救命啊！」

但青年對那些警察說：

「哼！豈可就捕？讓開，我有人質哩。」

禱告

傑克在家裏猛灌便宜酒，然後倒頭就睡。他是借酒澆愁愁更愁。

最近傑克倒楣透頂，樣樣不順遂。他就沒有想一想原因是不是在於自已不中用？

前一陣東挪西借的，籌了一筆款做生意。可是，貨物出了門，錢收不進來，所以逼不得已又關門大吉。現在他只好借酒澆愁了。

到了三更半夜的時候，傑克忽然醒來。他感到有什麽不對勁兒，輕輕張開眼睛，偷偷一瞄。

嘿，枕前可不是站着一個怪物！

是獅身人面的男人，頭上罩着頭巾，額前掛個什麽飾物。

「這是怎麽回事兒？一定是酒醉後的幻覺。要趕走這個怪物，就得讓腦袋清醒清醒，或者是再多喝點兒……」

當傑克伸手要拿酒瓶時，枕前的怪物開口了：

「等一等，本人不是幻覺。」

「不是幻覺是什麼？我從來沒有看過你這副模樣的人。」

於是，這怪物莊嚴地宣佈：

「本人是人面獅身、太陽神哈瑪基斯的化身。你沒聽說過嗎？」

「唔，在照片上面看過，你是在埃及金字塔旁邊。可是，你現身在我面前，感覺可完全不同呀。你這遙遠的埃及古代神明，幹嘛跑到這兒來？」

「簡單明瞭的說，一句話：擴張營業。就是爲了增加信徒的數目。爲了這個目的，本人不得不到處走動訪問。喂，我問你，願不願意做我的信徒？有利可圖的哩。」

「拒絕。我最討厭信仰和保險，開頭說得天花亂墜，到頭來什麼也沒有，信不得。」

「哎呀，不要這樣說，拜託嘛。」

「不行，我是現實的人，要是眞的有利可圖，拿出來我瞧瞧，那就做你的信徒，如何？」

哼！看吧。傑克心裏得意地想。不過，人面獅身點頭同意了。

「好吧，通常我是不答應的，不過，現在是擴張業務的宣傳期，所以特別優待。你有什麼願望，說吧。」

「眞的嗎？我希望能收回賒賣的貨款。」

「好，那麼，明晚我再來。」

那人面獅身一閃消失了。

第二天，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，一直欠帳不付的幾個債主都把貨款送來還他，說是臨時增加了收入，所以來還帳。

傑克喜出望外，痛痛快快地吃喝玩樂了一天，心滿意足地上床睡覺。到了半夜，那人面獅身又來了。

「如何？我的話和法力都得到證實了吧？」

「哦，原來那是因爲你行使了法力的結果？不錯，我服了，我信仰你。」

「好，那麼每天早上起來就朝着東方虔誠地禮拜我，嘴裏唸：偉大的人面獅身，至高無上的太陽神，我讚美你，請你保佑我。」

「是，遵命。我這樣的做，能得到什麼？」

「好貪心的人，我已經把利益先給你了，那是禱告二千日份的利益哩，加上先兌現的手續費一千日份，合起來已經給你三千日份的利益了。」

「什麼！無聊，做禱告沒有利益，那我不幹了。」

「恐怕由不得你，要是不守諾言，大禍就臨頭了。我的法力無邊，你早該知道的，隨你取捨

。」

「好吧，只好聽你的，我就怕大禍臨頭。」

從此，傑克每天早上都得大清早起來，虔誠禱告：「偉大的人面獅身，至高無上的太陽神，我讚美你，請你保佑我。」

雖然傑克心裏老大不情願，卻不敢違抗。他是懊悔莫及，覺得把希望放在未來，把利益留待未來才更美妙得多。

怪屋

「喂，看到行星了，我們來賭一下如何？看那座星是不是有文明的居民。」

「可以，我認爲沒有文明。」

太空船內的人這樣說。他們連同隊長一共五位太空人，從地球出發以來，在太空飛行，調查未被發現的星座。這是他們此次的任務。

一會兒，太空船接近那座星，小心地慢慢着陸。遠遠看到建築物，顯然有都市，但他們沒有受到攻擊，看樣子是沒有敵意的星座。

着陸後，檢查了大氣層的情形和是否有細菌，然後大家走出太空船。剎時，一位太空人叫起來：

「看樣子剛才的賭注沒有人贏。」

街衢相當考究，但看不到任何居民，路上沒有一個人，活動的東西只是廣場的噴泉而已。沒

有觀賞的人，噴泉却不停地噴着水，迎着陽光，閃出七彩的顏色。這種情形究竟已經過多少歲月了？

太空人手中拿着武器，在死寂的街上前進。建築物相當高，從櫥窗陳列的商品看來，文明相當高。不過，入內查看時，毫無生活的痕跡，無人的室內蒙着厚厚一層灰塵。

「隊長，這究竟是怎麽回事？好像一切都毀滅了一樣。」

隊長搖搖頭。

「不知道，太奇怪了，如果經過戰鬥，應該有破壞的痕跡。要是傳染病，也該有傳染病的跡象。只能認爲是集體發瘋。」

「也許居民預知要發生巨變，所以事先移居別的星球。」

「不見得，移居的話，物品爲什麽全部留下來？倒好像隨便到外面走走，突然失踪了。」

大家回到太空船內，拿出剛才從空中拍攝的放大照片來研究，每一個城市都看不見居民。

「都一樣，這些人到底去了什麽地方？」

「只能認爲全體居民突然發瘋，跳海死了，但這是不可能的事。」

其中一個太空人突然發現地說：

「奇怪？每個城市都有一處特別漂亮的地方。」

每一條街道都是灰沉沉的顏色，只有一個地方出現紅黃綠等彩色鮮麗的顏色，看不出那是住宅還是工廠。

雖然是一棟建築物，但與其他建築物完全不同，好像由好幾個圓盤重疊而成，有些地方狀如彎彎扭扭盤在一起的管子，又有些地方像許多球擠在一處，另外一些地方却像貝殼。

全體的顏色五彩繽紛，明亮美麗，十分富於吸引力。可是，這建築物是幹什麽的？

太空人繞着它周圍走，立刻找到入口。他們走進去，馬上聽到咔喳一聲，其中一個說：

「小心，好像是機器的聲音，也許有陷阱。」

「是嗎？居民會在這種地方設陷阱嗎？」

一會兒，不知從什麽地方傳來了音樂，是輕快的旋律，聽着之間心情不自覺地浮動起來。接着，其中一個叫道：

「啊！在動，好像乘電梯的感覺，我們出去吧。」

「不，必需查清楚這建築物是什麽，拿着槍小心走吧。」

隊長命令說，聲音充滿好奇。音樂仍然響着。裏面出現燈光，多彩而柔和，令人舒適。

「好像置身樂園或娛樂場的感覺。」

「也許不是好像，是眞正在娛樂場。」

大家都有同感。片刻後，電梯到了，兩邊出現銀幕，銀幕上面有種種美麗的景色和美麗的女人。

銀幕上出現的是這座行星曾經存在的嗎？它使太空人放鬆了警戒。

前面出現寬大的廳，一個太空人指着說：

「瞧！那邊有游泳池，去游一下水怎樣？」

「先檢查一下。」

隊長警告說。沒有危險物，不但如此，池水清潔，水溫適中，而且芳香。

游過水後，隊長下令調查大廳附近的房間，有許多間擺設舒適軟床的臥房，也有餐廳。知道餐廳的原因是，無意間按了牆壁電鈕時，食物馬上出現。

那是從什麼地方送來的？他們按着順序調查、查到了地下的倉庫。這裏冷藏許多食物，種類多，調味料齊全、電鈕一按，自動調理機就按指示調製食物送來。

隊長說：「好，就以這裏爲據點，作詳細調查，居民滅亡之謎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。」

然而，那是相當困難的工作、房間數目極多、各種設備奇奇怪怪、五花八門，每一樣研究起來都花很多時間。因爲每一樣都新鮮有趣變化無窮。

他們忘了時間，熱心研究，即使發現無害，仍興趣濃厚。

有的房間不斷地流出芳香美味的酒，邊查來源邊喝，數天過去，他們已忘了自己的任務。

「隊長，這樣下去、工作沒有進行，我們如何向地球報告？」

「可是，還沒有查出可以報告的資料啊，等找到居民消失的原因再說。」

似乎毫無異狀，但他們不願意離開這樣美妙的地方。

數天過去、數週又過去。

他們又有了新的發現，看見好幾個美麗的女郎，仔細一查，原來是軟塑膠作成的。不過，美麗，柔軟、光滑」如眞人。

這些假美女指示他們各種娛樂的方法。

愉快的遊戲、美味的食物和醇酒，可人的美女，每天有新的刺激，任務早已被拋至九霄雲外了。

某天，一個太空人死了，原因是玩得精疲力盡，所以似乎死而無憾的樣子。他的屍體自動的被拖走。

其餘的人檢討地說：

「我們似乎該回去了。」

「不，我想查出居民死亡之謎，你先回去好了。」

「不，我也要留下來調查。」

周圍都是些愉快的事，死掉一個人的悲哀很快就淡忘，假美人兒教他們新的遊戲，比地球上的任何遊戲都有趣。

忘了時間，忘了歲月，又有一人死亡，但情形仍然如舊。他們三人邊玩邊說：

「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報告的資料，必需繼續調查……」

調查又調查，有趣而無害的事物層出不窮。接着隊長也死了。

究竟過了多久？沒有人想得出，現在只剩下一個人，他已感到肉體衰弱，但這奇怪的房子仍舊不斷地出現新鮮有趣，值得調查的事物。他不住地喃喃自語：

「我必需繼續調查，查出善良而快樂的居民消失的原因。」

唯命是從

「喂，起來，七點了。」

耳邊有個聲音悄悄地說，他正在做着甜美的夢，被這聲音叫醒，睜開眼睛，立刻機械地回答：

「是。」

「今天是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。」

他耳內的耳機又低聲這樣說：這耳機從他懂事以來就在他的耳朵，任何事都給他指示。

他不知道今年是不是二〇一六年，今天是不是五月九日，但指示者既然這樣說，大概不會錯。那麼，他就是二十八歲又三個月。

「到餐桌前去吃早餐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照做了。

「去洗臉刷牙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把臉挪近自動洗臉器，按了開關，接着把口中消毒器銜在口中撳一下電鈕，很快就完成了盥洗工作。

「穿衣服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進入私用直昇機，按了自動操縱電鈕，直昇機就把他載送到辦公室，然後他依遵耳機的指示工作，有時耳機的聲音也會叫他停止休息片刻。

雖然他唯命是從，但內心總感到狐疑不解。

「我爲什麼要遵從耳機的指示？把它摘下來拋入海中……」

自言自語地這樣說時，耳機就發出了聲音：

「喂，不要這樣想，對你不利。」

「……」

他不明白，默默不出聲，於是耳機接着說：

「你一定知道我是誰，我是世界上性能最佳，最大型的電子計算機。而且你也一定知道爲什麼會變成這樣，因爲你們人類無法支配自己，一切都依靠我。我絕不會犯錯，只要按照我的指示去做，你們人類就可以平安無事地過日。」

「……」

這話不錯，這巨大的電腦和耳機型的超小型受信機是無需電源而互相連接的，附在他身上，任何事都比他正確。這種情形不只是他而已，全世界的人類都是如此。

「由於我，全世界的運行不是更加順暢嗎？我不會激動，永遠冷靜。沒有無謂的爭論，只有和平與繁榮，一切都循着規律。如果我不存在，世界會瘋狂。」

他不服氣。

「如果你這樣優秀，那就連工作都由你包辦好了。」

「那不行，人類太空閒沒有好處。我的判斷是正確的，古諺也說小人閒居不善。」

「是。」他回答。要是保持沉默，恐怕會繼續教訓下去。與萬能的電腦爭論是絕對贏不了的。

有一天，耳邊的聲音說：

「結婚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今天六點到二十街八十號，有個少女在那裏等候。」

「是。」

對方顯然也受到指示，他們戀愛、結婚、婚後生活美滿，時間流逝。

「該生孩子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不久，孩子出生。

「你們大概不懂養育方法吧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不必煩惱、養育、教育，我都會給你們指示。」

「是。」

孩子健康，順利地成長。近來他已與從前不同，對耳機的命令百依百從。不但失去了抵抗心理，而且事事依靠它。多方便的東西，多可靠的東西，由於它，人類才過着安逸的日子。

耳機指示，人類遵從，除此以外該沒有別的人生，想到萬一這指示的聲音停止，感到非常恐怖，全人類都一樣。

孩子已到了某種年齡。

「給孩子裝耳機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歲月平靜地流逝。

「你相當老了，該有所覺悟。」

「是。」

於是，不久他生病了。耳機又說：

「你的病不會好。」

「是。」

耳機所指示的，一定不會錯。他漸漸衰弱。

「你的時間剩下不多了，叫家人和律師來寫遺言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照辦了。

「向親友告別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我向妻兒告別，也向親戚說再會。

「好，一切都結束，你該死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他順從地回答，照着指示做一定不會錯，自己不必傷腦筋，也不至發生錯誤，一切都十分順利。

充滿信心的生活

傑克先生家裏有一架顧問機。

大小介乎冰箱與衣櫥之間，可以說是相當不小的機器，外表是銀色的金屬製，經常閃閃發光。一方面是質料好，另方面是傑克先生細心保養，稍沾汚垢就用布擦拭。

前面有個爲提出問題而設的麥克風，還有一個解答用的擴音器。此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，數不清的小燈、計量表、波浪形眞空管等等，上面有個天線。這些設備發散出科學而精巧的感覺。

不過，沒有撥號盤。用法非常簡單，對自己的行動感到猶豫不決，不知該如何做決定時，就打開開關，對着麥克風說明原委，問它：「做呢？還是不做？」

於是，顧問機內部就發出類似蜜蜂拍打翅膀的聲音，和時鐘樣的滴答聲。小燈不規則地閃閃滅滅，片刻後答案就出現，以莊嚴的聲音說「可以做」或「不可以做」。

這是數年前傑克先生向電器公司推銷員購買的。價錢相當貴，但他仍然買下來。倒不是推銷

員有個三寸不爛之舌，而是另有原因。

傑克先生的性格向來優柔寡斷、芝麻大小的事都下不了決定，因此往往坐失良機。所以，要是平常，推銷員的話足夠他考慮多天，不知道該買或不買。

但顧問機是另當別論，傑克先生聽了說明立刻暗忖；這不是挺美妙的機器嗎？正巧可以彌補我性格上最大的缺點，非買不可。於是他立刻決定購買。

第二天，東西就送到。

從這天開始，傑克先生便判若兩人。他抱着莫大的安全感過日，不再像以前那樣煩惱不安。

到了假日，他總是猶豫着不能決定要上山或下海，現在他只是對着顧問機問：「我想上山，好不好？」

顧問機就發出複雜的聲音。內部如何移動的，傑克先生不得而知，據推銷員的說明是這樣：「將聲音波長的變化、腦部發出的微妙電波，以及當天的氣象條件等相互配合、成為資料，此外調查問題內容，以性格應對器加以分析，再經過安全度的統計、準確率計算等的回路，然後出現答案。」

但傑克先生對科學了解不深，反正只記得性能和用法就得了，而且這樣已經足夠了。

「可以。」顧問機這樣回答，他就到山上去。迅速決定，早早離家，就有更多的時間玩。

「不可以。」

得到的答覆是反對時，傑克先生就到海邊去。如果不大願意到海邊，就重新請教指示。然後依照指示，仍然到海邊、或留在家休息。不管做任何決定，傑克先生都感到滿意，因為他相信顧問機給他的答覆是最適合於他。

傑克先生在公司的表現也好像換了一個人，不論在任何場面，他都不慌不忙，他總是說：「讓我考慮一天」，於是第二天他果然提出了堅定有效的答覆。

「你究竟用什麼方法突然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？近來從沒有看到你猶豫不決。」

有人這樣問時，傑克先生就模稜兩可地笑笑回答說：「沒什麼？只是改變心境而已。」

他總不能說「因為家裏有一架顧問機」呀！他的答覆反而贏得了別人的尊敬，認為他的修養到家。

傑克先生把顧問機放在家裏內部，因為嚴肅地請教顧問機的時候，突然客人闖入，可就不好看了。而且如果有人追究機器的裝置，他也答不上口。再進一步說，不好意思讓人知道他的缺點。

傑克先生信任顧問機，遵從顧問機的指示，再困難的問題，只要機器指示他去做，他就鼓起勇氣去做，結果大半的場合都相當順利。

如果遇到明知該做，且能夠輕易實現的事，而顧問機指示不可做時，他就毫不遲疑地放棄。然後他就思考顧問機爲什麽反對他做，並且想像原因，愼重檢討。於是會發現自己所疏忽的地方。

在購買顧問機以前，爲了決定一件事，往往猶豫好幾天。現在這方面的缺點已由顧問機彌補，把以前爲考慮而浪費的時間貫注於工作，使得工作的量與質都提高了許多。

由於這樣，傑克先生步上了成功之路，也賺到了財產。這些都是顧問機的功勞，他對它已由信賴進而變成信仰了。

傑克先生對顧問機的感謝自不待言，但有時會忍不住想知道它的構造。爲什麽這玩意兒會這樣神奇？他想起當初推銷員說過的話。

「內部的構造非常精細微妙，所以希望你不要隨便玩弄，要移動時也盡可能輕一點、千萬不能敲打、震動、或蒙上灰塵，否則性能會改變。」

「要是發生故障怎麽辦？」

「萬一燈不亮、或發不出聲音、立刻跟我聯絡，不要自己打開來看。我們會帶回公司修理。」

傑克先生一直嚴守這些話，細心保護着，至今從未發生故障。而且外殼十分堅固，似乎無法

輕易打開來查看內部。

不過，一旦掀起的好奇心，再也打不消，愈來愈好奇，無法不親眼看看給自己帶來幸運的機器的構造。

顫顫抖抖地撬開了門，畏畏怯怯地向裏面探視，倒沒有外面的複雜，不但如此，連對機器的知識浮淺的傑克先生也一目了然其作用和原理。

關鍵只在一枚貨幣而已，開關一按，硬幣就輕輕跳上來，出現正面時，錄音帶就發出「可以」的聲音，出現反面就發出「不可以」的聲音。

燈光的閃爍和滴答聲根本毫無關係，只是表現和增加氣氛而已。

「太不應該了，簡直是騙人，以往一直把我當傻瓜！」

當傑克正在驚詫時，有人推門進來，原來是從前那推銷員。

不過，這推銷員的來臨並非事出無因。顧問機外殼受到破壞時，自動信號電波就發出訊號，總公司收到訊號，立刻派人前來。

推銷員走近傑克先生，朝他臉上噴出霧狀的藥物，那是一種麻醉藥，具有消除看過顧問機內部記憶的作用。然後推銷員一面着手修理，一面喃喃自語：

「本公司的服務十分週到，買了顧問機的人都步上幸福成功之路，如果發現內部的設備，就

會恢復原狀，陷入悲哀。」

一會兒，機器修復，推銷員匆匆離開。

因此，當傑克先生醒來時，機器已復原，他也不記得看過內部。換句話說，跟原先一樣。

「嗨嗨，我好像睡着了。」

傑克先生一面呵息着，一面打開顧問機問：

「不知怎樣，心情沉沉的，想到酒吧去解解悶，好不好？」

於是，信用可靠的顧問機發出莊嚴的聲音回答：

「可以。」

進　步

這位課長每天準時在上午九點來到辦公室。

他從不遲到，一旦坐下來，立刻開始辦公，絕不和別人閒聊，消磨時間。

首先閱讀桌上的信件，把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分開，處理公務。然後查閱課員提出的報告，和其他部門送來的文件，並作決定。上午的時間就這樣過去。

下午多半是開會，課長會議，新產品檢討會，開發企劃會等等。開會時，上司往往會指定某某人發言。

「喂，你，對新的企劃有什麼構想？」

「嗯！……」

這位課長有時候也會被指名發表意見，但他的意見總是平平凡凡，想不出驚人的構想。這種時候，坐在他旁邊的另外一個人就開口說：

「如果主席同意，我願意表示我的想法。」

大半的場合，這個人的意見新穎有趣。因此，這位課長的意見被採納的情形幾乎可以說沒有。由於這樣，儘管他做課長已經很久，也沒有昇進的機會。不過，他也從沒有錯失，所以也不至於降級。

這就是這位課長每天的日子，但他從不會埋怨，從不會發牢騷。他大概了解發牢騷於事無補吧。

然後，五點是下班時間。把桌上收拾一下就回家，中途不會到別的地方去，總是筆直地回家。

課長推開家門，同時說：

「我回來了。」

「啊，辛苦辛苦。」

老馬先生迎上去，把他頭後小小的洞蓋打開，注入潤滑油。換句話說，這位課長是機器人，是老馬先生的替身，臉型和體態都與老馬先生相似。

這種情形不只是老馬先生而已，凡是到公司上班的每一個都是機器人，老板、主管、職員、工友等，全部是機器人。現在就是這樣的時代，人類親自到公司上班的時代，早已成爲古老的故

事了。

老馬先生上下便裝，咬着煙斗，拿了一塊軟布，輕輕鬆鬆地擦拭下班回來的機器人。早上出門時乾乾淨淨，下午回家已是一層灰塵。

然後檢查機器人全身，如果發現故障就加以修理，電源也非補充不可。

老馬先生邊做着這些事邊問：

「今天在公司裏有什麼事？」

「開會，我的意見仍然沒有被採用。」

「哦，那眞可惜，人工頭腦的線路非得修改不可。」

「好的。還有，今天領薪水，喏，拿去。」老馬先生接過薪水袋，並不查看，因爲機器人不可能在路上偷取一些錢。

老馬先生進入裏間，老馬太太問：

「今天不是發薪日嗎？」

「嗯，對了，拿去吧。」

老馬太太接過薪水袋，一張張點數，對丈夫是不能稍微疏忽的。

鈔票一張沒少，但老馬太太並沒有高興的表情，反而埋怨說：

「喂，你也該想想辦法了，人家隔壁的機器人已經當了科長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也在努力研究，改良機器人的性能，想使他勝過別人的。」

老馬先生熱心地說明他的研究。

「我了解你的苦心，還要加油啊，因爲女兒已經到了結婚年齡了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爲了家人的期待，老馬先生修改機器人的內部構造，直至深夜。

翌晨，老馬太太叫醒老馬先生，他送機器人出門上班後，返身進入書房，必需鑽研的書本太多了。

有的書名是「比別人早一步升官的機器人特性是什麼？」如果大家都研究這本書，我研究它有什麼用？老馬先生雖然這樣想，仍勉強自己看下去。不見得看了這本書就能升官，但不看的話，自己的機器人就比別人落後一步。

「培養機器人根性的方法」或「增強機器人創造力的方法」之類的書也非研究不可。此外也有「中年以後出現的症狀及其照顧方法」的書，內容是講解如何早期發現舊機器人故障的部份、和修理方法。

「自由業的人多好。」

老馬先生從書本移開眼睛，羨慕地說。不過現在要轉行做律師、作家或設計師之類自由業、談何容易，說不定要把機器人改造成適合自由業、反而要花費更多的精神。

老馬先生拿起一本書名「如何培養機器人在會議席上發言」的書，好深澀的內容，看來看去還是不了解。

「唉！不行。」

老馬先生嘆息着，起身到房去，他想喝杯咖啡來提神。老馬太太和老馬小姐都不在家，餐桌上一本老馬太太看了一半的書，書名是「促使丈夫製造優秀機器人的方法」。

椅上也有一本雜誌，顯然是老馬小姐丟在那裏的，封面幾個大大的字寫着：

「特集：找出具有優秀的製造機器人才能的男性，並與他結婚的方法」。

原來如此

有一戶獨棟的人家。這天，全家人出門，留下一個少年看家。因爲考試快到了，必須加緊用功。雖然有些不起勁，仍不得不翻開課本來溫習。

他忽然發現好像有人走進家裏，接着發出東西摔破的聲音。少年走過去一看，一個陌生男人不知幾時潛進來，在破壞家裏的東西。

「你是誰？住手！不然我要叫警察。」

少年說。但對方不理他，繼續把花瓶摔破，又把時鐘丟在地下，舉起桌子往外擲出去，桌子撞破玻璃，滾到院子，支離破碎。

少年害怕了，跑出家裏，到鄰居借電話向警方求救。警車很快就揚着警笛來到，少年迎着他們說：

「就在這裏，是個瘋子，請趕快逮捕他。」

這時候那破壞者已經放了一把火在燒房子，火勢蔓延，不是普通滅火器能夠撲滅的。待消防車趕來時，雖然阻止了延燒，但少年的家已經整個燒燬。

兇犯當場被捕。不過奇怪的是兇犯的態度泰然自若，同時說出奇怪的話。

「這就是警車？你們叫做警察？原來如此。那邊的是消防車吧？」

被送到拘留所後，他的態度仍然不變。

「這裏是警察局？原來如此。拘留所就是這個樣子？眞有趣。」

他的態度令人費解，毫無做錯事的慚愧神色。警察開始詢問，他誠實地承認自己所做的事。

「原來檢察官就是這個樣子？那一位大概就是法官，這邊的一位一定是律師。」

法官對兇犯說：「這件案子有幾點疑問，縱火是事實，不過，事情令人想不通，超出常理，被告如果有什麼話要說，儘管說出來。審訊的目的是在於使案情大白。」

兇犯說：「事情很簡單，我是在調查，地球人的日用品太脆弱，大部份容易損壞，住的房子也容易燃燒。太落後了。此外，警察、法院之類的機構，眞是奇怪。」

「我不明白，你爲什麼要這樣做？說出你的姓名和住址。」

「我是從北極行星來的，我的名字叫做黎樂理，這個名字不錯吧？地球人的名字太差勁了，沒有美感。到底文明的高度不同。」

檢察官插口說：

「這與審訊無關，被告是存心擾亂法庭。」

法官揮手阻止檢察官，對兇犯說話，可能他是好奇心大發。

「喂，你的意思是說，你是宇宙人？可是，我們地球人的話怎麼會講得這樣流利？」

「這樣簡單的話，一學就會了，我們宇宙人的腦筋跟你們不一樣。」

「你是怎樣到地球來的？」

「駕駛小型飛碟飛來的。」

「放在什麼地方？把地點說出來，如果證明你確實是宇宙人，可以宣判你無罪。因爲現行法律是以人類爲對象而制訂，其他生物不能據此裁判。」

「不能說，一旦被你們發現，你們會將它分解，而不能再使用。低文明的人類，絕對會這樣做。」

「那麼，你還有什麼可以證明自己是宇宙人的證據嗎？」

「我的話就是證據，北極行星的人從不說謊。」

「這個人腦筋有問題，讓我看看他精神檢查的結果。」

檢查官立刻提出書面報告。

「專門醫生的鑑定報告表在這裏。根據檢查的結果，一切正常，不能以精神錯亂爲他辯護。所以，應該有罪。他從剛才所講的話，都是故意裝瘋裝傻！企圖脫罪。如果被他所騙，今後任何人都會學他，那麼秩序就擾亂了。」

法官對律師說：「對於這份鑑定報告，被告有什麼意見？」

「我同意鑑定報告，被告的精神正常。他本人堅稱他是宇宙人，所以他是眞正的宇宙人。請仔細閱讀鑑定報告的最後一段，使用測謊器檢查過，證明被告並沒有說謊。」

「不錯，的確是這樣。」

「因此，希望立刻釋放他，並以適合於接待宇宙人的待遇，歡迎這位來自外太空的貴賓。請注意，這是關係着全世界的問題……」

律師熱烈地申辯着。

他是在與被告談話之間，認爲被告是眞正的宇宙人，同時律師的任務是促使委託人減輕刑罰。此外，如果現在表現傑出，說不定將來地球與北極行星發生外交時，可以擔任一個重要的職務。

決定在第二審宣判。

可能是由於最近沒有驚人大消息，各報紙都爭先恐後地報導宇宙人的消息。輿論要求宣佈宇

宙人無罪，判他有罪是地球的恥辱。如果判他有罪，把他關入監獄，記者就採訪不到新聞了。

也許受到輿論的影響，第二審開庭時，決定宣判無罪。

法官得意地宣佈：

「判決理由是：地球的法律不能用在宇宙人身上，因此，沒有理由起訴。爲顧慮大局……」

檢察官露出不滿意的表情，似乎決定上訴的樣子。不過，旁聽席爆出了歡呼聲，旁聽者大半是記者。

從喧鬧中跳出一個少年，就是房屋被燒燬的少年。他跑到被告旁邊，從口袋抽出一把尖刀猛刺被告。事出意料之外，一時間來不及阻止。

警官趕來，對少年說：

「你被捕了，你是殺人犯。」

「有這樣的法律嗎？誰殺人了？我殺死的並不是人啊。」

高度文明

天空飛來一架飛碟，在郊外着陸，飛碟內有一個太空人。人們湧過來，遠遠圍看太空人。太空人走出飛碟外面，發射紅色光線。於是，一百公尺平方以內變成了平地。

接着，光線變成綠色，這綠色光線使地面成爲深洞，在轉眼間變成水井。把黃色光線照在石頭上，瞬間石頭變成了精美的彫刻品。

「這麼簡單地進行土木工程，眞是太進步了，這是驚人的科學能力。」

人們感嘆地想。有人因感嘆而發生恐佈，不覺抛出一粒石子。但石子在擲中太空人以前，就被電磁力粉碎在空中。

闖禍了，非得道歉不可，地球人的代表走過去，不安地鞠躬說：

「對不起，請接受我們的道歉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，這種人到處都有。」

聽了這話，地球人放下了心，同時驚訝於語言相通。是什麽時候學會的？顯然這太空人聰明絕頂。以此爲契機，開始交談。

「你是怎樣到這裏的？」

「行星間的飛行需要克服距離，必須超越光速，雖然有時間上的差距，但更重要的是因制御重力，影響生命現象，也就是說……」

太空人滔滔不竭地說着，但都是地球人不了解的內容，使得地球人痛切地感到自己的科學知識太落後。許多理論都發現疑問，但慢慢來，先改變話題問：

「你到地球來有什麽目的？」

「爲了友好。不過，到彼此能夠信任，需要一段時間，首先讓我請客。」

太空人請代表們進入飛碟內，煮了食物，他自己吃和請大家吃。味道好極了，烹煮的技術也高明極了。在談話之間，漸漸了解太空人的人品，於是大家的警戒心理完全解除了。有人問：

「請教你一個問題，在太空要是生病怎麽辦？」

「這一點倒不必掛慮，大空的醫療技術十分發達，任何疾病都藥到病除。」

「哇！太好了。」

看到的，吃到的，聽到的，都令人佩服感嘆。於是巴不得趕快讓太空人信任地球人，以便向

他討教。

就在爭取太空人的信任之間，數週過去了，太空人從飛碟裏面出來。地球人問：

「怎麽了？」

「這裏大氣中可能有一種特殊的微生物存在，我的身體倒還不要緊，可是飛碟的設備似乎受到了侵害，危急的信號鈴響，所以我趕快出來。」

大家立刻知道他的話不假，因爲飛碟爆炸了。一個地球人說：

「好險。」

「要是慢一步，我大概也遇難了，除了這小型翻譯機，什麽都來不及帶出來。飛碟炸毀，我也回去不得了，眞糟糕。」太空人傷心地說。

「是的。我們不知道說什麽話安慰你才好，今後凡是我們地球人能力所及的事，一定盡力爲你效命，請放心好了。」

「謝謝，想不到會這樣麻煩你們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這件意外的事，對你可能是不幸，對我們地球人來說，却是幸運。你可以長期留在這裏，給我們種種指導。爲了安慰你失去飛碟的悲哀，讓我們熱誠的款待你，也許沒有貴星球的享受水準，但我們會盡最大的力量。」

地球人如約款待太空人，一切都是超第一流的，因爲他是將要把高度文明傳授給地球人的大人物。太空人對他的生活似乎也還算滿意的樣子。

太空人必然會想家，在他的指導下，大概可以在地球製作飛碟，讓他搭乘着飛回去，對雙方都有好處。

然而，與期待相反，太空人的樣子漸漸變爲奇怪，他所談的話題，都是故鄉人而已。地球人懷疑地問：

「言歸正傳，請給予我們指導。」

「我心有餘而力不足，因爲飛碟已經炸毀了，任何說明都是從飛碟裏面的機器，透過翻譯機而說的……」

超光速原理、工程用光線槍構造、烹煮方法等，太空人一竅不通。裝設了知識的電子機器一旦毀壞，太空人已經變成平庸如地球人了。

「叫人太失望了。！」

「這就是高度文明吧。」

秘密結社

有一天，家裏來了一位朋友，R先生請這位朋友喝酒，一面說：

「現在的社會乏味得很，好像到處充滿刺激的樣子，但眞正做起來沒有一件有趣的事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怎麽？你知道有趣的新鮮事嗎？」

「哦，嗯！沒什麽……」

「嘿，聽你的口氣，好像知道的樣子。」R先生想了想說：「對了，我好像聽說，你參加什麽秘密社團。」

「噓！拜託，聲音小一點，公開談論就不能叫做秘密社團了。」

「哈哈，那就是說，你是會員之一囉？是什麽性質的社團？好不好玩？能不能讓我參加？」

「我沒有辦法答覆你。」

「你要是不讓我參加，我就到處宣傳，說你加入不正當的秘密組織。那麼，你的公司一定會開除你。」

在R先生的恐嚇與懇求下，這位朋友只好說：

「好吧，我就向總會提出申請。這不是我個人的力量能夠決定的，必須經過種種審查才能做決定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還有，最重要的一點是，一旦成爲會員就永遠不能脫離，會費低廉，但要是洩漏秘密，或中途退出，會受到大家的懲罰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，我了解。」

「好，我明天就替你申請。」

朋友走後，R先生十分興奮。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組織？會員都是些怎樣的人？能順利加入嗎？「秘密」的吸引力可眞大，與任何娛樂相比，秘密的快樂可能最高。R先生迫切地等待着合格的消息。

個把月後，朋友來了。他悄聲告訴R先生：

「你已經合格，現在我帶你到會場參加宣誓儀式，然後你就是正式會員了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R先生被戴上眼罩，由這位朋友開車送他到會場，似乎是在一棟大樓的地下室。摘下眼罩後，R先生看見那裏供奉着奇奇怪怪的神明，朧蠋光和強烈的香料瀰漫室內，充滿神秘的氣氛。在神壇上面的一位男人指示下，R先生宣誓入會。要遵守該會方針，要嚴守秘密。不准退出，違反者必須接受嚴厲的懲罰。

宣誓成爲正式會員後，在回家路上，R先生興奮地問朋友：

「好莊嚴的儀式，不過，我忘了請教本會的方針是什麼？我們到底要做什麼？」

「日行一善，和增進健康而已。」

「什麼？那多無聊啊，既然這樣，我要退出。」

「噓！不要說，否則會受到懲罰。」

「我眞不懂，這有什麼好玩？你爲什麼要成爲會員？」

朋友回答說：

「在入會以前我也不知道。不過，還是有好玩的一面，捉弄那些表示要退出的人……」。

毀滅時

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：

沒有任何徵兆，也沒有預告，地球上突然出現一個飛碟。碰巧是個晴朗的日子，這飛碟銀光閃閃。人們緊張地議論紛紛。

「一定是別的星球來的。」

「不曉得目的是什麼？但願是友好的，不過也可能要發動攻擊。」

目擊者的報告傳達各方面，於是動員軍隊，附近居民避難，召集學者，通知報社等，凡是能採取的措施都加以採取，但仍不能保證已經萬全。

緊張的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不久，利用望遠鏡觀察的人叫道：

「奇怪，它的行動怎麽那麽笨拙？這樣也能着陸嗎？」

活像被風吹送的樹葉，飄飄盪盪搖搖擺擺地漸漸降落。

「看來是機器發生故障，被迫着陸。」

觀望者的緊張和警戒消除，代替的是同情。那飛碟搖擺得更加厲害了。

接着，一聲轟然巨響，爆炸了，碎片在空中散開來。那駕駛員怎麽辦？刹時，大家都憂慮地閉上了眼睛。

再睜開眼睛時，空中飄着降落傘，傘下吊着一個人。可能是飛碟爆炸前及時跳傘的。一會兒，降落傘落在都市郊外的原野。

雖然大家都很好奇，但不敢立刻接近他。因爲對方來歷不明。軍隊沒有放鬆警戒，把大砲對準那個人，只要一聲令下，就發射。

這來自太空的訪客坐在地上不動，過了一會兒才解開降落傘，重心不穩地站起來。外型和地球人一樣，當然仔細看時，會發現膚色蒼白，眼睛特別大，頭髮泛黃。不過，大體上和地球人差不多。

這位太空訪客舉起雙手，似乎表示沒有敵意。但他很快就又跌倒地上，顯然是受了傷。

他痛苦地掙扎着，抬起一隻手，做手勢要人走過去。

這件事該怎樣處理？關係者立刻召開緊急會議。片刻後，推選數名代表，不安地走近太空訪客，其中包括了攝影記者。報導消息非常重要，事情愈隱瞞愈不好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代表之一問。果然是受了重傷。不過，要是語言不通，也是沒有用。正這麼想時，對方說話了。

「我是從遙遠的星球來的。」

想不到是地球人所說的話。不過，說得不流利。不知道是因爲不熟練，或是由於重傷。

「眞想不到，你怎麼會說我們的話？」

太空訪客吃力地指指胸部的口袋回答：

「因爲這裏面有翻譯機。不過，現在沒有時間說明這些，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訴你們。我勉強在這裏登陸的原因……」

「是什麼？你爲什麼到地球來？」

「我必須警告你們，你們的星球——地球——正面臨着危機，如果這樣下去……」

太空訪客精疲力盡地住了口，周圍的人張慌失措。地球面臨危機，這個人是特地來報告消息的。扶着他大聲問：

「如果這樣下去會怎樣？」

「……毀滅……」

太空訪客微弱地說出這兩個字，然後就不再開口，因爲已經死了。當然立刻召集最具權威的醫生予以急救，但別的星球居民的體質不同，無從救起，而且人死了也不能復生。

這一切經過，全部經由人造衞星的轉播，出現於全世界的電視，所以大部份的人都看見了。即使當時沒有看見，後來再重播時也收看，或聽別人說起。於是，世界各地都在討論這件事。

地球將要毀滅！

太空訪客冒着生命之險到地球來，向人類提出警告。這是一件大事，到處都在討論。將怎樣毀滅？沒有方法預防嗎？不安，焦慮，一籌莫展。

不過，在討論之間，漸漸出現了曙光。太空訪客說：「如果這樣下去」，這話似乎暗示可以挽救地球的毀滅。如果是無法挽救的毀滅，就沒有特地來警告的必要了。

那麼，現狀那一點錯誤需要改進？人們開始檢討。

另方面人類積極研究太空，製造了一艘高性能太空船，發射到太空，探測太陽系以外的星座。

這支探險隊從一個星球到另一個星球，仔細探察，收集可能給地球帶來毀滅的資料。

「前面出現的行星好像有相當高的文明，他們放射的電波似乎不是沒有意義的。」

探險隊員報告說，隊長立卽下令：

「好，跟他們通訊。」

曾經到地球警告地球面臨毀滅的太空人携帶着翻譯機，人類按照它的構造，如法泡製，現在就在這太空船內。

這翻譯機發揮了效力，雙方利用電波交換談話，並且他們派出一艘太空船來導航，讓人類的太空船平安着陸。

見到了星球上的居民，蒼白的肌膚，大大的眼睛，泛黃的毛髮，和到地球的訪客一模一樣。

「我們是從地球這個星座來的，我們沒有敵意。」

「歡迎歡迎。」

「有一件事要請教，照片上這個人你們認識嗎？」

隊長拿出到地球的那訪問者照片，那是坐在地上揮手時拍下的照片。

星球上的居民接過照片，一個個輪流地看，悄悄討論着。

「不錯，是我們這裏的人……」

「請告訴我們，這個人是怎樣的人？」

「說起來丢人，照片上這個人是個最愛胡鬧的人，沒有任何根據，老是警告人毀滅、毀滅。他本人好像認爲那是眞的，這個人神經不正常。」

「不會吧？」

「不，是眞的，他使我們傷透了腦筋，把他放在一艘舊太空船，發射到外太空去。看來他是到你們那裏闖了禍，如果造成了損害，我們願意賠償。想必受害不淺吧？」

「唔！…」探險隊員失聲呻吟起來。

眞不該提出這個問題，當地球上的人類知道這答案時會怎樣？說不定那時候才是人類眞正的毀滅吧？……

人口爆滿

這裏是三十二層大樓中的一個房間，靠窗的一邊是三公尺，深度有六公尺，從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是二公尺半。

那男人就住在這裏。正確地說，是他和他的家人，就是太太和兩個孩子。大的是兒子，小的是女兒。再正確地說，最近又將增加一個孩子。

雖然是小小斗室，却沒有人感到狹窄。感到狹窄就是不滿意，不滿意就是認爲別的地方有人住在更好的環境。現在是每一個人平均分配空間的時代，所以不會感到不公平或不滿意。

房間雖小，却十分方便。比方按一下牆上的電鈕，其下面的出口就流出食物，種類很多，大約有十來種；而且色香味具全，甚至有一些流到盤裏就凝成膠狀的食物。每一樣食物都包含着足夠的養分，但絕不會過量。過量會造成痴肥，那是悲劇。

房間的一角有個一公尺四方，另外隔開的部份。這裏是厠所、洗臉處、洗盤處，同時是沖洗

身體的浴室。

房內沒有床。要是擺了床，就沒有地方容納人了。不過，地毯柔軟，室內溫度可以調節，所以只要有枕頭就能舒舒服服地睡覺。

此外，按另一個電鈕時，牆壁就伸出一塊木板，把房內隔成上下兩部份，晚上夫婦倆睡在下層，孩子在上層。

從窗口可以眺望外面，可惜沒有值得眺望的景色，只是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厦而已。世界人口不斷地增加，除此以外，沒有別的方法好容納人類。

一家四人愉快地吃早餐，當然不需要桌椅，雖然有折疊式桌椅，但他們不買。每一個家庭都是如此，因爲捨不得空間被佔據。坐在地上，靠得近近的，倍增親蜜感。彼此肌膚相融，表情一目了然，也不必大聲說話。不必互相爲秘密事而煩惱，同時也無法容許秘密存在。

飯後，男主人說：

「好了，現在是你們唸書的時間了，爸爸也要工作了。」

電鈕一按，木板跳出來，房間分成上下兩層。孩子們到上面去，各戴上耳機，面對着牆壁的電視畫面，開始上課。按照電視的問題寫上答案時，立刻得到採分。兩個孩子熱心學習，得到很高的分數。他們不懂得到外面玩，所以精神不會分散。

太太同樣對着電視上課，除此以外無事可做。在室外沒有娛樂的世界，人們必須不斷地充實內涵。這是很愉快的事。

男主人着手工作，以布幔圍成一個小角落，把自己圍在其中，利用電視、耳機、和小型送聲器等是和其他的人相同。聲音傳過來了：

「把炎和葉這兩個交連接起來，能想像出什麽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慢慢想吧。只要出現於心中的，不管是什麽，請源源賜答。」

這就是他的工作。大部份的人都從事這項工作，問題的變化繁多，有時是像這種集合的連想，有時是高等數學問題，有時則關於醫藥常識等等。

不必考慮怎樣回答才好，怎樣回答就不好，即使不回答也不要緊。其報酬全部相同。換句話說，生活有保障。雖然可以不必作答，但沒有其他的事可做，所以每一個人都熱心地思考答案。能夠無拘無束地爲社會工作，是很愉快的事。

這些答案——從全世界收集的數億，或數十億、數百億答案，都納入電子計算機內。其結果，必能開發一些什麽。

比方從炎與葉的組合而聯想新的動態圖案時，也許電視畫面的變化就會更加豐富。

當然大部份是不足以採用的答案。不過，這是世界性的集合，所以數目相當多，儘管電算機徹底地予以淘汰，仍然會剩下一些答案。只要每週，或每月開發一件就足夠了。

上午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。午飯後，男主人對家眷說：

「好了，出門時間到了，我們一起出去吧。」

「好開心啊。」

孩子們悄聲說，但音調包含着喜悅。他們不能誇大地表示高興，因爲出門權不在父母手中，這一點孩子們很了解。

外面仍然由電算機控制着，每個家庭都知道自己的時間表。下午該做的事、或傍晚、夜間，以及早上的工作，都是如此。並非不出去不可。但到外面去是珍貴的權利，沒有人不行使它。人們可以每隔三天出門一次。

四人相偕走出房間，經過狹窄的走廊，搭電梯而下樓。然後踏上自動路。在電算機控制下，人們間隔三十公分，整整齊齊編排着。

不知道自動路要帶他們到什麽地方，雖然有問必答，他們仍然把自己交給自動路。不知道行程反而有趣。

這天自動路把他們送到商品中心，路兩旁商品林立，可以免費取用。這男人取了一個智慧圈

放在衣袋，打算回家後慢慢研究，完成後再丟入垃圾洞。

太太拿了一小瓶香水。男孩子伸手拿書，但又猶豫起來。要是扭開電視圖書館的開關，任何書都可以從畫面閱讀。不過，翻動書頁的感觸也不錯，只是爲享受這份快樂而把佔位置的東西帶回來，未免自私。

接着，自動路經過健康中心，光線和電波從四面八方射來，要是身體有毛病，立刻發現。有疾病的人就被帶出隊伍作精密檢查。不過，今天他們一家四人都安然無恙。

自動路繼續前進，今天是到博物院。

「爸爸，好久沒有到博物院了。」

孩子低聲說。館內陳列各種東西，自古至今的人類發明史整然有序地陳列着，原始的弓箭、起火用具、由簡單而複雜的機器、電氣、藥品、塑膠……

一面參觀，男人一面說：

「人類到底在玩什麼把戲？每發明一樣東西，人口就增加一倍……」

接着，沉思起來，但沒有繼續發展。因爲館內的設備產生作用，阻止危險有害的思想萌芽。

離開博物院後，自動路往上面而去，經過羣集的高樓上方。好久沒有像這樣經驗寬敞的感覺了。沒有人能夠終生經歷前後左右空間寬敞的感覺。

雖然如此，由上而下俯視，並不美觀，只是無盡頭的高樓大廈罷了。可是，還在興建更高的大樓，儘量往上面發展。男人對太太說：

「要仔細瞧瞧。」

「知道。」

大厦羣纏繞着細絲般的自動路，恰像蜘蛛網網着大厦。人們則間隔三十公分，排列於路上。

光是眼睛看見的人類就不知有幾百幾萬人，但在這個時間到外面來的，只是數十分之一的數目而已。

這外出是散步、觀摩、旅行，是唯一的生活意義。世界旅行已不存在，看電視也一樣，而且即使親自去了，也是到處差不多。再者，允許這個，不許那個，未免不公平。

這外出時間一小時就結束，男人和妻兒回到家裏，到睡覺以前還有漫長的時間。男人摸出口袋裏的智慧圈來做，大約兩小時就成功了。不能睡覺，現在睡了，晚上的時間就無法消磨了。

打開電視，聽到報告新聞。

「報告最新消息：由於人口增加的速度和興建大樓的速度之差，大家必須搬到再小一點的房間。我們將根據電算機，做公平分配。另外報告一個好消息，由於發明了新的藥物，可以把它溶

在室內的空氣。其作用是使室內覺得寬敞……」

聽着新聞報告，孩子們問：

「又要搬家了？」

「對。」

父親回答，但他們泰然自若。沒有家具，搬家很簡單。況且從出生以來，愈長大愈往小房間搬。他們認爲人生本來就是這樣。他們是順從的乖孩子。其實任何家庭的孩子莫不如此，要是對此產生疑問，就立刻受到糾正。

以此看來，可能不久會改爲四天才能出門一次，而且搭乘自動路的間隔距離也會縮短爲二十公分。還有……

「好了，洗澡時間到了。」

男主人說着，由孩子領先，然後妻子，最後是他自己。水沖淋身上的感覺好舒服。

「啊，多愉快……」

男人沉醉於幸福感之中，覺得有些惘然。於是按了一下溫度調節鈕，冰冷的水突然噴出來淋到冷水，男人忽然醒來。好安靜的山洞，上面的水滴落臉上。

……

起身看時，天已亮，洞口方面出現亮光。男人走出洞外。

外面是一片空曠的大地，沒有盡頭。既無高樓大廈，也沒有人影。

一年前發生的核子戰爭，把世界變成眼前的樣子，一切都被毀掉了。

當時男人正在這山洞中進行學術研究，他帶來足夠的糧食，也可以吃地下水中生長的生物維持生命。

也許還可以活一段日子，最近大地已經長出綠草，在赤褐色地面出現了綠意。

不過，除了他以外，沒有其他人類。當然太太在戰爭中死了。可能人類都死光了，這一年來他沒有看見其他人類。不過，不能武斷地說，沒有其他人類存在，只是在遙遠的地方，永遠不可能遇見。

男人回想着夢境說：

「又做夢了。近來夢境更加清晰，可能是因爲返覆做相同的夢所致，而且因爲想念人類吧。在夢中出現的人數愈來愈增加。」

牢

精神科醫生聽完普克兄的敍述後才開口：

「原來如此！就是說，你經常提心吊膽，沒有辦法心平氣和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而且你覺得好像時常有人在監視你，跟踪你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不能昂頭挺胸在街上走，覺得好像對不起什麼人似的？」

「是的，大夫。請你救救我，替我設法。」

普克兄苦苦哀求地說，但醫生的語氣冷淡。

「我想這種病不容易治療，因爲這種病很複雜。」

「你已經查出病源了嗎？大夫？」普克兄緊張地問。

在宣佈病名的刹那，任何人都會緊張的。

「馬上知道了，你陷入這種精神狀態，是表示你做了某種犯法的事。如何？猜對了吧？」普克兄嚇得鐵青着臉說：

「是的，大夫，你猜對了。」

「你做了什麼？」

「搶錢。超級市場關門後，我潛入店內，以尖刀威脅店員，把當天收入的錢搶走。從那天起，經常躭心是不是留下證據？是不是會被人認出來？晚上睡覺時，聽到腳步聲就會以爲是警察來捉我而跳起來。」

普克兄絮絮叨叨地說，醫生輕輕搖着頭。

「怎麼可以做這種事？對，這件搶案報紙登過，我記起來了。」

「那個罪犯就是我。大夫，你要報警嗎？」

「不，醫生不能把病人的秘密告訴別人，否則就喪失信譽，病人不敢上門了，這一點你儘管放心。不過，你最好是去自首，心情也會好轉的。」

「別人的事，你才會說得這樣輕鬆。按道理雖然應該自首，但事實上做不到。我最討厭警察局和監獄，那種地方光想想就害怕，你呢？大夫。」

普克兄反問，醫生點頭表示同意。

「是的！我也討厭監獄。」

「可不是？監獄裏面都是些兇惡的傢伙，我寧願死，也不願意被關在監獄。」

「可是，又沒有勇氣自殺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但總得設法。」

「大夫，你有什麼好的辦法嗎？我來找你，一定是受到神的啓示，請你幫幫忙，一定要救我，醫生是不能見死不救的啊！」

普克兄不住地哀求，醫生抱臂考慮了片刻之後才回答說：

「辦法倒是有，但這事不由我負責，我給你介紹一個人，他一定會幫忙你。」

聽了這話，普克兄的表情立刻轉憂爲喜，滿臉感激和期待。

「拜託！拜託！」

普克兄按照醫生的話，來到郊區的酒吧——這是一家不引人注目的小酒吧，也沒有別的客人。普克兄低聲對老板說：

「我要藍鼷鼠鷄尾酒。」

這是暗號。對方點點頭，含笑回答：

「大夫已經打電話告訴我了，我完全了解。沒有問題，一定會幫助你。」

「哇，太好了。我是一時糊塗，才做出那種事，想不到你們這些好心人，願意幫助我，可是，你們要怎樣幫我？」

「根據你所犯的事，只要找個地方躲起來，直到這件事完全平息再出來就可以了。」

「要躲多久？」

「以你所犯的罪來說，大約三年吧！警方的情形我很了解，三年找不到人，他們就放棄了。人們也會淡忘。如果是殺人那類大案子，期間就要長一點，然後你就可以大搖大擺，到處走動了。」

對方的說明使普克兄略感失望，那豈不太簡單？

「話雖然這樣說，但要有適當的藏身處，恐怕很花錢吧？」

「開銷方面，我會設法，藏身處我也會安排。只是，不能浪費，要做點簡單的工作。酒、香煙、女人等也受到限制。」

「眞的嗎？行動不自由是小事，如果是眞的，我會感謝你。拜託拜託，全部的錢只有這些，

都是那夜搶來的，請你替我安排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老板打開角落地面的門，出現了地道，普克兄彎身進入其內，走了相當久，然後出現階梯，拾級而上，穿過一扇門，走進一個房間。

在這裏老板把普克兄介紹給另外一個人，普克兄招呼說：

「暫時麻煩你了，請多多幫忙。」

「沒關係，放輕鬆點，你在這裏很安全，放心好了。圍牆很高，不會有人隨便闖進來。」

從窗口探視，果然不錯。普克兄環視四週說：

「這裏人不少啊。」

「他們都是來找我幫忙的，都要等到事情平靜後才敢出去。每一個人都是我替他們設法的。」

「你的事業也眞夠妙，我看你以前一直是幹犯罪工作的吧？否則怎麼這樣了解犯罪逃走的心理。」

對方露出了苦笑。

「差不多是的，所以經營目前這個事業。」

就這樣，普克兄決定住下來，雖然簡陋，但衣食住都沒有問題，代價只是盡己之所能做工作

而已，儘管談不上享福，起碼是安全的。

不知不覺已不再做被警察跟踪的惡夢了，不過，三年的時間似乎稍嫌略長，無聊的時候也會想到早知如此，不該做搶刧的勾當。但既來之則安之，只好等到事情過去再重頭來。

在這高高的圍牆內沒有什麼娛樂，自然會熱心於工作。

早睡早起，生活規律，身體也強壯了。想到如果還在外面繼續逃亡，不知會弄得如何狼狽，普克兄就深深感謝躲到這個地方來。

終於，三年的時間到了，老板和那中年男人對普克兄說：

「你可以出去了，事情已經平息，你可以大搖大擺，昂首濶步，不會有人追究你的罪行。我對社會心理學很有研究，你放心吧。」

普克兄感激地說：「託兩位的福，從此我可以過平穩的生活了，兩位的大恩我會永誌不忘，我還記得去年冬天生病時，你們甚至請醫生來給我看病……」

「不必提了，那是應該的。好，再見，如果再發生麻煩，需要逃亡時，隨時歡迎來這裏。」

「不不，我不希望再來，雖然安全，但這種生活太單調。」

於是普克兄再度經過地道，回到社會。他不敢確定事情眞的已經平息，鼓起勇氣，進入以前搶刼的超級市場，果然沒有人對他另眼看待，三年的歲月把一切罪行統統洗淨了。

萬歲！普克兄安安心心地着手做正經工作，過正常生活。

一年過去，普克兄忽然想起該去向以前幫助他的人致謝。

來到那家小酒吧，老板已不認識他。密碼大概已經變更，沒有人聽得懂。不過，屋角那扇門還在，普克兄不管三七二一，打開門就鑽入地道，根據他的記憶走進去。

圍牆好高啊，跳起來一看，不錯，是這裏，但入口一個男人阻止普克兄進去。

「爲什麼不讓我進去？」

「這裏不准普通人進入，所以我才在這裏站崗。」

原來如此，到底警備森嚴，難怪裏面沒有可疑的人物。普克兄又問：

「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是不能公開說的，跟你這種普通人沒有關係，你不要問吧。」

「不要緊，請你告訴我。」

對方終於拗不過普克兄的央求，低聲說：「這裏是監獄。」

「什麼？不對吧？」

「這是一種新的嘗試，以新的方法管理的監獄。我的職務是站崗，對管理方法不清楚。不過，奇怪的是我在這裏這麼久，却從來沒有人逃獄。」

「……」

荒謬的一夜

一輛靈柩車在幾乎沒有車輛的夜間道路向前行駛，這裏是郊外，房屋疏疏落落，一眼望去，景色蕭條。

偶然迎面駛來的車輛，在接近時，突然加快速度，慌張逃走似的駛過去。這也難怪，從黑暗中出現的車輛，在雙方接近時方發現是靈柩車，而且僅此一輛，沒有其他隨行的車，自然會感到活像背部突然挨了鞭子，根本不再考慮是否違法超速了。

向前駛了不多久，一輛深夜載貨的卡車追上來，坐在卡車司機旁邊的人，表情奇怪地朝着靈柩車不知嚷了什麼，並且做了手勢，然後速度很快地飛駛過去，似乎越快離開越好。

「剛才那個人到底怎麼回事？看他的表情好像我們是鬼車，亂叫亂嚷的，簡直可笑。不過，也不能怪他。」駕駛靈柩車的司機對他旁邊的人說，兩個人都還相當年輕。

「我們也感到不愉快，雖然這是我們的生意，但深夜駕駛靈柩車實在不是味道，路途又這麼

遠，這麼荒涼。這種工作以前從不會碰到，老板眞不該派我們做這種工作。」

事情是這樣的，一個從城市到鄉間旅行的人，突然死於鄉下，爲了要在自己的家裏舉行葬禮，屍體必需運回城市。通常這種情形都由其家人護送屍體，但由於他的家人需要準備喪事，因此，提早回家，而把載送屍體的事交給駕駛靈柩車的人。

「有一次我在電視看到一部奇怪的影片，其中有這樣的場面：在雷雨交集中，一輛馬車後面所載的屍體忽然坐起來，抱住馭者……」

「喂，不要講了，已經夠不舒服了，還講這些幹什麼？爲了打發瞌睡嗎？那我駕駛好了。」

「不，開着車反而舒服些。不過，我從剛才總覺得好像有些奇怪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看看後面怎樣？我好像聽到有聲音，分不出是什麼聲音。」

「不會吧？我們載的東西應該不會動吧？……」回答的聲音有些發抖。

駕車的人加強語調說：

「確實有聲音，你不要怕嘛，趕快看看到底怎麼回事？要是發生意外，說不定屍體會從一個變成三個。」

「唔，好吧。」

他戰戰兢兢地轉臉透過玻璃探視後面載靈柩的地方，忽然，他的臉色大變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嘴裏說不出話來，只揮揮手，示意司機刹車。

「喂，怎麼了？講話啊……」

「糟，糟了。」

「不要大驚小怪，嚇不了我，我們載的是屍體，其他沒有別的，不是殺人惡魔，也不是強盜，怕什麼？」

「不是，你看看就知道，沒有了，不見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……」

司機也不能不着慌了，他停了車，探視後面，果然什麼也沒有，看不見棺材，當然也沒有屍體。仔細查看時，發現後面的車門是敞開的。

「啊，原因在這裏，一定是我們上斜坡時，和啓程的時候太匆忙，慢慢地掉下去的。我聽到奇怪的聲音，就是這後面的門沒有關，劈劈拍拍一開一閉的聲音。」

「對了，剛才那輛卡車的人不是對我們叫嚷着什麼嗎？原來是在警告我們。不過，深夜遇到靈柩車，叫嚷一下已夠有勇氣了，自然不會特地停車告訴我們。」

兩人面面相覷，發現了事情的嚴重性。

「怎麼辦？空着車開到市內去也沒有用，怎樣向對方解釋？總不能說：對不起，不小心搞丟了，請原諒。這又不是貨物，是屍體啊。」

「對啊，怎麼辦呢？我簡直想自殺了。」

「唔，說得好，你眞的自殺的話，我就用你的屍體賠償對方。」

「別開玩笑吧，還是想想我們的責任要緊，你說怎麼辦？如果要賠償的話，要多少錢？」

「不知道。不過，我看我們從原路折回去找，說不定找得到，只要不被人拾去……」

「如果有人拾到，交給警察的話，可能警察也會還給我們。不過，要證明屍體是我們遺失的恐怕需要一點時間，那就趕不上葬禮，對方一定還是會要求賠償的。」

「嗨，不要往壞處想，打起精神來找屍體才是正經，往回走吧，這次你來駕駛。」

靈柩車掉轉方向，從原路折回，速度緩慢地行駛着。一輛靈柩車在黑夜的路上，似乎有所尋覓地慢慢行駛，這種情景如果被人看到，一定毛髮悚然。

「看到什麼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到底在什麼地方遺落的？找死人眞不容易，叫也叫不應。」

但沒有多久，其中一個叫起來。

「啊！在那邊，再過去一點，路的右邊。我們下車去看看。」

他們把車燈朝着路旁照着，兩人都下來，心裏一面默禱但願是一具屍體，一面走過去。

「呀，原來滾到這裏來了，害得我們躭心！」

「這一帶是別墅地區，我好像記得最近有廣告說這片地皮要分售，想不到這傢伙滾到這裏來。」

「是啊。喂，你看看附近有沒有棺木。」

他們在附近找了一圈，沒有棺木的影子，不知是分別掉落的，或者掉落時被撞開，滾到別的地方去，在黑夜中找不到了。不過，那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屍體沒有遺失就好了，至於棺木，到市內隨時可以重買一具。

「這傢伙眞幸運，沒有被車子撞壞，滾到這裏來，說不定生前是個命根強的人。」

「反正我們找到他也是幸運，不要再囉嗦了， 我們把他抬到車上去， 這次車門一定要關好。」

兩人把屍體抱起來，在月光下，屍體的面孔蒼白，眼睛緊閉，沉甸甸的，使人感到不舒服。不過，由於他們重新找回屍體，很安心，所以不在乎這些，反而想歡呼。

車子重新改變方向，朝目的地行駛。現在空氣與剛才不同，顯得很輕快，向追過他們的車輛揮揮手，按按喇叭，看到對方慌忙逃走，他們哈哈大笑。

「我簡直想舉杯慶祝，把後面的客人也叫醒，一起來慶祝。」

「駕駛車子的時候當然不能喝酒，不過，我們休息一下，喝一杯咖啡再繼續趕路怎麼樣？前面不遠應該有一家整夜營業的路邊小店。」

「贊成，反正我們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，必需打電話回公司報告一聲。然後和這位客人的家屬連絡一下，告訴他們會遲一點抵達，沒有發生意外，請他們放心，一定會送到。」

「對，這樣也表示我們服務態度良好。不過，這種車子停在小店前面的話，人家會怎樣？一定很不高興吧？我想還是停在旁邊的小路上，避免引起注意才好。」

兩人就這麼決定，靈柩車經過小店前面，放慢速度，停在附近的小路邊，然後步行進入小店。他們喝着咖啡，吃着點心，不時相視微笑，這一份安心只有他們兩人瞭解。

「現在肚子塡飽了，咖啡也提了神，只要打個電話就可以再趕路了。」

兩人之一站起來，走到櫃臺旁邊去打電話。然而，不久，他帶着滿臉狐疑回到座位上。

「我不懂。」

「電話打不通嗎？」

「不是。我先打回公司，但挨了一頓臭罵，說再也沒有像我們這樣糊塗的人。」

「爲什麼？我以爲我們已經夠細心了，爲什麼還要挨罵？」

「不要大驚小怪，我也以爲死者的家人對我們說：拜託時，屍體已經裝進車裏了，事實上那時候車子是空的，我們匆匆忙忙開了車就趕路，老板連忙另派一輛靈柩車載送屍體，命我們現在立刻回去。車後門沒有關的原因就在這裏，從開頭就是空的，我們鬧了大笑話。」

「那麼……」

另一個沉吟了，原來屍體不是在路上遺落的，可是，這不是笑話。

「那麼……現在在車內的屍體是誰？」

「誰知道！」

他們拾到了意外的東西，最聰明的辦法似乎是趕快把他丟掉。可是，如果被發現，等於犯罪，人家會認爲在車內進行謀殺，然後把屍體丟掉。

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呢？剛才那樣急欲得手的屍體，現在竟變成了累贅。他們的輕鬆感消失了，兩人互相埋怨起來，想到警察的查詢就頭痛，可是，一點辦法也沒有。做爲守法善良的市民，除了據實報警之外，沒有其他辦法。他們毅然打電話，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警察。

「沒有錯，是在路旁拾到的，現在還在車內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們開玩笑吧？」警察懷疑地問。「這種事情還是第一次聽到。眞的嗎？好吧，如果你們是開玩笑，可不饒你們。」

兩人交替地向警方證明事情的眞實性，警察終於相信他們的話，命他們在那裏等候，馬上派人來查看。

他們兩人在小店坐着等候警察，但片刻後，突然一個念頭閃過腦際，剛才是不是做夢？他們驚跳起來，抱着祈求的心情，急急向靈柩車走去。

× × ×

在駕駛靈柩車的二人進入小店前不久，有一個約二十五歲的青年坐在小店裏，全身打高爾夫球的裝扮。

這青年屬於某犯罪組織的一份子。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爪牙，因爲他的性格軟弱，不敢做任何壞事，因此，他向組織請求退出。組織方面也不喜歡他，因爲不論派他做什麼事，從沒有做成一件。對組織方面而言，他是敗事有餘，成事不足，所以也有意放走他。不過，那是有條件的。

「這裏有一張照片，照片中的人是組織的背叛者，你去消滅他。」

「什麼？要我殺人？我做不到啊……」

「天下無難事，這裏有槍、有刀、有毒藥，一切殺人用具應有盡有，隨你喜歡用那一種方法都可以，重要的是結果而非經過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不要就算了，但你也休想離開。不過，如果成功了，你就有一筆獎金和自由。因爲你一旦成爲殺人兇手，我們也就不怕你洩漏組織的秘密。」

「好的，明白了。」

於是青年按照組織所指示的線索，到這別墅地區來尋找他的目標。在電影中常看到這種事很簡單，可是，一旦眞正做起來却困難重重。況且他們私人沒有仇恨，甚至不認識，只憑一張照片而已。限定的日期已逼近，青年感到焦急。

最後，青年想出了一個辦法，就是謊報已完成任務。因此，他在這家小店打電話回組織。

「上面命令的事，我已完成，現在必需躲起來，請把錢準備好，我現在去拿。」

「眞的嗎？你眞的有胆量這樣做？好像有點難以相信，經過的情形怎樣，你倒說說看。」

「他黃昏出來散步，我跟蹤他，用無聲槍打死了他，然後把他埋在樹林裏的土中，永遠不怕被人發現。」

「嘿，想不到你這樣狠，不過，我還是有些不相信……」

「是眞的，請你相信。」

「好吧，拿證據來，最好的證據當然是報紙的記載，不過，既然你已埋在林中，沒有人會發現，那就只好麻煩你再挖出來，割下一部份，拿來做爲證據，我們會把錢準備好，做爲交換。」

「好，就這樣決定。」

青年說着，切斷了電話。但事實上他正感到不知所措，到什麽地方去弄一塊人肉？沒有人肉怎麽騙得了組織？

青年走出小店坐進車子，他想逃走，但身無分文，逃到什麽地方去？啊，屍體，有一具屍體多好啊，只要一隻腳或手就夠了。

這時青年眼前奇跡般地出現了一樣東西。

一輛靈柩車從他前面慢慢駛過，那裏面一定有我想要的東西，青年想着，也發動車子，慢慢跟蹤。停止吧，不要再開了，我只要借一小部份就好了。他在心中想，果然靈柩車駛進一條僻靜的小路，刹車了，車上走下兩個人，向小店走去了。

多幸運啊！青年想着，悄悄走近靈柩車。

他嚇了一跳，靈柩車載着屍體是理所當然的，但想不到沒有裝在棺材裏面，而直挺挺地躺在車內，難道時代已發達到不需要棺材的地步了？

但不去管他，還是趕快做正經事吧，如果在這裏切切割割的，花費時間，說不定會被巡邏的警察碰到，整個屍體搬到車上去，找個偏僻的地方再說吧。

打開靈柩車時，青年幾乎大叫起來，怎麽好像還溫溫的，而且這樣沉重，簡直像活人。但不

管，趕緊走才是上算。

青年載着偷來的屍體，向別墅地區駛去，背後聽到遠遠地傳來警笛聲。他駛進一幢大別墅旁邊的小巷，把車停下來，舒了一口氣，打算休息一下再來工作，却因緊張過度而立刻睡着了。

× × ×

這座別墅有一對男女，一面喝酒一面談話，空氣並不融洽，他們不是夫婦，雖然希望不久的將來是夫婦。

「怎麽辦呢？錢不能到手的話，就沒有意義了，當初以爲消滅了他，財產就全部是我的……

……」女的說，相當漂亮的女人，她明白漂亮的價值，也充分利用了這價值，嫁給富翁，然後與小白臉戀愛，用毒藥毒死丈夫，把屍體沉入湖底，因爲屍體繫着很重的石頭，不怕浮上來。原以爲已夠愼重了，但丈夫一死，才發現沒有正式的死亡證明不能得到遺產和人壽保險金。

他們向官方謊報丈夫失蹤，當然永遠找不到，這一來他們的目標——錢也永遠得不到。

「我們把屍體撈起來。就說是不愼跌入湖中死亡的，那就有正式的死亡證明了。毒藥早已在水中發散，沒有辦法證明是毒死的。」男的說出平凡的意見，女的搖頭。

「不行，撈不起來，除非動用許多人，否則那塊石頭太重了。那麽，人們立刻知道是謀殺的。」

「可是，誰知道兇手是我們？」

「我看你去自首吧，那就有了屍體，可以正式埋葬，財產也全可以歸我的，有了錢，我就請律師爲你辯護。」

「開玩笑！怎麼可以這樣做？……只要有屍體，辦一下喪事，像演戲一樣，誰也不知道棺材裏面的屍體是誰。」

「唔，不錯，只要有屍體就好了，反正我哥哥在醫院做事，要弄一張死亡證明書不會困難。啊，屍體，多希望有一具屍體啊！」

女的拿着酒杯，在室內踱方步，心裏悔不當初，這時聽到外面發出刹車聲，她探頭看看窗外，然後轉臉對男的說：

「樹林裏面有一輛汽車，駕車的人好像睡了，不曉得怎麼回事……」

「哈，可能我們的運氣來了，我們還有麻醉藥，正好派得了用場。」

兩人走到外面，把麻醉藥灌入熟睡的青年口中是很容易的事，但繞到車後的那個女人突然驚叫起來：

「啊！你看看，有好東西哩。」

男的一看，也歡呼起來。

「不錯，現成的屍體。這個青年的運氣好，免於一死。我們趕快把這位客人搬進屋裏去吧。」

「不過，這個青年醒來找不到屍體時，一定會來找我們，因爲我們住的最近。」

「不，看樣子他是想把屍體藏起來，等他醒來，發現屍體自己跑走了，一定會高興哩。」

爲了免得留下指紋，兩人都戴着手套，把屍體搬進家裏，放在床上。

「好了，趕快打電話給妳哥哥吧，這種事情越快越好。」

女的點點頭，立刻撥電話。

「哥哥，半夜把你叫醒眞對不起，外子死了，請你馬上來一下好嗎？最好你單獨來，因爲有一點事情。」

「哦，眞想不到，什麼時候去世的？」

「突然死的，我想才死不久，因爲還溫溫的，而且很重。」

「哦，家裏還有別人嗎？」

「只有我一個朋友，請你立刻來好嗎？有很多事要當面和你商量。」

「好，馬上去。」

× × ×

「哥哥說馬上來。」女的轉述了她那做醫生哥哥的話，她哥哥是在醫院的值夜室接電話的，但事實上他沒有馬上動身，沉思了片刻，才堅決拿起電話。

「喂喂，這個時間打電話眞抱歉……」然後他報了自己的姓名，低聲說：「……現在已經有一個現成的屍體到手了。」

「眞的，那太好了。」

接電話的是醫生的朋友眼科醫生，這眼科醫生有一個雙眼失明的病人要移植眼角膜，俾使那人眼睛恢復光明，但由於眼角膜不容易獲得，所以這富裕的病人說，願意以高價購買，卽使非法到手也在所不計，而且他將付出一筆很大的報酬。

現在醫生想起這事，打電話連絡那眼科醫生，打算兩人一起做這筆生意。

「死者是我的妹婿，我想可以徵求妹妹的同意進行移植的。」

「那就拜託，這次成功的話，可有的賺了，現在手術室正空着，還是愈快愈好。」

「我知道，眼角膜可以切除，保存在冰箱裏，但一定要快，人死後太久就失去價值了。」

「好吧，那麽，現在立刻去搬屍體吧。」醫生擱下電話，急急走出去，開着救護車，以最高速度飛馳，個把鐘頭就抵達別墅。

那女的迎出來。

「哥哥，你來了，謝謝，我正不知道怎麽辦……」

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一家之主突然亡故，當然慌亂，這包藥喝下去，妳那位朋友也一樣，這是很輕的鎭靜劑，喝下去會舒服一點，現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，喏，喝吧……」

事實上那是兩包強烈的安眠藥。

「哥哥，是這樣的……」

才開口，女的就睡着了，男的也一樣。他們將熟睡五個鐘頭，這中間要把屍體運到醫院，割下眼角膜，然後重新載回來，一定不會有人查看屍體有沒有眼角膜的。

這種事情還是不要告訴妹妹才好，因爲對死者沒有損失，對活人有益，但恐怕妹妹會忍受不了，所以讓她睡上一陣，她醒來時已經一切OK了。

醫生在慌張中，把屍體搬進救護車，以最高速度開走。

一會兒，發現警車追來。完了，醫生想。

「你不知道超速嗎？」

「哦，對不起，因爲病人需要急救。」

看了車子執照，醫院名稱，和醫生的身份證後，警官說：

「好吧，我們在前面替你引導。」

「謝了，不必，驚動市民反而不好。」

「也好，那麼，請吧，救人要緊。」

車子開到醫院後門，那眼科醫生已在那裏等候，兩人把屍體抬進醫院走廊，放在輪床上。

「我們眼科醫生很少接觸屍體，不過，看樣子好像是剛剛死的，太好了，看來那富翁可以重獲光明，我們可以賺一筆。」

「唔。」女的哥哥內心有些狐疑地望着屍體。

「消毒器在那裏？必需先消毒一下。」

「我帶你去。」

他們把屍體推到一間空的房間，走了。一會兒，一切準備就緒，回來推屍體時，屍體連同輪床都不見了。醫生非常慌張，跑到醫院正門，看到守衛睡眼惺忪地在那裏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大夫。」

「沒有。剛才有沒有可疑的人出去？」

「我對自己的工作很忠心，一步也沒有離開，如果有行動可疑的人，我一定會發現。」

「那就怪了……」

「不過，剛才有警察先生來過。」

「什麼？警察？來幹什麼？」

「請不要驚叫。是這樣的，幾天前不是有一個身份不明的屍體送來，解剖的結果，已經證明爲生病死的嗎？警察是來收取那個屍體的，他們有證件，我當然就交給他們了。屍體不是單獨放在那個空房間裏嗎？」

守衛所指的方向，使醫生幾乎昏倒。

「怎麼？我不該交給他們嗎？本來我是想打電話報告一聲的，可是，對方證件齊備，而且是警察，不是普通人，我想不會弄錯，所以就沒有打擾你了。」

怎麼辦，不但眼角膜不能移植，而且屍體非送回去不可呀！醫生感到頭昏腦脹，四肢發軟。

× × ×

第二天早上，某醫科大學的解剖實驗室裏，教授向學生說：

「今天是你們第一次以眞正的人體做解剖實驗，可能感到緊張和好奇，不過，今天的經驗，相信你們終生不會忘記。」停了停，接着說：「這是警察送給我們的不知道身份的屍體，因此，我們才有機會做實驗。現在和古代不同，沒有人相信靈魂不滅的說法，由於醫學的進步，也許有一天人死後可以復生，不過……」

教授說到這裏，學生們都睜大眼睛注視以白布蒙蓋的屍體，原來屍體正慢慢坐起來，而且

說：

「啊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……」

學生們尖叫着，爭先恐後地跑出教室。

「屍體」接着說：

「還在吵嗎？這種秘密舞會怎麼會開成這個樣子？讓我喝那種莫名其妙的藥，說什麼鬆散筋骨的安眠藥，見鬼！使我昏頭昏腦的，只記得好像走到樹林裏的什麼地方，就倒下去爬不起來，然後像做了一場惡夢一樣。我怎麼在這種地方？怎麼回事？發生了什麼？喝了那個藥，太糟了，我的運氣眞壞，以後再也不相信什麼秘密舞會了！」（完）

各司其事

自從開始營業以來，僅僅數年光景，G產業公司已經急速地發展，而且繼續不斷地欣欣向榮！

有一天，一個稅務員來了，他要求晤見董事長。

「關於貴公司所申報的所得稅，有幾點不清楚的地方，我奉上司的命令來調查，希望貴公司合作。」

外貌顯得頗爲能幹的董事長出來接待，把他讓進會客室。

「勞動大駕，實在不敢當。敝公司從我開始，全體職員一致以提高公司的業績爲努力的目標，這一番艱苦奮鬥的經過，我想說給您聽聽。不過，這裏不大方便，我們另外找個安靜的場所吧……」

董事長說着，意味深長地笑笑。他的意思是說：我們上酒家吧。那稅務員很瞭解他的用意，

但他搖搖頭：

「不行，請客或送紅包，都行不通。就算我願意幫忙，馬馬虎虎，但上司一看就會識破！絕對不能通融。」不過，董事長仍然不灰心。

「嗨，請不要講得這樣嚴重。我並沒什麽不好的想法。不過，我們艱苦奮鬥的經過，請你務必聽一聽。敝公司創業未幾，外表看來似乎相當興隆，實際上有苦難言……」

董事長悲哀地，痛苦地，開始掉眼淚。然而，稅務員還是搖頭。

「眼淚攻勢也不會奏效。還有，我先警告你，縱使你多方活動，企圖使用壓力，對我們的新上司也不會發生效果！」

「哈哈啊……」

「想找出我的弱點而加以利用的計劃，勸你還是放棄的好。」

董事長睜圓了眼睛。

「嚇死人了！看樣子你們的新上司一定是個相當勤勉清廉的人，連一點人情味都沒有。不過，我會去拜訪他，招呼招呼，請他以後多多幫忙……」

「去見他也沒有用。」

「那是爲什麽？」

董事長奇怪地問。稅務員回答說：

「因爲他不但缺少人情味，而且他根本不是人，而是電子計算機。那是最新式、大型、高性能，而且零件很多的機器。所以文件中只要有一點可疑的地方，就立刻會發現。根據他的指示，我們這些稅務員才出來調查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已經到了這樣的時代了！唔……」

董事長惟有嘆息而已，過去他慣用的辦法已經完全行不通了。稅務員說：

「爲了貴公司的好處，一切問題還是從實招來吧！」

「好，我明白了。不清楚的地方在那兒呢？」

董事長已經死了半條心似地問。稅務員看看自己手中的紀錄說：

「貴公司的支出中，有一項金額用途不明，我們想知道這筆錢是付給誰的？」

突然，董事長臉色蒼白，聲音發抖。

「這一項請饒了我吧！如果要追加稅金，我會照繳的。」

「不行，不能通融，上司命令說：假使你不答覆，就要把你帶去。因爲電子計算機也有發現說謊的裝置，所以最後眞相還是會被揭露的！喏，請你乾脆地答覆我的問題吧！」

「啊！一切都完了！」

剛才死了半條心的董事長，現在已經完全死了心。於是，他哭哭啼啼地說出了收款人。稅務員把名字地址紀錄下來，走出該公司。

× × ×

稅務員按照紀錄的地址，直接前往訪問。

「我是稅務處派來的人！」

一個長相不佳的男人吃了一驚，但他故意裝傻地問：

「有什麼貴幹？」

「你從G產業公司拿過很多的錢吧？」

聽了這話，那男人驚惶不已。

「什麼？這是我和他之間的秘密嘛！G產業公司董事長這個混蛋，原來他都說出來了？沒有辦法，我也只好坦白地說吧。」

「請。」

「我是職業兇手，那位董事長雇用我殺死了和他們競爭生意的一位重要人物，所以，G產業公司才能在短期內迅速發展。不過，這位董事長爲什麼要說出來呢？」

職業兇手不解地問，稅務員回答：

「沒什麼可奇怪的，剛才我說的那筆錢，你確實收到了吧？」

「是的。再來就是要逮捕我了吧？近來警察的追捕能力實在驚人！」

「不，我不是警察，是稅務處的稅務員。」

「我搞不清楚，你現在要把我怎樣？帶我走嗎？」看來這個職業兇手也完全死心了。

「我先請教上司。」稅務員拿起電話，撥直通上司的號碼，獲得指示後，對職業兇手說：

「……不必帶你去，但你需要付那筆錢應付的所得稅。」

「這樣就可以了？」職業兇手滿臉狐疑。

「是的，這樣就可以了。」

原來那是稅務處的電子計算機，凡是他管轄範圍以外的事，他不必管，也沒有能力管。其他的事，自有其管轄範圍的電子計算機去負責，不是他該負的責任。

特效藥

病房的床上有一個老人躺着，他的旁邊是醫生。老人以微弱的聲音講話，他已連起身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「大夫，請你想辦法，我不願意死，我有很多財產，不論多貴的藥，請你儘管使用。」

「放心吧，打起精神來。我是在作最大的努力，請不要掛慮。」醫生鼓勵地說，本來這是絕症，但總不能照實告訴病人。

「拜託了………」

老人的聲音微弱而沙啞，說了一半就無法接下去，因爲他已落入昏睡狀態。醫生把護士叫過來。

「立刻準備打針，用那種特製的藥………」

「是。」

藥物注入老人體內，醫生充滿自信，守望着老人。

不一會兒，老人睜開眼睛，轉動眼球，張望周圍。

「啊！這裏是病房，我到底是怎麽搞的？」

「你的脈膊曾經停止跳動，我以爲你已經不行了。不過，我毫不猶豫地用了高價的藥物，才挽回你的生命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我彷彿曾踏進死的世界，這樣說來，那是眞的囉？」老人不知回憶着什麽，自言自語地說。

醫生問：「到底是怎麽一回事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剛才我獨自在原野上走着，美麗的花開放，風景相當好。我繼續向前走，遇到一條河流，那也許就是陰陽河。但我不知道，只衝動地覺得非繼續前進不可。我游水過去，到了對岸。在那裏發生了什麽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醫生歪着頭，把自己的耳朵移近老人嘴前，老人繼續說話。

「從那邊的樹下和岩石下面，跑出來好幾個年輕美麗的女人，她們非常歡迎我。我想我年紀這麽大了，不該這樣啊！但看看自己，發現自己忽然恢復年輕了，身體強壯有力！」

「那麽，心情愉快嗎？」

「那當然。可是我愉快不起來，因爲不知從什麽地方飛來一個繩套，套住我的身體，緊緊束着我，力量很大，把我又拉回這一邊的河岸。我再度游過去，還是被拉了回來。於是我睜開眼睛，原來是躺在這床上。」

醫生點點頭，說：

「這個繩套就象徵着我的治療，證明我盡了力量！」

「哼！」老人的神情並不顯得愉快。

第二天，老人又落入昏睡狀態，於是醫生又替他注射那種特製藥物。老人恢復意識時說：

「我又被繩套拉回來了。河那邊的天國眞是個好地方！我雖然好富有，但就算病癒，在這個世界裏還是不如那個世界快樂，那邊實在是個很吸引人的世界。我在考慮，到底那一邊好。」

然而，醫生却鼓勵地說：

「不能這樣說，請拿出勇氣來活下去。這是恢復健康的最重要條件。我也將作最大的努力！」

不過，這種情形重覆了幾次之後，老人說：

「不要再給我治療了。我不要繩套把我拖回來，我要永遠住在那個世界裏。我對這個世界已沒有留戀，早知如此，我情願快點死掉。」

「不過……」

「不，這是我的希望，讓我這樣拖着，該是個人道上的問題。我該壽終了，而且你已盡了力，所以你沒有任何責任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治療停止，老人死了。他是在十分安靜的情況下死去，這該說是理所當然的吧？

護士小姐一面整理死亡診斷書，一面低聲向醫生說：

「大夫，您發明的新藥，效力眞大，眞了不起！」

「哦，妳是指使病人看見天國的幻覺作用嗎？注射這種藥，任何人都不怕面對死神，甚至希望死，於是就能夠安靜地死去。」

「對於無法逃避死亡的人類來說，可說是最好的拯救，最好的禮物！」

然而，醫生的表情顯得無精打彩。

「我很慶幸發明了這種藥，可是由於這種藥的效用特殊，所以我不得不保持秘密，也不能接受人們的讚揚。這種事我還能夠忍耐。最糟的是：我自己臨死時，不能利用這種藥，因爲我知道它會使人產生幻覺，所以對我自己根本毫無效用。」

流行病

一個寂靜的晚上，艾先生從酒吧出來，醉醺醺地踏上歸途。街上行人寥寥無幾。

他來到一塊空地上時，發現那裏有個人影佇立着，仔細一看，是個中年男子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。是小偷？還是自殺？

艾先生訝異地注視對方，只見那人從口袋裏摸出一個東西，它轉眼間就變成一個大圓盤，那男人歪着頭看了看，就乘着它飛上天空，一下子就不見了！

艾先生嚇壞了，醉意霍然而消。這不是尋常的事，非趕快告訴人家不可。他慌忙地跑起來！

這時迎面來了一位年輕的女郎，艾先生氣喘吁吁地說：

「發生了很大的事，請妳聽我說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女郎露出好奇的表情問，帶着警戒與無可奈何。

「也許妳不相信我的話，剛才我遇到一個奇怪的男人，他從口袋拿出個圓盤，會飛的圓盤。

這圓盤漸漸變大，那人就乘着它飛上天了！」

艾先生想慢慢地說，但他控制不住地加速了語調。但女郎沒有逃走，點頭傾聽，然後不勝乏味地打開手提包，拿出一個東西。

「啊，那是什麼？」艾先生嚇了一跳，是圓盤，和剛才那男人的一樣，在他眼前變大。女郎乘上它，無聲無息地飛上天。那女郎的動作好像非常自然。

艾先生不由渾身發抖，驚慌地向四處張望求救，發現遠處有派出所的燈光，便全力向那裏奔去。

「警察先生，糟了！一件大事！不是平凡的事，啊啊……」

警官請他坐下，然後問：

「怎麼了？搶劫嗎？或者是發現火警？還是看到屍體？」

「不是這樣尋常的事，請聽我說吧！」

「當然洗耳恭聽，這是我的工作，請鎮靜地，把重點說出來。」

「我先聲明，這也許是會惹人發笑的事。大約二十分鐘前，我經過那邊的空地時，遇見一個男人……」

艾先生把那男人的事，以及接着遇到那女郎的經過都說了出來。

警官沒有笑。艾先生放下了心，以爲他將通知警察局，立刻採取措施了。

然而，等了很久，警官仍沒有動靜，也不說什麽。接着，警官從制服口袋掏出一樣東西。

又是圓盤！艾先生想，它也會變大吧？果然圓盤轉大，警官乘了它，飛向黑暗的天空。

艾先生呆呆地目送着它。

「眞不敢相信，這是不該有的事。但我親眼看到了，近乎幻覺。如果是幻覺，還有點道理，就怕是我的腦筋有毛病……」

艾先生自言自語地說，走了幾步，看到神經科醫院的招牌，他便上前敲門。

「大夫，這麽晚了，實在對不起，但我必須請你趕快給我診察，是急症！如果這樣下去，恐怕不能維持到明天……」

沒有人回答，艾先生繼續拚命敲門。過了一會兒，他才聽到聲音，門開了。應門的醫生表情興奮地說：

「讓你等了很久！說眞的，我剛才是在看窗外，對面那一家的陽臺上面，有人不知在做什麽，我覺得奇怪，就用望遠鏡觀察。於是發現那人從口袋裏拿出一個東西，你知道是什麽東西嗎？

「這個……」艾先生躊躇着，訥訥地說不出話。有一句話在腦中盤旋，但他不敢說出來。」

而醫生不理會他，興奮地繼續說：

「唔，先生，是一面圓盤，而且它變大了。我好奇地注視着，於是那人乘上它，向空中飛走了。我正在看這些，所以你敲門我沒有答應。唔，你相信嗎？」

艾先生霎着眼睛，該表示怎樣的意見呢？正在猶豫不決之間，他感到身上癢癢的，是口袋附近在癢。艾先生無心地把手插入口袋，拿出了一樣東西。

是圓盤，但他並不十分驚訝，不知怎麽地竟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。圓盤一旦拿出來，在醫院門前漸漸轉大。

乘圓盤的方法剛才已經看過，艾先生乘上了它，然後想，唔，不錯，也許這就是所謂流行吧？因爲是流行，所以大驚小怪也沒有用，有理講不通。

追究原因或解釋原因都是不可能的，流行病最好是不要染上爲妙，即使要和別人檢討也沒有用！

眞戲假做

「我眞想做一件痛痛快快的事，轟動一下，而且能夠得到一大筆的錢。」

一個犯罪集團的爪牙信口說。不過，他們的頭子却輕鬆地點頭回答：

「對，我也一直在考慮這件事，現在終於給我想出辦法來了。我們大家來把它付諸實現吧！」

頭目的口吻非常乾脆，反而使那些爪牙目瞪口呆，一個個伸長了頸子問：

「到底要怎麽做？」

「一般地說，犯罪行爲都是在夜間進行。可是，夜間周圍很靜，反而容易引起注意，我認爲還是利用白天比較好！」

「你的話也許對。畢竟你是頭目，你想出來的辦法與衆不同。那麽，詳細的計劃是……」

「白天到銀行去搶錢，如此而已！」

這話大出意外，爪牙們十分驚訝。

「不要開玩笑，過份魯莽，在銀行入口處就會被抓到！」

「所以，我說你們這些傢伙都不行！喏，聽着吧，我詳細地告訴你們……」

頭目開始說明，他們這一夥人化裝爲電視片的外景隊，就容易行動了。

他們假裝拍攝搶刼銀行的場面，爲了逼眞起見，要做一份像樣的劇本，在附近站崗的警察也要送他一份，那麽，他就不致起疑心了。看情形，說不定連羣衆的秩序，他也可以幫忙維持。

大家雖然都帶着手槍，人們會以爲是小道具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們可以自由調配。

然後大家一齊露出強盜的本來面目，事出意外，銀行方面一定來不及應付。縱使聽到槍聲，警察也不會跑過來。那麽，他們便可以帶着錢，大搖大擺地離開。

爪牙們聽得心悅誠服，十分的敬佩。

「不錯，十分高明，我們毫無異議。」

「那麽，立刻行動。」

於是他們決定了電視影片製片廠名稱，並準備攝影機，印製劇本；膠卷當然不需要。

他們有的化裝成惡棍，臉上的化裝可避免被認出本來面目，這一點對他們很有利。有的化裝

成維持秩序的人，其他還有各種角色。

一切準備就緒，開始行動了，車子載着他們一夥人到銀行前面下車，手中拿着槍。旁邊站崗的警察過來詢問，他們把劇本遞過去，說明了原由後，警察立刻點點頭，沒有講第二句話就讓他們進去。

一切正如預料，進行頗順利。他們進入銀行後，便高聲宣佈：

「各位先生女士，我們是眞正的強盜，把錢拿出來，有誰敢叫，我們立刻開槍！」

然而，從這裏開始，就不能按照計劃進行了，以後的發展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。守衛笑嘻嘻地走過來說：

「我來幫忙吧，我不知道要在這裏拍影片。對不起，我們的上司太古板了，眞傷腦筋，根本沒有通知我，其實宣傳工作很重要……」

這時顧客之中的一個青年走來。

「我是作家，你們剛才的臺詞太奇怪了，好像在對銀行裏的人發表演說一樣，假使是眞的強盜，不會這樣嚕嗦，觀衆一看就會看出馬腳來，不夠眞實。這劇本是誰寫的？這樣差勁，下次讓我替你們寫一個。」

青年說着，拿出名片。頻頻拜託。這羣強盜好不容易才擺脫了他們，走到窗口。裏面的女職

員說：

「什麼時候開演，通知我一聲啊！我也要上鏡頭？那麼，我現在去化粧一下。」

另一個銀行女職員從她的椅子上站起來。

「我也要參加演出，我對演戲很有興趣，時常客串表演，所以演技很棒！」

強盜之一大聲說：

「喂，大家聽着，這不是演戲，是眞的。」

他扣動手槍的扳機，砰的一聲，子彈打中天花板上的吊燈。可是，這樣做並沒有發生多大的效果，一個男子走近他說：

「太好了，簡直和眞的一樣！」

不知誰說：「事先在天花板上的電燈裏面藏了火藥，使它爆炸的吧？好大的爆力，效果太好了！」

這時銀行的經理走出來了。

「請加進槍擊玻璃的場面好嗎？那是有防彈作用的特殊強化玻璃，如果能藉此宣傳一下，人們對本行會增加信心的。」

經理說着，拿出一個信封，顯然是紅包。銀行男職員也過來說：

「請讓我飾演和強盜打鬥，毫不屈服的角色！」

強盜們努力強調自己是眞正的強盜，可是沒有人相信他們，這時好幾個警察走進來。

「我和同事們商量了一下，還是眞正的警察出現在鏡頭上，效果比較高。這是我們個人的興趣，如果能上鏡頭，在故鄉的父親母親也會很高興的！」

已經到了進退維谷的地步了！強盜頭目無奈，大聲叫道：

「喂，今天到此爲止，回去修改劇本。」

一夥人退了出來，有人埋怨地說：

「想不到會變成這樣，太意外了！這個世界瘋了，我從沒看過這麼多膽大包天的人！」

得來不易

羅斯先生想經營一樁事業，經過一番計劃後，又與朋友商量這件事，朋友認爲不壞，並告訴他，需要先獲得主管機關的認可始能開張。

羅斯先生便塡寫了申請書，送到主管機關。這裏是一棟相當大的建築物，羅斯仰臉看了一會兒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好大的辦公廳，平時和它沒有緣份，竟不知道有這麼大。」

不過，他不是爲了感嘆而來，於是，他走進入口，在詢問處問：

「我是來申請新事業的，請問要在那裏辦手續？」

詢問處的小姐看看文件，把它放在複寫機上面，然後在原來的文件上面蓋了章，交給羅斯先生，含着微笑說：

「本機關辦手續有一定的順序，請先到第一部的第一課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羅斯先生按照指示找到這間辦公室，負責人一面看文件，一面按着桌上裝置的小型電鈕，立刻發出卡達、卡達的聲音，負責人讀出數字，在申請書上面蓋了印章，退還羅斯先生。

「請你再到第二部的第三十五課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羅斯先生乘電梯，經過走廊，看壁上的指示欄，找到了該辦公室。

這間辦公室頗爲寬敞，負責人在角落裏辦公，看完文件，對羅斯先生說：

「你有什麽特長？請在這裏表演一下。」

「哦，並不是沒有，但爲什麽要這樣做？」

「這是對申請人的個性檢定，不必要怎麽高明，老實說，這對於高深心理學，或本人的社會接觸經驗的探索，以及觀念和行動的流動性平均等等，都有用處。」

「我聽不懂，但我明白了，照你的話做就是了。」

羅斯先生一邊唱一邊在寬敞的室內跳舞，負責人拍着手，按着桌上的小型裝置說：

「辛苦了，那麽，請到第三部的第十三課。」

見到十三課的課長之後，他就對羅斯先生說：

「請稍候。」

羅斯先生在指定的椅子坐下來，這位課長看起來並不忙，但讓他等了很久。

正當他感到疲乏之時，課長終於叫喚羅斯先生的名字。

「讓你等了很久，機關都有許多規則，非按照規則做事不可。那麽，現在請到第五部的第二十六課去吧。」

「是。不過，關於我的申請，是否已在進行審核？」

「放心，這一點請不必掛慮。」

「眞的？」

羅斯先生又在這棟大樓內走動，不論那一課，負責人都按動桌上的小小裝置，發出聲音來，然後在文件上面蓋章，指示下一次該去的部門。

然而，不知道這種情形要到什麽時候才終止，問了也得不到明確的答覆。不知在進入第十幾個辦公室之後，負責人說：

「請到第一部的第一課。」

「是，謝謝。」

羅斯先生鬆了一口氣，總算結束了吧？他進入這間辦公室。第一部第一課的課長對他說：

「辛苦了，現在請到第六部的第二課。」

「什麽？這是什麽意思？我以爲到這裏就結束了啊！那我爲什麽要回來？爲什麽還要到其他部門去？」

「這是規則，請按照規則辦手續吧。」

聽了這話，羅斯先生有些生氣。

「儘管是規則，也不必故意爲難申請人，簡直像擲骰子遊戲，一下子那裏表演特長，一下子走到這裏休息一陣……」

第一部第一課課長說：

「你好像發現了。老實說，正是這樣，桌上卡達卡達的小小檢關，剛好代替了骰子的任務，是它指示下一步要到那一部門去。」

聽了這話，羅斯感到有些驚訝。

「那麽，爲什麽要這樣做呢？」

「你的申請書在複寫後，就以電子計算機審查決定。不過，決定得這樣快對你沒有好處，如杲申請手續麻煩一點，你以後對事業會熱心得多。輕易地得到認可，人們往往會輕率從事。因此，我們必須這樣做。」

「不過，桌上的裝置絕對公平，絲毫不能舞弊，請你信任它！」

羅斯先生點頭說：

「原來如此！很有意思，我要努力，不管幾天才能把手續完成，我都要貫徹到底。請按桌上的機器吧，要是數目能夠一起跳出來就好了！」

好時光

從公司裏下班後，老魏在自己的轎車中打瞌睡，做着愉快的夢。他這樣做並不危險，因爲所有的車輛都有自動操縱設備，只要按一下「回家」的電鈕，車子就會循正確的路徑開回去。

「喏，到了！」

錄音帶發出報告的聲音，老魏睜開眼睛，已經回到郊外自宅的門前了。他走出車子，一面喃喃地說：

「我是活在怎樣的時代啊？能夠這個樣子回家……」

他下車後，車子便自行駛進地下室的車庫。老魏抬起手按一下門，立刻聽到悅耳的音樂。在音樂聲中，門開了。這門鎖是接受了特定的電波而發生作用的。

不過，他的太太和兒子都沒有來迎接他，顯然他們正各自熱心於他們自己的事情。探視一下太太的房間，她坐在自動椅上面，眼睛閃亮有神，壁上是供電視電話使用的彩色畫面，映出一個

討人喜歡的男人的面孔，正在滔滔不絕地講話。

「如何？這是自動化粧機，能使妳美麗的臉蛋更加富於吸引力，其效果是……」

於是畫面上出現了一個模特兒，用一種機器表演各種化粧。

「果然很方便！」

太太看得出了神，老魏想要開口阻止，不過推銷員顯然已佔了上風，他運用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從效果方面來看，這種機器實在便宜，同時可以三年分期付款，太太愈聽愈心動。

她剛說要買，畫面旁邊壁上的洞口，便出現了貨品，這是分公司從地下管輸送來的。老魏抱怨說：

「嗨，又買了一件奇怪的東西！」

「可是，如果我能夠增加美麗，你也會高興吧？內在的愛情，外在的愛情，兩件都很重要，所以現在是了不起的時代啊！」

「不錯，確實是很好的時代。」

熱愛太太的老魏，表情立刻轉爲愉快，沒有比太太漂亮更令他滿意的事了。

老魏進入自己的房間，站在衣櫥前面，於是，從衣櫥中伸出一雙機器手，把他的衣服脫掉，

換上家常便服。

從窗子看出去，他的讀小學的兒子用電槍在玩射擊假鳥的遊戲，這種槍對人沒有妨害。

「多好的時代！從前的孩子恐怕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的玩具。」

老魏以感動的口吻說，看看鐘，然後叫喚兒子。

「好了，玩夠了，進來做功課吧！」

他把兒子送進讀書室，上了鎖。這種鎖要等到兒子做了幾道習題之後，才會自動打開。

「多精巧的設備，居然可以敦促孩子用功，做父母的省得麻煩了。能夠生活在這麼好的時代中，眞是幸運！」

老魏在長椅躺下來，喝着從壁上流出來的冷鷄尾酒，一面欣賞立體電視。

一會兒，晚飯的時間到了，全家圍着飯桌，吃的東西絕不會有不合胃口的，因爲最新式的自動調理機，已事先檢查過各人的腦波，知道每個人最喜歡吃的食物。在飯前，大家先祈禱。

「我們由衷地感謝在這樣美好的時代生活。」

大家都這樣說。吃完晚餐後，老魏看看壁上的日曆說：

「啊，原來是明天！糟糕，差一點就忘了。」

他便利用電視電話訂購物品，例如蠟燭、木炭、罐頭、開罐頭的工具等，都立刻從送貨管送

到。

因爲明天是停電日。雖然三個月之間，只停電一天，但所有的機器都不能動了，大部份的設備都不是乾電池的電力可以推動的。有一次因爲忘了準備，他們過了一天頗爲苦腦的日子。

這一天，不論對於那個家庭都是不方便的一天，但正因有這一天，大家才會感謝電的效力，體會現代生活的幸福。

太太提高警覺地說：

「喂，你最健忘，下週有『無保險日』，可別忘了！要先給醫生看看，拿些精神緊張劑回來。」

「哦，這一天又到了！」

「無保險日」每年有兩次，這一天一切的保險都無效，當天死亡的人，再高額的生命保險都不能獲得給付。

意外事故受傷，保險也無效。這天所發生的事故，都得由個人財產來支付。事實上常有人遇到這樣的情形，火災、沉船、遇盜，都領不到保險金。這一天行動需極度的小心。

另外，下個月感謝電腦的日子就要來臨，這是一年一度的重要日子，這天一切的電腦都失去性能。

天氣預報不正確，自動操縱的汽車以及其他交通工具都亂跑，電話打不通，收到奇怪的貨物，電視節目也亂七八糟。

甚至人的腦子在這一天都會感到不正常，但一方面也令人感到有趣，由此人們能夠瞭解電腦的價值，同時對它的故障產生心理準備。

技術指導

防盜用具製造公司的老板A先生，有一天接到一通電話：

「喂喂，你是A先生嗎？」

這是A先生桌上的專用電話。

「是的，我就是。你有什麼指教？本公司專門製造和出售防盜用具，早已獲得大衆的讚譽和信任，傳統上的信用也是業界中的第一位，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與本公司匹敵，這是我們引以自負的。只要裝設本公司的產品，任何……」

「不不，我不是訂購東西的，有一件很有趣的消息，我想通知你。請你仔細查一查貴公司保險箱裏的鈔票，少了很多！」

對方改變了語調。談話內容也出乎A先生意料之外，A先生一面苦笑，一面說：

「哈哈，是嗎？不過，我沒有時間和惡作劇的人談天，夠了，到此爲止吧！」

正要擱下電話，對方却說：

「如果你以爲是開玩笑，那麼請你去查一下怎麼樣？我是怪盜X，請別說這是個開玩笑的名字，去查一查吧！卅分鐘後我再打電話來，這一段時間內，你要查清楚！」

說着，對方先切斷了電話。怪事！A先生想。不過，他還是偕同會計課的人員到保險室去查看。

該有的款項確實少了很多，顯然剛才的電話不是假的，A先生垂頭喪氣。這時電話鈴響了！

「喂喂，我是剛才的怪盜X，如何？」

「款項確實少了！你這個小偷！我要馬上報警，非抓到你不可！」

A先生氣憤地說。但對方的答覆很妙。

「不必勞動大駕，我正想去投案。」

「不錯，趕快這樣做，可以減輕罪刑。」

「不過，這樣一來，事情就公開了，大家都會知道，我只利用一根鉛線就撬開貴公司入口的鎖，並且避開紅外線防盜裝置，切斷緊急鈴的電源，打開保險箱的號碼鎖！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那麼，我現在就去投案，新聞記者們一定喜歡這條新聞……」

領悟了這話的含意，A先生着慌了。

「喂，等一等！你這樣做，我們會成爲人們的笑柄，第一流的防盜用具公司，信譽將一落千丈，你不要這樣做！」

空氣完全改變，對方似乎早已預料到這樣的結果，以毫不驚奇的口吻說：

「是的，這樣是比較聰明的做法。只要你求我，我可以不投案！」

「不過，有交換條件，對不對？哼，或許你還想以此爲把柄，永遠敲詐下去？是嗎？」

「眞可憐！」

A先生握着電話，拚命地運用腦筋思索，他不願意遭受這種挾制。他想，應該有打開死結的辦法！於是，他掙扎地說：

「你絕對不會如意的，我已經想出對付的辦法了。被偷的款項，我會秘密補上去，我再把附近的指紋擦掉，當做沒有這回事。反正根本沒有證據！」

「唔……」

這次輪到怪盜嘆氣了。A先生氣勢洶洶地接着說：

「我將否認被竊，要自首是你的事。那樣的話，你只有被人譏笑，人們會把你當做瘋子！

「還有，爲了防止你再度行竊，不管是那家公司出品的，只要是防盜器，我要全部裝上。如

何？怪盜先生！」

「唔………」

對方恨恨地哼着，片刻後，掛上了電話。

× × ×

「……就是這樣進行的，現在一切都解決了，請放心吧！」

一個男人這樣說明。這裏是一所漂亮的小小事務所，坐在寫字桌對面的青年，精神爲之一振。

青年是A先生公司裏的職員。

「啊，總算安心了。挪用了公司裏的錢，要是被查出來就完了！」

「幸好你來找我，對於我的事務所來說，這也是有意義的。」那男人以公務性的口吻說。但青年人還是不住地腰彎行禮。

「你想的眞是個好方法，我很感激。僞裝怪盜X，這一着眞妙！」

「不，我這邊純粹是生意。既然做這一行，我當然想得出辦法來。請不要忘了付佣金。」

「當然要付。社會愈複雜，愈會產生各種行業，例如你這彌縫紕漏的技術指導等………。」

尋寶記

鮑先生經營不大不小的事業，但不能算生意興隆。他是個性格單純的人，喜怒都形諸於色，因此，容易遭到失敗。

鮑先生住在高層公寓的頂樓上，從那裏可以展望遠近的景色。

某夜，當他躺在房間裏的床上睡覺時，做了一場奇怪的夢，夢境的感覺是：山在召喚他！當然不是像漫畫那樣，有一座山伸出手來招呼他，只是不知怎麽地，覺得好像山在強烈地吸引着他。而且那不是完全陌生的山，是從他的房間窗口可以遠眺的山。

睡醒後，鮑先生走到窗前，偏着頭看窗外。

「就是那座山！這個夢眞怪，是不是啓示我，有時也該去爬爬山，舒暢一下身心呢？」

他對自己說。不過，如同往常的夢一樣，到白天就忘得乾乾淨淨了。然而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。

這天晚上，他又做了相同的夢，山比前一夜清楚，向他召喚的感覺也更強烈。鮑先生醒後，不由沉思起來，接着拍了一下膝蓋說：

「唔，這個夢一定是告訴我有寶藏。以前我也在書上看過，根據夢的指示而發現寶藏的事。是幸運之神惠賜我的吧？」

鮑先生大爲興奮，但很快地就發現這不是容易的事。雖然知道是對面那座山，但不知要花多少天，甚至多少月或多少年的時間，才能查得出究竟是那一個山頭。當然知道地點的話就好辦了，但根本沒有線索。

唯一能夠幫忙的是夢，他心裏惦念着這事而入睡，終於達到了他的願望。在夢中，山上只有一個地方特別清楚，鮑先生跳起來，把這地點記在地圖上面，他非常高興！

「太好了，終於知道地點了，立刻出發吧！」

他開始準備，鏟子、鶴嘴鋤等挖土工具齊備，當然還預備了一個大旅行袋，以便裝寶物回來。同一公寓的人看到他這副打扮，問道：

「怎麼回事？鮑先生，要去那兒？」

「不，沒什麼。」

「可是，你的樣子不尋常啊！」

「等我回來再和各位說明吧。」

鮑先生不願意說，天機不可洩漏，否則他們一定會跟我去，一插手幫忙，就得分一份給他。他頻頻回頭，注意看看有沒有人跟蹤。他先搭火車再乘巴士，然後運用自己的腳。路是斜坡，他體力並不大，再加上沉重的行李，一點也不輕鬆。不過，累一點算什麼？不久就可獲得可觀的財寶了！

一面對照地圖一面走，不久終於走到夢中所顯現的地點，但鮑先生停步思索起來。那地點有一座小屋，顯然有人居住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是否已有人發現而搶先挖到了？不過，既入寶山，他就不想空手回去。

鮑先生懷着期待與好奇，上前敲小屋的門。

「有人嗎？」

「請進。」

聽到屋內的聲音，推門進去一看，是一位老人。再仔細看看，他似乎不是獵人或林業方面的人，一臉的聰明相。鮑先生竟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。沉默了半晌，老人先開口問：

「你有什麼事？」

「老實說，我是因爲受到夢的啓示才來的！」

鮑先生訥訥地回答，老人突然哈哈笑起來。想起來確實可笑，但這笑聲未免過高，過長，使鮑先生有些氣惱。

「也許可笑，但你不覺得有些失禮嗎？」

「不，請不要誤會，不是因爲你可笑才笑的，我是在高興自己的試驗成功。」

「試驗？……」

「爲了避免受到阻擾，我在這山中蓋小屋，研究了很久，現在終於成功了！」

「那麽，是研究什麽？」

「吸引人的設備，把這設備朝着都市，讓它發生作用，結果，把你吸引到這裏來了。由此證明它確實發生了作用。」

老先生說着，又笑起來。小屋角落上有個說不出什麽形狀的複雜裝置，一個類似天線的東西朝向都市，這個方向剛好對着高層公寓上鮑先生的房間吧？老先生繼續笑個不停，鮑先生愈發氣憤。

「你這個人怎麽回事？不先說一聲就拿別人做試驗，太尋開心！」

他舉起鶴嘴鋤就往那裝置上敲下去，機器破碎了，零件向四處飛散。

老先生停止了笑聲，不但如此，臉上還露出頹喪失望的表情。

「你也太魯莽了。事先通知你，怎麽能做試驗？這些設備花了我許多年的心血，現在已沒有力氣重新開始了。本來爲了感謝你到這裏來，我想把這件事交給你，讓它事業化……」

鮑先生慌了，冷靜地一看，確實是了不起的設備，能夠不斷地吸引客人，所以不論做什麽生意都可以利用。

「啊，我不知道是這樣，請重新做一次吧，我來幫你做。」

「不，我已沒有氣力，你也幫不了我，因爲你不是專門的人。」

局面已經無法挽回了！現在該鮑先生頹喪了。

機密室

F23是A國的特殊情報人員，他對祖國賦予的使命十分熱心。

除了對使命的熱忱之外，作爲情報人員還需要有鐵般堅定的意志，強韌的精神，敏銳的腦筋，以及壯健的體格。因爲情報工作非同兒戲。F23具備了這所有的條件，換句話說，他是個優秀的情報員！

他接到了上司的命令。

「你馬上進入B國，指揮當地的同志，探索B國的國家機密。」

B國是A國的假想敵，所以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。他緊張地回答：

「是，我一定完成任務！」

F23勇敢地出發了，他潛入B國，約經過一年，蒐集各種情報的結果，發現B國的軍事最高機密，是在該國國防總部地下室的一個房間裏。

不過，在知道這個消息之前，已經有幾個同志被B國的警察逮捕了，有的在被捕時，立刻吃了事先預備的毒藥殉職，有的則在被拷問後，因不肯屈服而被處刑死亡。

儘管犧牲了好幾個同志，他們這些情報員仍然繼續活動，從事工作。爲了不讓那些同志白白地犧牲生命，他們一定非達到目的不可。

F23按照計劃進行，收買該國國防總部的人，並掌握私人弱點加以恐嚇，再竊取建築物的圖樣。根據這張圖，他發現地下室中有一個最堅固的密室，地震、火警，以及簡單的爆炸都不會受到損壞。

F23看着圖，自言自語：

「一切機密想必都藏在這裡，不過，看情形似乎無法下手……」

「若是能夠輕易偷到的，就不算是機密。那麽情報人員的存在就沒有意義了。無論如何，我們非潛入這個房間不可，這是我們對祖國和同胞們的義務。」

F23指着地圖，鼓勵大家。於是新的計劃成立，付諸實行。他們收買另外的有關人員，獲得警察方面的情報，和警鈴的線路圖等。

進行到這一步，花費了很多金錢，但沒有辦法，情報工作本來是要花錢的，只要能夠獲得比所花費的金錢更有價值的成果就夠了。

F23決定了行動的日子，然後打密碼電報回國：

「我們決定今天開始，爲奪取最高機密而作戰，一切預備妥當，請等候捷報！」

然後每個人都化了裝，帶着巧妙的僞造身分證，向B國國防總部出發。不用說，每個人都藏着小型的高性能武器。

通過入口的警備線，逐漸接近地下室的目的地，但他們無法收買全體的警衛，所以發生了打鬥，殺死了幾個人，也有幾個人被殺。

多處發生打鬥、起火，煙幕瀰漫，叫聲四起。

F23在混亂中奮力向目的地前進，抵達門前時，看到外面寫着「機密室，嚴禁入內」等字樣，他以強力炸藥把門炸毀，進入室內。

環視四周之後，F23歪頭沉思起來，這裏沒有任何文件，也沒有底片、膠卷，或磁氣錄音設備。

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他喃喃地說，一面查看牆壁，他以爲可能有秘密的洞孔，但是沒有。

F23什麼也沒有發現，感到很失望，也很焦急，很生氣。於是帶着祈求的心情重新掃視室內。中央有一張桌子，桌上有個電鈕，旁邊以紅色的字寫着：「勿碰電鈕！除非接獲命令，絕對

不可按它。」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在F23發現電鈕時，他的同志一個個被打倒，走廊上的衛兵已逼近這房間。

衛兵之一從門口看到F23，發出了驚慌的叫聲。

「等一等，不可以碰那個電鈕！」

但F23這時已有點明白了，反正逃不了一死，非在死前轟轟烈烈地幹一下不可！

他的指頭伸到電鈕上面。看到這情形：衛兵的指揮官說：

「停住吧，只要你不按它，我們保證你的生命安全，也願意給你錢！」

「不，我不能珍惜生命，我更不要金錢，我寧願選擇光榮的死，A國萬歲！」

F23叫着，手指用力按下電鈕。任務雖然沒有完全達成，但總算困擾了B國，想到這裡，他感到痛快和滿足。

衛兵的指揮官臉色蒼白，聲音發抖。

「啊，你終於按下去了！」

「等着瞧吧！」F23高聲笑起來，但指揮官對他說：

「你知道那是什麼電鈕嗎？那是使A國立刻成爲灰燼的飛彈發射電鈕！」

太空樹

「你眞是太方便了……」

那男人說。這裏是太空船船艙內，乘客只有他一個人。他是爲了尋找新的行星而從地球啓程的，但由於計算中的地點沒有行星，此刻正歸返地球途中。從啓程以來已經過了好幾年。

這男人所說的「你」是一棵樹。這棵樹在太空船裏面，高度比這男人還高，樹幹直經約四十公分，枝椏伸展，樹葉繁茂。

「你是一大傑作……」

不錯，它是植物研究所的傑作，是高度的科學、品種改良的成果，與栽培技術的發達所產生的。

「而且還開放美麗的花兒……」

樹上經常開着花朵，淺淺的紅色泛着白色，含苞欲放時尤其嬌媚。沒有其他可供觀賞的景色

也是原因之一。窗外的星星沒有變化，而從地球帶來的書和音樂已經都膩煩了。

相對之下，花兒是新鮮的，而且有一縷淡淡的清香，永遠不感到厭倦的芬芳。

「要是沒有你，我會悶得很無聊，說不定會神經錯亂哩。」

這是第一次太空船載着樹到太空，所以太空人之中，第一次利用樹的人是他。

花凋謝後就開始結果實，開頭是小小的青色果實，接着顏色漸漸轉淡，然後變成粉紅色，然後就紅透成熟了。觀望果實顏色的變化，也是很好的消遣。

男人摘下那又紅又大的果實來吃，水份多、美味可口。這滋味也是百吃不膩的。如果需要變化，可以嚼樹葉，那是很清爽的味道。葉柄部份的味道是鹹鹹的。

吃法非常多，把果實放入罐內，不久就變成酒。那男人喝着它瞇起眼睛說：「眞不錯。以前到太空是禁止喝酒的，因爲帶着酒會增加太空船的重量。」

樹枝上經常掛着適當數目的成熟果實，不會太多，也不會太少，剛好足夠這男人吃飽的份量。

不必費心去照顧這棵太空樹，只要他在太空船內的厠所排泄就行了，那些排泄物就自動輸送到樹根，成爲樹的養分而被吸收，那是剛好足夠它吸收的份量。

男人呼吸，把氧氣變成二氧化碳，樹則把二氧化碳變成氧氣。光合作用具有能源，光是從船

艙上面而來的。不過，不管光線如何強烈，躺在樹蔭下的男人並不會感到刺眼。

換句話說，光線的電源——就是原子電池沒有乾涸之前，兩者十分調和順暢。

「好投緣的同伴伴。」

男人說：船艙內也有爲防備萬一而帶來的普通食物，但他不吃它。因爲他唯恐擾亂與樹之間的調和，同時也不喜歡吃普通食物。

起初他有些不習慣，覺得彷彿是透過樹而在吃自已的排泄物。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感覺。花兒美麗，果實可口。

「開頭的時候，你的感覺大概也一樣。」

他覺得樹和他是相互依存着生活，而且這份想法增深了他們的親近感。從出發以來，已經吃了數不清的果實。吃了多少就是雙方之間的循環次數多少。還有那無以計數的呼吸！

船艙內的空氣沒有病源菌，所以他從不生病，樹也不會發生病害。這裏經常是清潔而詳和的，令人忘了時間的流逝。

地球漸漸接近，清楚地聽見定時通信的無線電時，才有了時間的感覺。眞正感到太空船在移動。

來自地球的無線電問：

（一切順利嗎？）

（是，順利飛行中。已經好多年沒有回地球了，這當中有沒有發生什麼大事？）

（唔，倒沒有什麼大事。不過，一度平息的空氣污染問題，現在又舊事重提了。）

（哦。）

他回答後，關了無線電。片刻後他對樹說：

「喂，聽見了吧？」

據說空氣污染，而我已經習慣於這清潔的空氣，能適應地球的空氣嗎？我已經和地球上面逐漸習慣的人不同了。

「聽見了。」

樹回答。但他並不驚訝，因爲樹已經像他自已的一部份一樣親近。

「我還不想回地球，再繼續飛行吧。回到地球、和你分開後，恐怕我會死掉。原子電池好像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。你認爲怎樣？」

「贊成。」

「你可別枯萎哦。」

「你也不能死，因爲你是我的一部份……」

一會兒，樹喃喃自語地說：

「你眞是太方便了……」

郁達夫的遊記 305

郁達夫遺著　定價四〇元

●以郁達夫那名震中外，歷久不朽的文筆，描敍故國江南江北秀麗的山河勝景，一草一木均格外嫵媚婀娜！山山水水亦更雄偉壯觀，而今河山變色，再回首意黯然，郁達夫的遊記，更覺珍貴。

談文豪 306

朱約農著　定價四五元

●中外藝壇的樣品屋，從林語堂、洪通、朱銘，到沙特、海德格、孟泰爾，以及阿里、賽珍珠、威爾杜蘭等等威震國際的名家名著，朱約農先生，一一加以論列，如佛論道，妙語如珠，保證精采。

吾妻吾子 702

劉慕沙譯　定價四五元

●風趣的現代小說，精采的男女故事，告訴我們許多婚姻生活的秘密。

靈山秀水 307

邢天正・陳世空等著　定價四八元

●集二十幾位山岳名家的實際經驗和情趣，以精采的文筆，表現臺灣高山、野外的雄姿和路況，比登山手冊更實用，比一般山林文學更野、更眞、更美，奉告喜愛羣山的朋友，勿忘良伴。

月光光 703

丘秀芷著　定價四五元

●溫馨的親情、純樸浪漫的荒野情趣，以及月夜慈光，和少男少女的渾沌天眞，都是本書非常特殊的風格，一定令你感動……。

大丈夫的心理 308

東方喬譯　定價四〇元

●瞭解男人的心理，乃是一門很重要的課程，可惜却被一般人所忽視，因此婚姻問題、家庭糾紛就越來越多，也越嚴重。爲了能够享受美滿和幸福的婚姻生活，這一本書，請不要錯過！

老北平的故古典兒 309

白鐵錚著　定價四五元

●笑談北平名馳中外的食衣住行，妙訴許多幽默風趣的小故事。本書是「蓋仙」夏元瑜費盡心機向白敎授發掘出來的瑰寶——有序爲證，保證精采。

赤地之戀 704

張愛玲著　定價七〇元

●以一個青年，在共黨暴政下的一段動人心弦的愛情悲劇，揭穿大陸僞政權的凶惡無能，以及億萬同胞的苦難悲哀！技巧特殊，風格超然，情節動人肺腑，確是愛玲文學的皇冠！承蒙許多名家一致推崇，赤地之戀是自由中國的心聲。更感謝許多推介本書的師長，默默地爲國家爲社會，建立皇浩的功德——本書曾經主管機關審核，一字不更，一句不改的准予發行，儘可堂堂正正的欣賞一部令中國人深感滿意的和驕傲的文學巨著。

先讀爲快 310

孫慶餘譯　定價四八元

●以一本書的代價，獲得「揭開死亡之謎」、「史前文明的奧秘」、「多少中國滄桑」、「多少東西對抗」、「孤蓬萬里征」五本暢銷書的精華。

如何發揮潛力 311

東方喬譯　定價四五元

●每一個人均擁有雄厚的潛力，能够發揮潛力的人，不僅能够創造自己的輝煌成就，亦能對社會、人類、或任何團體提供很大的貢獻，而致受人看重和敬仰！

本書列舉許多位名人如何發揮潛力，而致從平凡而成功的實例。只要明白其中的觀念或道理，保證每一個人都能够做到，因此有許多位師長和企業領袖，都向他們的部屬推介本書，的確有眼光！希望你也趕快閱讀。

中國文化往那裡去? 312

孫慶餘著　定價四八元

●如果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，對文化前途的關懷，能够超過個別的私利和野心的追求；並且海內外的中國人都瞭解文化前途是中國未來命運之所繫，那麼本書勢必引起所有中國人的關注。

奇幻小小說 313

朱佩蘭譯　定價四五元

●集四十二篇題材新奇幽默的新奇科幻小故事，讓我們在洋溢的情趣中，猛然領悟到，目前或未來，竟是那麼的可愛，却又埋伏着許多令人心悸的危機！

最富情趣的文學傑作，不是一般性的科幻小說。

得天獨厚的女性 314

陳蒼多譯　定價四八元

●在人類的歷史文化裏面，竟然存在着一件非常荒謬的觀念，然而這一個觀念，已然被視爲定論，並已產生許多錯誤，而大多數的人類仍然未能醒悟！人類學專家孟太谷博士，以科學的方法，循着人類文化的足跡，一步一步歸結出一個令你不得不承認的理念。

書海風雲 315

劉心皇著　定價六十元

●擁有不少藏書的名作家劉心皇,從書海裏蒐羅出許多名人和名著的趣事，對某一人或某一事，都下過一番不小的功夫，整理或考證,因此一書在手,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瞭解許多珍聞趣事的來龍去脈！包括：鄭板橋、金聖歎　國父和李鴻章、胡適、徐志摩、宣統、章太炎、辜鴻銘和王國維等等，極具價值和趣味。

曲理篇 316

朱西寧著　定價四八元

●秉性如野鶴，天啓天成的名家朱西寧先生，他的小說是那麼地鷹揚高傲，他底散文更是潛龍翻騰，勁道十足，至於曲理嘛！彿似天山的瀑布，雄偉壯觀，雲雲霧霧的高來高去！

燃箕集 317

丹扉著　定價四五元

●首創自謔式風氣之先的丹扉女士，至今她的雜文仍然廣受羣衆的喜愛，這一本燃箕集蒐集到許多精采的好文章，篇篇幽默有趣，既自嘲又諷人，你一定會喜愛！

慧龍書系奉文學藝術爲圭臬，以文化意識爲旨趣。

使居家高雅，請多多選購，每一本都是好書的慧龍書系。

劃撥帳戶：楊嬌娥・帳號一〇八〇〇四號

郵購三本以上・即掛號寄書

慧龍書系
313

特價四五元

奇幻小小說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第一四五六號

譯者▼朱佩蘭
發行人▼丁賢二
發行所▼慧龍文化有限公司
郵政劃撥：楊嬌娥帳戶——一〇八〇〇四號
地址：大甲鎮鎮政路32號
北區聯絡處▼三重市福華街七號之二
電話：（〇二）九八四九八〇三
總經銷▼文星書店
地址：大甲鎮鎮政路三二號
電話：（〇四六）八七二五二五
印刷所▼現太印刷廠
地址：臺北市大理街七六巷二弄三〇號
初版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卅一日

張愛玲說：「不知道爲什麼？恐怖與痛苦超過了某一種程度，就有點笑容的感覺。」——赤地之戀